# 高昌縣志

邱叟 署

地280.429
42
部五:4

第四册

卷十一 藝文志

卷十二 夷族志

本卷勘誤表

| 第幾頁 | 第幾行 | 誤 | 正 |
|---|---|---|---|
| 六二十七 | 錯 | 措 | 簽 |
| 八 | 七 | 頤 | 賾 |
| 十一二十二 | 水 | 永 | 永 |
| 同二十七 | 匱 | 饋 | 饋 |
| 十三 | 十五 | 元 | 亢 |
| 二十 | 四十廿二頁誤同此 | | |
| 二十七 | 十一 | 防 | 妨 |
| 三十一 | 四 | 龍早 | 次早龍池 |

| 第幾頁 | 第幾行 | 誤 | 正 |
|---|---|---|---|
| 三十一二十五 | 脫一字 | | 不壞肌膚 |
| 三十二 | 十六 | 濕 | 潺潺 |
| 三十四 | 九 | 半 | 牛 |
| 三十五二十三 | 漏三字 | | 胡薇元 |
| 三十六 | 五 | 瓶 | 瓠 |
| 三十七二十五 | 量 | | 童 |
| 三十八 | 五 | 季合孫 | 合季孫 |
| 同 | 八 | 不爲害 | 不害爲二人 |

| 第幾頁 | 第幾行 | 誤 | 正 |
|---|---|---|---|
| 四十二 | 十 | 漏列名 | 吳光源 |
| 同 | 十六 | 疆 | 彊 |
| 四十三 | 四 | 繆 | 繆 |
| 四十五 | 十八 | 迤 | 迤 |
| 五十一 | 八 | 挈 | 揳 |
| 五十三 | 四 | 漏所字 | 爲所滅 |
| 同二十四 | | 永 | 水 |
| 五十四 | 三 | 公 | 功 |
| 同 | 十五 | 漏中字 | 中莫不 |
| 五十五 | 六 | 脫時字 | 令其時麗 |
| 五十六二十四 | | 宵 | 宵 |
| 五十七 | 十四 | 宵 | 霄 |
| 同 | 十六 | 慣 | 貫 |
| 六十一二十八 | | 玻 | 坡 |

| 第幾頁 | 第幾行 | 誤 | 正 |
|---|---|---|---|
| 六十四二十五 | | 馬 德 | 焉能樹得 |
| 同二十八 | | 民 | 此 |
| 六十七 | 十七 | 脫岳字 | 山岳震盪 |
| 六十九 | 三 | 屑 | 屭 |
| 同 | 十九 | 鐘 | 餘 |
| 七十一 | 十八二十六 | 脫都飄字 | 都滿谷涼飄杉葉雨 |
| 七十二二十四 | | 客 | 容 |
| 七十四 | 十五維七遊 | | 絳逝 |
| 同二十三 | | 犀 | 犀 |
| 七十六 | 十六 | 堂 | 棠 |
| 八十 | 八 | 多一字 | 二十首 |
| 同 | 十二 | 扣 | 拍 |
| 同 | 十八 | 骸 | 駭 |
| 八十一 | 一 | 芬 | 芳 |

# 西昌縣志卷十一

## 藝文志

洪書藝文志，僅列各家書名，隋書經籍志，藝文亦僅有目錄，此蓋一國之志書，所謂藝文，各成巨帙，收不勝收也，若邊隅郡縣，成帙既難，發刊尤不易，韓陵片石，儘有足珍，一爪一鱗，無不可貴，豈能拘於古例，茲訂正縣志，分著述文苑二門，藝文成書者，歸著述門，從經籍志例，僅列書名卷數，間附按語，或錄原序，散見著歸文苑門，去取雖嚴，珍奇必錄，庶鄉先達風度，可於片紙隻字間，想像得之。志藝文，

**著述** 以書發見先後爲序，尚有徵未至者。

愛日堂文集二卷　楊鼎才集　衡山聶銑敏序云宇宙靈秀之氣，胎息山水，毓於一方，尤萃於一門，西疇山水，靈秀甲天下，曩予視學其地。歲科兩試，周覽名勝。舟車所至，千巖萬壑，令人應接不暇。稽其人物之見於前者。自二魏三蘇外，爭妍競爽。指不勝屈。在近今則藉藉稱西昌楊氏，楊氏人文之盛。余固於視學時知之。近者季弟鉅敏，以乙酉獲雋。出養田先生之門，誼屬通家。往還尤密，故其一家著作，更得博觀而深探焉，嘗謂養田先生乃祖益庵公，幼負穎姿，枕葄經史。於制義用功特深，應試之文，爲當代宗工所賞鑒，早付剞劂，踏鄉闈號者若而年，抑於房薦。乾隆丙午，始貢成均，尊人莖九公。辛苦塲屋數十年，嘉慶庚午，亦貢成均，叔東旭公。學問淹通，試輒高等，丙午房薦不售咸惜之，養田先生，承先世清白之後，以縹緗爲業，言坊行表，恪守先正典型，不亟亟以文見，而其發爲文章，醞釀深厚，氣局安詳，奄有國初諸老風力，於嘉慶戊午舉於鄉，公車入都，名噪一朝，蜀人士之官京師者，咸以養田之見售於世爲可喜，而進溯先德，又未嘗不以其乃父之不遇爲可悲焉，蓋天下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有可必有不可必，養田先生績學功深。由篤實發爲輝光。望氣者搴裳思取。因之針芥相投。取科名若摘頷下髭。可知而可必者也。而其祖若父暨叔父。俱以通儒宿學，見重儒林，竟以明經終老牖下。此不可知而不可必者也，然而祖父留貽於子孫。子孫光顯其祖父，久屈必伸。久鬱必宣。此又道之觀其通而數之妙於轉也。則楊氏人文之盛。其先世不遇於時，有待而然。固無足怪。但取其文而刊布之。嘉惠士林。振式靡浮。俾後學得所模楷。則壽世卽以壽世。亦復何所區別，而旁觀之咨

嗟太息者。猶未免世俗之見存其中矣。養田先生抱負宏遠，向者攝篆至衡，懋著循聲，口碑載道。嗣由安仁調捕攸邑，値茶陵山漲驟發，攸邑地處下游，罹災甚深。上官命先生查察難民，撫恤周至，無一夫不得其所，文章發爲經濟，信然。識者推其由來，謂多本於祖考之彝訓，充其意量，不徒沾沾以文見，則後嗣之流光錫慶，當未有艾，又豈僅爲一方一門幸哉。七弟鈺敏，獲侍門墻，雖夫克承衣鉢而契淵源，要其親炙有年，知之最悉，子耳熟能詳，爰述其崖略，以告蜀人，且以爲天下之攻苦名場者慰。時道光丁亥秋九月。衡山聶銑敏書於寄嶽雲齋。

續知堂匪我詩集三卷　楊鼎才著　巴陵苗鎔序云。養田先生，關西舊族，劍南名家。漢代清德之遺，閥閱紅闌之里。其先大父益庵公，理探閩洛，文師歸湖。郭有道大雅儒宗，陳太邱人倫冠冕。先生獨受含飴之鍾愛，早聞辟耳之提撕。紙出手抄，語多口授。一枚祖硯，范馨得自親承。累葉經師，小同傳其家衒。故其學淵源而有本，鑽研而靡窮。讀所刊愛日堂文藁，始知弓冶相沿。後先濟美，盛矣哉。其殆荀淑一門之萃王謝羣從之班乎，先生制藝而外，古近體詩。凡若干首，好句如仙，而虛懷若谷。宏景祇留以自悅，陽綰不出而示人。鎔以部民，獲聞辛



舍，叨陪晨夕，祇奉話言。索白傅之一編，效黃驪之三請。先生始發笑相授曰：不足爲外人道也。嗟乎！世有纔識妃希，初諧競病。而連篇累牘，禍棗災梨。唯恐問世之稍遲，不覺標榜之已甚者。以先生著作若彼，深藏若此，愼重其千秋之業，就商於一介之微，豈眞以鎔爲牙琴能賞洛鐘相應哉。蓋草元載酒，問奇字而只許侯芭。倒屣授書，睨末座而獨呼王粲。尋承長者之意，竊爲寸管之窺。綜其詩境所到，可約略指焉。當夫賢書秋駕，計偕公車。陸機入洛之年，耿弇北上之歲。籌邊樓北，大渡河西。走危棧之千盤，經長途而九折。江山如畫，片雲低傍琴臺。風雨騎驢，遠樹都迷劍閣。當猛虎磨牙之日，慷慨長征。有匹馬短衣之豪，蒼茫獨往。得句則霜天戍角，壯懷於嶽色河聲。固已滿貯奚囊，揮餘禿管。挾册再上，席帽頻來。上林羽獵之工，不逢揚意。碧雞金馬之頌，未獻王褒。住長安者幾年，何妨米貴。登燕臺而四望，不覺悲來。且作選人，敢辭薄宦。然而捧毛義之檄，子舍徙傷。望太行之雲，親廬安在。撫松楸而依然無恙，違親則抱痛皋魚。列鐘鎡而此日誰甘，負米則興嗟季路。既而脂膏言邁，行李仍艱，呼蘆中而無人，感將軍之愛客。

蔡儲山都閫張春圃參戎始得崎嶇點筑，踰越辰沅。犵鳥撞花，都資

嗟太息者。猶未免世俗之見存其中矣。養田先生抱負宏遠，向者攝篆至衡，懋著循聲，口碑載道。嗣由安仁調捕攸邑，值茶陵山漲驟發，攸邑地處下游，罹災甚深。上官命先生查察難民，撫恤周至，無一夫不得其所，文章發爲經濟，信然。識者推其由來，謂多本於祖考之彝訓，充其意量，不徒沾沾以文見，則後嗣之流光錫慶，當未有艾，又豈僅爲一方一門幸哉。七弟鈺敏，獲侍門墻，雖未克承衣鉢而契淵源，要其親炙有年，知之最悉，予耳熟能詳，爰述其崖略，以告蜀人，且以爲天下之攻苦名場者慰。時道光丁亥秋九月。衡山聶銑敏書於寄嶽雲齋。

續知堂匪莪詩集三卷　楊鼎才著　巴陵黃鎔序云。養田先生，關西舊族，劍南名家。漢代清德之遺，閥閱紅闌之里。其先大父益庵公，理探閩洛，文亞歸湖。郭有道大雅儒宗，陳太邱人倫冠冕。先生獨受含飴之鍾愛，早聞辟耳之提撕。紙出手抄，語多口授。一枚祖硯，范馨得自親承。累葉經師，小同傳其家衖。故其學淵源而有本，鑽研而靡窮。讀所刊愛日堂文藁，始知弓冶相沿。後先濟美，盛矣哉。其殆荀淑一門之萃王謝羣從之班乎，先生制藝而外，古近體詩。凡若干首，好句如仙，而虛懷若谷。宏景祇留以自悅，楊綰不出而示人。鎔以部民，獲廁辛



舍，叨陪晨夕，祇奉話言。索白傅之一編，效黃驪之三請。先生始發筴相授曰：不足爲外人道也。嗟乎！世有纔識妃希，初諧競病。而連篇累牘，禍棗災梨。唯恐問世之稍遲，不覺標榜之已甚者。以先生著作若彼，深藏若此，愼重其千秋之業，就商於一介之微，豈眞以鎔爲牙琴能賞洛鐘相應哉。蓋草元載酒，問奇字而只許侯芭。倒屣授書，睨末座而獨呼王粲。尋承長者之意，竊爲寸管之窺。綜其詩境所到，可約略指焉。當夫賢書秋駕，計偕公車。陸機入洛之年，耿弇北上之歲。籌邊樓北，大渡河西。走危棧之千盤，經長途而九折。江山如畫，片雲低傍琴臺。風雨騎驢，遠樹都迷劍閣。當猛虎磨牙之日，慷慨長征。有匹馬短衣之豪，蒼茫獨往。得句則霜天戍角，壯懷於嶽色河聲。固已滿貯奚囊，揮餘禿管。挾册再上，席帽頻來。上林羽獵之工，不逢揚意。碧雞金馬之頌，未獻王褒。住長安者幾年，何妨米貴。登燕臺而四望，不覺悲來。且作選人，敢辭薄宦。然而捧毛義之檄，子舍徙傷。望太行之雲，親廬安在。撫松楸而依然無恙，違親則抱痛皋魚。列鐘釜而此日誰甘，負米則興嗟季路。既而脂膏言邁，行李仍艱，呼蘆中而無人，感將軍之愛客。蔡儲山都閫張春圃參戎始得崎嶇點筑，踰越辰沅。犵鳥獞花，都資

唫興。貴山富水，譜入歌謠。張說己浮湘而來，賈生是長沙之傅。爾迺牽絲作宰，飛鳥之官，但攜閩道之琴，不飲貪泉之水，或暫權百里。或兼綰雙符。雖案牘之時勞，每嘯歌之不廢。方宜溪聽與人之誦，適梅城有洪水之災。隣境需賢，上游薦禰。先生於是戴星出入，冒暑馳驅。奪斯民於老蛟之宮，干尊立水，集中渚為哀鴻之宅，葉縣稱神。險阻不避其艱難。平生幾歷夫憂患。目之所擊，發而為詩。集中如思親哭弟諸篇，音流簡外。哀感旁人，則蓼莪可以廢，唐棣可不作也，憫災散賑諸什，厪念瘡痍，關心閭里。則舂陵不忍讀，監門如可繪也，其他入都赴楚，由蜀而黔，山水狀其瑰奇，烟墨供其吐納。則草堂不得專其美，放翁不得擅於前也。所以然者，先生義心清尚，抱德煬和。既稟性情之眞，靡乖忠厚之旨。塵氛胥屏，惟安子厚之拙愚，澹泊椉遭，不問塞翁之得失。故能希蹤乎鼓吹，謝色於綺紈。不假雕飾，而天籟時鳴。忽成文章，而妙手偶得。以視嘲風弄月，錯采鏤金，自涸其靈源，取悅於里耳者，爲優爲劣，孰是孰非。當亦索解之有人，夫豈阿私其所好。聊志數語，弁於卷端。敢謂陳思之文，必待丁敬禮而始定。或者玉溪之序，反附一品集以俱傳。時，道光庚寅長夏，巴陵黃鎔

喪禮百不篇一卷　李拔萃著　邑人毛萬銓序云，孔子曰。喪甯戚。又曰葬以禮。當時儀節，想未散亡。故止防其僭侈。至子孟子言齊疏飦粥。已只存得大綱在。秦火以後，漢晉諸儒，補緝未完。宋司馬禮，據儀禮戴記而參酌時俗，亦未見習行。文公因其書考究諸說，裁訂家禮。數百年來，士庶始得所宗。乃運會遷流，人於禮日益疎略。多病其節文度數，不合於時。癸未秋，同學李君，居喪無事，著喪禮百不篇。將付梓人，求一言以弁其首。予聞朱子云，爲人子者，方遭喪禍，使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心情去理會。答廖子晦，謂但存其大節，使不失吾哀痛之誠心爲急。禮文雖小不備，亦不得已也。良爲定論。得此意以求之，則讀是篇可。即讀家禮亦可矣。因援筆而爲之序。　邑人黃景字春召序云，國朝崐山徐公，以刑部尚書居母憂，著讀禮通考，凡一百二十卷。朱竹垞先生序云，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一書。嗚呼，禮有五。喪誠重矣。故孔子與魯人言禮，而喪特著其本。於弟子論喪，而禮必窮其源。曲臺石渠之記載，亦於喪禮加詳。魏晉以來，禮法漸敝，言喪禮者不乏。而異同聱難，撰述各殊。唐初抑凶禮於五禮之末。厥後顯慶書成。削去國恤一篇。凶禮於是乎闕如矣。及宋朱子家禮行世。

上下數百年，於以一新其耳目。然沿習日久，或有執舊禮而不以爲然。因風土而自行其是者。元白李君。於癸未春，亦以母憂讀禮，撰喪禮百不篇，其取義悉本羣書，其立言或參己見。覽是篇者，不煩力索，而慄然振興，要亦禮教之一助也。是爲序。

兩龍瑣誌六卷　何品玉著。　泉江葉夢良序。　士大夫當草茅伏處。操筆爲文章，論古今成敗盛衰，及政事得失，燭照數計，眞若可以見之施行者。及一旦出身加民，則遂歧而二之。與平日之所言，絕不相肖。而專務爲鑽營搶克，以媚當道而賄要津。桀黠之徒。轉因此而獲能名。躋膴仕。昂昂然久於其任。而環顧一方之民。則已盡爲魚肉矣。今世之號爲通材者，比比然也。侯獨不然。侯以名孝廉出宰江西，補龍南，前後八年。調龍泉又三年。凡興養立教諸大端，次第興舉。每建一議，必反覆詳審，惟恐有病於民。往往窮行復止，及其見之眞而守之定也，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一切上下公牘，尤關緊要者。輒手自屬草。不以煩幕賓。暇或與諸生論文作詩相娛樂。所治文書及序記各體，明白通達，不啻若自其口出。工書喜酬應。有求侯文者，應之無少斬。而又未嘗不隨事規勸，洋洋灑灑，釋然一軌於正。侯嘗自謂余何能文哉。抑余心之所欲言者，不能不奔赴腕下，如余心焉止矣。在官既久，紙墨遂富。初或不甚愛惜。繼以爲精神之所寄也。乃稍稍收拾。嘗舉以示夢良曰，此余之眞正宦囊也。他日歸，將排比成帙，以貽鄉里而示子孫。子知我者，乞一言以弁其端。夢良漫應之。未幾，以疾罷官。嗟乎，侯固無疾也，無疾而以爲有疾。醫之誤人甚矣。侯知爲醫所誤也，遂不待復診，即掉臂去，而假館章門，盡發其篋中所存者，略加釐剔，都爲若干卷，付之手民，而先以書促夢良踐前言。自惟趑趄見寡聞，於古文一途。平日未窺門徑，奚敢謬加測議。有玷斯編。惟自念接侯以來。日侯所日夜講求者，無非國計民生之大。使稍寬其歲月，得以從容展布，其所成就，何遽出古循吏下。乃竟不獲終其緒以去。斯固侯遭遇之厄，而亦兩龍之士庶所感憤而爲之不平者也。是編也。舉兩龍之人心風俗。與侯之所以治兩龍者，靡不錯綜參伍，纍纍然如貫珠。後之覽者，或以爲記事珠也可。或以爲歸田錄也亦可。光緒庚子孟夏，泉江葉夢良謹撰。

株川聯轡集一卷　何品玉集　泉江葉夢良序　西昌何侯，蒞龍南久，前後八易寒

暑，以今年四月調任龍泉。於其去也，爲四詩以別龍人。龍人士之從而和之者，
悱惻纏綿，語語皆從肺腑中出。殆所謂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蓋嘗論之。天下惟
深於情者，乃能貫金石質神鬼，通古今上下，愈久而愈不可磨滅。至於形格勢禁
，而其情未嘗或衰。侯喜龍人之深於情而不忍重負其情也，爲梓而存之。庶幾一
展卷如與龍人相晤對。斯則侯之情也。合諸龍人之情，往復流連，淡
而彌旨，豈猶有類於以阿諛爲贈答者哉。噫！觀於此者。官民相與之故，亦大略
可覩矣。

寤語拾存一卷　顏啓芳著　其自序云　自言曰言，答述曰語，言之不已而詠歎則
曰歌。余賦性不偶。拙於世故，人謂余之直且迂也，恒累月無過存者。然余亦以
世忘我，占大便宜，得大受用。靜對黃虞。臥迎海岳。茶熟香清，罇前榻上。影
形贈答，魂夢周旋。不知天地之爲逆旅，萬物之爲芻狗也。任情脫口。信手拈毫
。寄心志於石友，命草創於墨鄉。甕中瓢裏，蕉葉竹根，升恒載易，寢以紛繁，
哀而成帙，居堪覆瓿。夫左史鴻裁，京都鉅製，樓修五鳳，書載十車，文士之豪
也。溯洄洙泗，淵源河洛。規傳鹿洞，義闡鵝湖，道學之宗也。杜下五千，南華
十二，偈探龍藏，諦揭雞園，方外之觀也。余道企牛。學慙牛豹，心空萬象，
借少一鴟。於凡榮世壽世，經國經民。洎一切薰香摘豔。抹月批風，博千秋名，
徇一世好。若此類者，事異其時，才非其任。獨此怨艾之私，企研之地，神魂所
會，命脈斯存。骨鏤心銘，口緘背涅，如啞人食，甘苦自知。如耳中鳴，聲響自
喻。亦有音韻排諧之語，如無脛苗，如無絃琴，春鳥秋蟲，土囊蘋末，蔓衍無端
，天倪獨和。匪由自知，及能得已。非以爲羔雁資，故無假鑿幌飾。非以爲警香
報。故不事斧藻功。偶觸一事。偶對一物，偶悟一義，偶得一辭。或以記歲時爲
山中歷。或以存遐想結世外緣。遠意遙情。時津津於齒頰。俚語方言，無關雅道
。已人下里。敢附陽春。獨寐永矢之心，聊自託於碩人之末。有言可歌而統之語
者，我言我聞，我歌我和。猶之答述云爾。珠遺蟲蝕。往者不追。涉人涉事，宜
雅宜風，概付闕如。不以亂其例。屠維協洽履端日。半隱山人自序。

論語肯說三卷　劉文珍著　其自序云，注論語者。漢宋人最著。漢儒去聖人之世
之未遠，得其傳較後人爲眞。其學由小學六義入門，故頗篤實，人多宗之。朱子
之注。采緝衆說，間附以己意，非一家言，所由名曰集註。竊嘗謂生聖賢後，未

得親承聖教。第於注疏及各論說講義求其旨之所在，先有後人之言盤結於心。聖賢之眞必不可得。夫聖賢亦人也。千百年後，徒於文字語言求之，已屬近似，罕能親切。又眯淆於羣喙，俞穿鑿，俞支離，俞失之遠。自媿一無所得，家居授徒，垂二十餘年。爲四書文，計其時又倍之。集門人次其章而闡其理。統全書周而復始者不計數。提寸管冥爲搜。迅以成累藁至千餘篇。時就原文熟味於無字句間。以蔵其事。久之，或睡餘反覆，或爲上繾綣。或膳後流連。咀嚼一二章或一二語。見解似確，偶載日記課本。且有抒寫長幅。每章至數百言。意將合全書歷敍成帙。以爲吾子弟開拓胸次，知讀書宜就本文研究。始有會心。是謂讀書千徧，其義自見。不特講章宜屏棄，即各注解，亦宜緩讀也。祇以家貧館冗，百忙交迫，未酬厥志，每疚於心。迄今彈指十數稔，無能爲役。適飢厲走千餘里，仍守一氈之素。脩薄事簡，境困身閒。欣償積愫，說學而一篇。十餘日脫藁。雖紬繹白文而成，大旨仍與朱注不背，遵公令也。且行笥乏書。引據事實，無可查覈，多從竇敍。略有別辭，或偶記前人舊說，參以私臆。即贅附說於後。自維下愚，讀書數十徧，不能成誦。雖生平窮年累月所筆勘目寓者若干卷，然事後輒忘，不憶一字，慚汗無已。茲說略有所成，擬由論語漸及經史中外羣書，就其文，揚其旨，悉有一說，均以膚說著於篇。人身膚共見。肌理則莫之見。至骨肉脈絡臟腑。漸至深藏，愈不可覩。則膚之引伸訓淺。膚說，淺說也，不必別有深思奧旨，驚長者座。若以李二曲反身錄劉草堂說經史之類例之，是說匪惟庸謬，直敗鼓腐皮坿也，其不穢襲聖賢語言也幾何。光緒二十九年仲冬上澣邛都竇延劉氏識於龍湖客次。

文草求正四卷　劉文珍著　其自序云，僕行年四十又六矣。自成童握管學爲文字。迄今垂三十餘稔，計制藝不下千篇，古律賦一二百篇，試帖雜體詩數帙，楷寫日記課本十餘册，駢散各體藁，累累未一收拾，耿耿寸懷有日。祇以從遊者衆。人冗事繁，不遑檢錄裝載。邇來館於何氏宅，館於中軍署分縣署，客於府署，從遊者日少，藁日益多。行笥所攜，信手檢出，仿大卷式楷成一編。各體失次，倚家藏書簏所藏。尚多餘藁。未盡附錄，姑置弗顧。自維半生窮錯。歷三小試八歲試，兩遇拔萃。一阨於窮，一阻於年，落孫山。一舉優行。未與試。兩調尊經。不果往。八試於鄉。兩房薦。一堂備。惘惘失意，

垂首喪氣以歸。顧嗇於遇宜豐於名。無如敗楮諸作，偶一繙閱。匪惟隙羨草具，不足以餉嘉賓，即質之行影寢衾，亦未免多愧汗。實既未踐，名於何有。第以譾陋之質。成庸謬之文，自慚自晒無益也。何若上塵博雅君子，代爲慚晒，頻加訓迪。是則鄙人所厚望耳。向鈔雜體詩一冊，顏曰詩草求正。茲更以文草求正字署於編首，表厥志也，謙云乎哉。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孟夏月上澣。邛都寶廷劉文珍自識。

詩草求正四卷　劉文珍著　其自序云　君如堯舜，乃可以爲君，人如孔孟。乃可以爲人，詩如李杜，乃可以爲詩。不知月照萬川，一川各具一月，光不必求之江海，而晶瑩自足。天生萬人，一人各抱一性，量不必求之聖賢，而物理自明。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嘔吟，詩以是成。雖少陵無人謫仙死，而嘯傲抒懷，不必有所規摹。第近取諸身，俯拾即是。故田父何知韻事，而擊壤有歌。自與喜起之拜颺竝著。孺子詎解聲律。而滄浪一閧，視之猗蘭龜山。亦無多讓。文珍於詩學一門，譬之論畫深者，徒守寸壤，妄知華嶽高峯。祇泥涓流，未覩江河巨浸。數十年身之所親，耳目之所接。推敲組織，鴻去爪留，片楮隻字，不盡廢遺。掇拾彙鈔。瓦缶之鳴。漫與黃鐘爭響。巴人之曲。願爲白雪嗣音。是非存棄。求登大雅之堂。一爲論正。即以求正之文顏其編。知我者不以譾陋見嗤而吝其郢斲。則幸甚。時，光緒戊戌秋暮，劉文珍自敍於火神巷陋室之東軒。

防意齋語錄一冊　劉文珍著　邑人何品銳有跋。

治身要義一卷　楊端宇著　其自序略云　道德二字，十餘年來道及者蓋鮮矣。不知離此二字，便天翻地覆，得此二字，即天清地甯。設非喪心病狂，未有置之不顧者。然道德之範圍。極其廣大，隨所在而見，隨所事而名。究竟從何說起。就其重要者言之，道不外於人倫，中庸所謂五達道是也。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民主國雖無君臣之名，而上下之義不可廢。治人者爲上，治於人者爲下。有所統者爲上，有所屬者爲下。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倫之所綴屬，莫之能外者也。德則知仁勇三達德，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德是也。皆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大學明明德，明此而已。新民，新此而已。止至善，止此而已。而總歸之於修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豈欺我哉。今言治身。即是修身。身不修即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近世新舊之說，恒有衝突，新之與新，亦恒有衝

突。畢竟莫衷一是，無所適從，大爲人心世道之憂。吾人研究治理，當然有注意之必要。說到政治方面，須合國情。當因者因，因之爲舊，當革者革，革之爲新。當損益者損益，則新舊兼資焉。果合國情，新者故是。舊者亦是，不合國情。舊者固非，新者亦非。至道德方面，無所謂新，亦無所謂舊，一當以大中至正爲依歸。若反乎天理民彝，無有是處。必知此義。乃不至盲從，不至殃民而誤國。爰抒管見，以俟知言君子。

西藥驗方新編四册　蕭樹芬譯　古滇由雲龍序云　醫之具理至賾，而其程功乃大。德意志富強之效，胎源於醫學。日本維新，長足進步，而開國五十年史。亦歸功於醫。良以武力競勝時代。非有精良之醫藥方術。不足以驅除病患。增進國民之健康也。吾國醫學，肇始於四千年前，導源至早。班書藝文志，載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已微分醫學藥學之意。惜其書多不傳。漢張仲景傷寒論出，幾推爲醫聖。然金匱方劑，亦不盡適氣感之宜。唐宋以來。浸弛浸微，益無可恃。東坡與參寥書云。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蓋有慨乎其言之矣。歐化東漸。醫藥輸入。觀厥效者。首在外科皮膚瘡傷諸病。其他內症。信之者尚稀。然愚謂氣化之說，固爲中醫特長。而解剖之實驗，分量之精確，化學之應用，細菌之發明，則皆能補中醫所不及。取長助短。固未可拘墟自封也。吾友蕭君价人。留學東瀛。以餘力研究醫學，歷有年所，歸國後慨斯學之不振。而療治者之無所取則也。乃取日人宮田權之丞所著臨牀處方集，編譯爲華文，以公諸世，參考羣書，詳敘各病之起原及症狀，簡括明允，無美不備。即名曰臨牀實用西藥驗方新編。習是道者，手此一編。於臨症時用之，知必應手奏效。其功力有迥出於尋常方書者。苟因此書。益促世人之注意。咸知講求，馴以躋於強庶。蕭君之功，豈淺尠哉。

庸雅教本四册　何品銳編　邑人蕭藩序云　光緒甲辰乙巳間，僕與同人，應時勢要求。在省創辦庸雅學堂，延何子一峯教授測算各科。時，學制初革，此校甲班學生，類大學畢業之年齡。且多曾掇科第者。求學之念。如羊如狼，倉卒無適當教本，足以饜其意。何子拾取各家精華。隨編隨授，言簡意賅。爲期極短。而所授極多。一時聲譽躍然，成書凡四册。日教學一班，代數一班，幾何一班，微積一班。及今觀之。誠有過人者。爰爲之序，促其付印，以餉年長自脩之士。時，民國七年歲次戊午，庸遠中學校校長庚弟蕭藩价人甫識。

玉榴軒聯稿一卷　何品銳著　劉治遠載群雲有序　節錄戴序　丙子仲冬，余獲見二峯先生所撰玉榴軒聯稿。玉榴軒者，先生校書之且園，前列脩竹，環引曲水。頗饒清致。而玉榴一株。芊蔚青青，尤足寓目。先生品性冲淡，自得天機，澄懷體物，高挹羣言（中略）夷考聯語。導源於古諸偶文。子史經傳。皆有迹可尋。蓋人有七情。感物斯發，吐屬有方，都成妙諦，非徒然也云云。

籌邊管見一卷　康敷鎔著　是書於甯遠大小涼山形勢利害，彊域險要暨攻守之策，治夷之要，言之纂詳。洵辦理甯遠夷務必要之書。

青海調查事一卷　康敷鎔著　內詳蒙古二十九族，西番族分，及其強弱戶口名酋畜牧墾地。敷鎔任丹葛爾廳時所編也。爲青海第一次調查之書。凡游歷青海者，每資考鏡。

甯遠設省議一册　康敷鎔著　是編謂寧遠有增設省之必要。其中利害得失，闡發無遺。

畊香堂詩一卷　邑人陳光前序　世之論詩者，動曰漢魏六朝三唐，而宋元明清，則等諸白檜以下。夫詩主性情，非得天地淸淑之氣者，不可作。即強作之，而枝梧鹵莽，亦不能工。於朝代何關焉。前賢袁簡齋先生，言之審矣。膠柱刻舟之徒，尚齦齦然爭執不決，亦何可笑。此義惟吾老友陶然康君知之。陶然與僕，生同里閈。學共師門。敦品勵學，一日千里。入庠補增後，旋登癸卯科賢書。兩上春官不第，分發甘肅知縣。當北上之初，車殆馬煩，望嵩華之崔巍，渡黃河之浩瀚。過韓魏齊魯之郊，而考其武功文化。入京師帝王之都。而見城郭宮室倉儲苑囿之宏闊狀麗。又得與燕趙豪俊相交游，上下其議論，已而叩潼關，赴皋蘭，回翔隴右，二十餘年。蒞名城者七，膺劇職者屢。聽塞馬之嘶風，感胡笳之嘯月。冰天雪窖，古戍平沙。凡驚心動魄之情事，成敗興亡之狀況。接於目，蘊於衷，積之既久，有時發而爲詩。一片性靈，渾灝流轉。其氣排奡，其色斑斕，其詞清新而雄健。始予以爲一塵出守，此事遂廢。今乃知陶然非風塵吏，實騷壇飛將軍也。然人知陶然長於詩，而不知尤嫻於繪事。花草人物，禽魚昆蟲，爪痕點綴，生氣盎然。昔人謂讀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玩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陶然殆其人矣。至於書法之遒勁，尺牘之簡古。尤錚錚在人耳目間者。僕也腰無紫痣，目少青睛。石上三生。靈根久失。欲如結客少年時，挑燈選韻。擊鉢催詩。

與二三知已。跌宕於藝林。馳驅於文囿，擬張衡之四歌。步枚乘之七發。尙友古人。比肩時髦，其可得乎。今得陶然之詩而讀之。又從而序，抑亦生平之幸福也。自茲以往，陶然年愈高，德愈邵。才思愈淵雅宏通。方將含綿邈於尺素，吐霧需乎寸心。仿六一翁每年一集自爲目錄之例，日新月異，不知又當增巨製若干也。他時老物猶存，尙當吮毫濡墨，再作今日之弁言也，亦未可知。是爲序。

大學預科高級中學解析幾何一冊　張緝編　張貽惠序云　張君敬熙。前北京高等師範高材生也。在校時卽以成績優異著。畢業後歷充中等學校數理教員，從之遊者，無不道其教授之誠懇，講解之輕妙。張君不自滿，前歲秋復遠道來京，入師範大學教育研究科肄業。課餘，慨高級中學之無良好數學教科書也，擬從事編緝，商之於余。余知其用力勤，書成必有以異於衆，亟慫恿之。今其解析幾何先成。披閱一過，信余所期之非誣，因喜而爲之序。以介紹於世焉。中華民國十六年大寒前二日張貽惠序。

解析幾何詳解一冊　張緝著　此書就前編逐題解釋，頗便學者。張緝字敬熙，近以字行，現主持西康教育。



白紙戰術一冊　楊學端譯　此書譯筆獨精，近來省內外學校，多採作軍事教本。學端字蜀修，邛海出口處小橋土族，其父楫肇基字啓周，邑名士也。學端現任二十四軍副師長。

顏氏先德錄一卷　顏啟芳著　牛樹梅序云　子孫而欲表揚其祖父，此人情之不容已者。然或依稀標榜，求名士達官，鋪陳盛美。爲文以張之。錦屏綵帳，施於堂壁，親賓之至其家者，偶一寓目，他人不及見也。吾讀豳風無逸及生民篤公劉諸什。閱先世之播遷，思創業之艱難，極之瑣尾流離，至纖至細，往復纏綿不厭詳述。未嘗不掩卷長思而穆然於邠岐作遹之蹟也。蓋熱腸易忘，而苦境耐思，何況子孫之於祖父哉。顏漱池封翁者，陝之醴泉人也。幼遭奇阨。九歲，隨父蘭足行數千里。一僑於成都，再徙於建南，亦嘗勉強就傳，甫數年卽廢。其後備歷艱苦，僅能成業，而孝弟之性。施及旁親。見人阽危。有如膚受。以故約取豐施，囊無餘資。晚年博涉書史，惟以型家教子爲汲汲。此公之大略也。仲嗣啓芳，綜公之一生而詳述之。自其瑣尾流離，迄於耋耋，纖悉靡縷，哀然成帙。因其弟啓華在省，寄以示余。余讀之終篇，不能忍淚者數焉。嗚呼，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

，一而已矣。憶先大夫嘗謂不肖曰。吾生平無德可述，不願受人虛譽。惟所歷艱苦，汝等自述之以告我後人可也。不肖謹述庭訓爲家言，聞公讀之而墮淚焉。今茲樹梅之淚，殆與父若相酬也。而啓芳之孝思，所以纘述先德者。傳之爲家訓，廣之爲世教，較諸他人文字施於屏幛者，所勝多矣。公享壽八十有六。啓芬增廣生，啓芳已酉拔貢，啓華丁卯舉人。軍功保舉知縣。公皆親見之，又爲公加級請五品封，孫曾蔚起，天之報公未艾也。

趨庭蠡測一卷　顏汝玉著　邑人劉景松序云　溯趨庭於伯魯，徵訓簡而已忘，紀教子於陳咸，觸屏風而竟仆。求其父書跪讀。庭誥心殫，蓋戛戛乎難之。又或祖德陳詩。徒矜門閥。家箴垂範，不本身修，雖復詩禮標乎異聞。琴書珍其手澤，不仁之愆可免，訣親之失殊多，未爲得也。同年生顏君琢菴，多才多藝，古貌古心，僕嘗與戰藝爭先，競舞逖琨之劍，連檣北上，欣同李郭之舟，淹歷時旬，彌相傾倒。見其出言不苟。酬許一緣。納履必端，生無二色。取與廉而人已廉矣，手擲幼安之金。編紵愼而盍簪宜，門稀陳平之轍。而且書破萬卷。解必斷乎泉明。坐列諸生。教親傳乎季長。雖亦有政，外不盡知。要其秩秩鯉庭。橘仰梓俯生懿行而條列之，內外無間。匪徒鄉里完人，坊表攸資，允爲儒林祭酒。事不越乎一鄉一邑，陳元禮實天下楷模，達可證諸在邦在家。孟子與靡過情聲聞。於戲。銘前徽而著後世，固孝子慈孫之心。舉先正以詔學人，尤立懦廉頑之誼。瓣香久爇，授簡曷辭。欲考先生之詳者。則更有琢菴所編年譜在。學者並是册讀之，比黃門家訓之篇，共淵源於四勿，勝陳留先賢之傳，足模範乎千秋。

德昌志略一卷　曾曰唯著　鹽源曹水賢序云　蜀稱古梁州，爲文人藪，著作林立，美不勝收。楊子雲之蜀都賦，常道將之華陽國志，固名著一時，光昭千古者也。他如楊升菴王玉墨楊芳洲三太史，要皆以志爲志。以是知地之不可無志，志之不可無人也。同譜魯齋曾君。寓德寒士也。性情傲岸，強記博聞，矢志在三代以上。髫年習舉子業，屢試不售，因淡意功名。日以著書立說爲務。然其說日益富。其家日益貧。薪水之需，半資中匱。雖室人交謫，晏如也。其所著有管窺日錄，綱鑑辨疑，曾氏家言等書。皆詞嚴義正，言簡意賅，惜爲兵燹所廢。丙寅之秋，郵

寄德昌志略示余，因展而讀之，見其中山川民物風土人情，條次井井，燦然在目。若忽忽登光昌之頂，遊孫水之涯。望月橋頭，觀瀑岩上。或遇仙人於洞府，或逢處士於巖阿，或文章詞翰，與文人相鑒賞，或雲山風月，與騷客共嘔吟。幾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若忘其在案頭也者。吁。甚矣，德昌之湮沒不彰者，幾千有餘歲矣。得魯齋表而出之，俾僻壤荒隅。得與名都附驥，而德昌之名，於是乎千古矣。而作者之名。亦於是乎千古矣。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則魯齋之苦心，是則魯齋之志也矣。

大興胡徵元序云　僕嘗讀宋人常棠澉水志，以爲澉水特海鹽一隅耳。而棠於紹定間爲志八卷。分十四門。然書只四十四葉。爲極脩潔。後韓邦靖朝邑志實仿之。今讀魯齋先生此書。乃欣然歎賞，以爲不在昔賢下。蓋德昌本昌州故境，山川人物，秀美甲一邑，其間風俗沿革物產。皆不可無志。且逼近夷巢，剿撫在所必計。魯齋夷患說一篇。與僕向所著上張太和師書，其會辦之法，進兵之方，豪釐不爽。英雄所見略同。惜乎魯齋已往，不得其人與之縱談天下事。僕方撰邑志未竟，深恐此志失傳，負魯齋苦心。擱俟昌志刻竟，集資續刻此志。德昌人士，其亦有意斯耶。



其自序云　志者記也，所以記山川城池人物古蹟。由郡邑以迄畿省靡不有之。德昌僻處一隅，雖置路置府置所，從未有言及志者。我國家聲教遠被。即萬里遐荒。亦皆有志，以備職方，矧近居內地。可略而不講乎。余於地理從幼留心。凡經歷之處，無不細加訪察。竊欲周遊天下，目覩詳求。斯爲眞切。無如有志未逮，不得已，求之圖籍之中。多方尋覓，始得一統志，一一玩味。又爲詢訪多年，覺宇內雖大，可示諸掌。志之益人，不誠大哉。歲乙丑，山居守制。讀禮之暇。因念德昌兵燹後，陵谷變遷，典籍淪沒。若不將遺文故事，即時修理。恐將來纂緝縣志。無文可徵，未免地方減色，失之陋矣。爰不揣譾劣，擬成志略一卷。藏之篋中，非敢問世。今年春仲，吳少梅參軍索觀，稱賞，願捐清俸。以付剞劂。第愧不學無文。紕繆殊多。倘翼後之修志君子。補遺糾失，併入邑乘。是亦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焉云爾。

醫藥寶鑑一册　蕭樹芬編　其總論云　藥物學者，研究植物礦物之生理，作用醫治人身，使淮於健康之學問也。西哲有言曰，醫與藥不可廢，猶布帛菽粟不可一

日離。至哉言乎，可以爲醫藥之定論矣。後世不察，謂醫藥爲人世奢品。醫者殺人之人，而藥即殺人之具，與其誤於醫藥而殞命，何如勿藥而有喜，不知燥濕寒暑，時生六疾，人非草木，豈可任其消磨，況以違和之身，欲復其常態，舍醫藥何所取材耶。吾人生斯世。謂不用庸醫則可，若盡廢藥餌則不可。不觀夫茫茫大地照來攘往者。或胎傳而罹先天之疾。或縱欲而殘後天之身，至不得已而皇皇然乞靈於草木金石者豈少哉。又不觀夫人生日用之間。至淺至近之事。火傷發炎，則納諸水，水藥物也。皮膚出血則包以布，布。亦藥物也。藥無求於人。而人自求於藥，藥顧可廢哉。近世醫藥之書，汗牛充棟。求其明白淺顯，普通人能領悟者，尚屬寥寥。余乃於功課之暇。以所聞於上野先生者，編爲是書，稱曰淺顯，容有當乎。然醫之理博，余之所作，不過如滄海之一粟耳。

花柳病新藥療法一册　蕭樹芬譯　第一章第一項云　瓦苦精療法，爲淋菌之生物學的療法，目下最稱揚者也。其關於此法之報告，不啻汗牛充棟。茲將女子淋疾之瓦苦精療法，見於治療新報者，轉載於此，已可窺其一斑。

企周畫集一卷　馬駉著　卷首有傳云　馬駉，字企周，號環中子，蜀之西昌人。家於瀘山邛池間，故又署邛池漁父。少孤貧，性元爽豪放。有義俠風。與人交，坦白無城府。癖嗜書畫。初游邑中名宿周子鏡塘之門，學乃大進。凡人物山水花卉鳥獸魚界畫等十三科，無一不工。鼎革後，遍游滇蜀湘鄂吳越燕趙東瀛等處名山大川，每見古今名蹟，日臨夜思，寢食俱廢，必澈悟而後已。如斯苦琢，三十餘年。古今中西各法，南北宗派，遂熔爲一爐。自成家法。曾農髯先生深器之。稱爲當代畫學博士。因授以各家書法，爲入室弟子。暇時，喜研佛老哲學，靜參禪理。故所作妙奪造化，爲藝林獨步。遠近負笈求學及求墨寶者，戶限爲穿。得其寸楮，莫不珍同拱璧。曾著有馬駉畫問白習書譜企周畫賸四言畫訣等書行世。邇值知命誕晨，爰將近作百幅，陸續精印成帙，名曰企周畫集。供諸同好，以誌紀念云爾。乙亥夏受業顧伯達撰孫德育書。

馬駉書問四卷　馬駉著　衡陽曾熙序云　書問，邛池漁父所作也。漁父山水鳥獸花木，能參酌中西自成家法云云。

湖北田桐跋卷首云　大江南北一遊人。天外昂頭自在身。收拾煙雲洗兵甲。書生胸臆有經綸。

馬駒自習畫譜二十四卷　馬駒著，拔此書世界書局已再版，更名馬駒畫譜，黃山賓虹序云　古人以畫名者頗多。而衆藝兼長各臻美備者，代不數覯。晉魏以來，顧陸張展，專工仙佛。張南本畫火。韓幹畫馬。戴嵩畫牛。寫花鳥者，有徐熙之野逸，黃荃之富貴。工山水者，荆浩闢仝寫太華山。董元巨然寫江南山。李成多寒林。王洽善潑墨。震爍今古，洵乎詣有獨精而力難兼全也。唐之吳道子，宋之馬遠夂，明之沈石田，於山水人物花木鳥獸蟲魚，蓋知無不畫，畫無不工。傳其學者不絕如線。而羌無講授之可述。繪事精微，豈易明哉。馬君企周，畫宗南北，執擅文詞，衆善兼該，各各精妙。編訂成帙，用廣流傳。行見紙貴洛陽，共爭先於快覩，何翅堂開寶繪，集名畫之大成者耶。

企周畫賸一卷　馬駒著　衡陽曾熙有序。

四言畫訣一卷　馬駒著　內分二十五章，一初學訣，二勤課訣，三調色訣，四畫題訣，五畫樹訣，六畫石訣，七堆山佈景訣，八點苔訣，九畫草訣，十畫遠樹訣，十一畫遠山訣，十二畫水訣，十三畫雲訣，十四畫烟霧訣，十五畫雨訣，十六畫雪月訣，十七人物訣，十八房屋船橋訣，十九潤色訣，二十四時景象分別訣，二十一氣韻訣，二十二變化訣，二十三題款式訣，二十四印章訣，二十五鑒賞訣。



馬駒畫訣大全二十卷　馬駒著　其首卷弁言略云　查國畫十三科，從無完善範本，故美術難以普及。如山水一科，雖有芥子園畫譜，及其他畫譜行世，但多有圖無法，有法不詳。或襲前人空泛傳詞，或屬淺俗未精之畫。初學者非感理法之過深，即覺教材之不善。學成者又因無法外之變化，缺少研究之價值，以此研究國畫。始終無適用之書。鄙人有鑒於此，欲使美術發展。力矯前弊，故有本編馬駒畫訣大全之作焉。

醫聖合璧十六卷　吳錫玲著　內寒傷論注六卷，脈經注三卷，金匱注七卷，皆發前人所未發，錫玲字藍莊，安甯河右岸樟木鄉士族。

新理學教科書　由宗龍著　宗龍字幼先，曾充衆議院議員，是書爲留學日本時所譯著，各省學校，曾採作教科書。

定厂文存四卷

定厂詩存四卷

清史備徵志十二卷

定厂詩話二卷

滇錄十二卷

越縵堂讀書記十卷

越縵堂詩續集十卷

石鼓文彙考二卷

涵翠樓書目四卷

桂堂脞錄八卷

定厂日記八卷

以上書目十一種，共七十餘卷，由雲龍著，雲龍字夔舉，曾任雲南省長署省務委員。

民法總則講義一册　楊肇基著　民國元年，上海中國公學印行。

民法親屬法講義一册　楊肇基著　民國四年，上海神州大學出版。

邛廬詩草二卷　楊肇基著

戰史講話　楊學端著　是書注重軍人道德，頗爲各軍校所採用。

蠶桑會萃　何品玉著　是書言輪蠶之法，極明極備，江西龍泉龍南兩縣，曾施行有效。

程子四箴略解　李時品著　序云　程子，名顥，字明道，宋仁宗時人，品學精淳，爲當世冠，著書甚夥，四箴尤爲後世所稱。一曰視箴，二曰聽箴，三曰言箴，四曰動箴。昔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後世目之爲四勿。程子本之以作四箴。括正修之要旨，盡返還之實功。本社入道願文，有守程四箴之語，即指此，恐學者僅誦其言，未求其義，辨之弗明，遂行之弗篤。爲撰略解，以備參考，閱者省之。

心相篇註解　李時品著　序云　春秋之時，賢士大夫，每因人之一言一動，豫判其將來禍福，無或爽者。左國所載，班班可考。蓋氣機相感，即小推大，至誠之道，本可前知。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相法之端，已露於此。後世術者專門名家，演爲風鑑，厥有九等。宋華山處士陳希夷，探本窮源，作心相篇。吾友蔡君心泉，樂善不倦，嘗以陳於吾師述古老人，深蒙嘉許，乃發願印行。致書於余，乞爲潤色。余以前人名著，立義至精。當存其本來之眞，不敢妄贊一詞。而蔡君美意，又不可拂。用是不揣冒昧，妄爲解序代付手民。印四十册，分贈有緣。得者當知此篇言簡義精，可以自反，可以觀人，可以親師取友，勸善規過。寶而藏之，以時儆省，彌補過情，加勉善事。行躋於至善無過之地，無禍不消，無福不集。庶不負蔡君倡捐印行之至意云。歲在癸酉冬十二月吉日西昌果園居士謹序

天華館服務箴規　李時品著　卷首題詞，此書雖爲天華館同人說法，實不僅爲天華館同人說法。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語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謂予不信，曷覽斯文。

醫學總論　李穠著　是書分二十章，以新學理證內難，頗有可觀。

雪鴻錄一册　李孔陽集　井研龔晌春序云　西昌李宇熙，余任通省養蒙師節校教習時從學弟子也。性謹恪，耿介不苟。宣統末年，奔走革命，往來平滬之間。民國反正，隨蜀軍返川，任某署科長，旋任大甯縣知事。大甯介萬山叢薄之中，奸暴淵藪，號稱難治，巨匪麕集城內，號召黨徒，刦掠鄉閭，慘無人理。宇熙蒞任，置石春庭江松廷王漢卿三人於法，全縣爲之震肅。匪黨糾衆尋仇，殺斃原稟之劉丕之張大坤等，據險以叛，聲勢浩大。宇熙憤不顧身，毅然前往，攻破匪巢。匪黨潰竄。當是時，陝西鎮坪之匪杜春山，聚衆謀亂，鄰境震動。宇熙由東河移兵西河，扼川陝交界之雞心嶺，防堵要隘，杜春山爲平利大隊攻散，餘黨竄入甯境，賴有防隊。捕獲四名，事乃平定，此宇熙初任大甯治匪靖邊偉績也。其餘整飭學校，嚴禁煙賭，改良差役，至今巫溪人尤樂道之，任滿八月，宇熙因事辭去，大甯士民不忍宇熙之去，多作詩歌頌詞，以寵其行，其愛思可知矣。民國六年，任鹽邊縣知事，十六年又任天全縣知事。均以得罪駐軍，不得久於其任而去，然所至士民愛戴，形諸歌詠。一與大甯同。宇熙抄錄成帙，囑余題其端，余生值晚清之季。見當時官吏與士庶之間，往往有感情愛思之維繫，雖其中不免紛飾強爲，而官吏之因是以兩惜名譽砥礪廉隅者

，亦復不少，近歲以政綱解紐，吏治敗壞，官貪民恣，官報民憤，上下暌隔，而吏治遂不堪問，今觀宇熙所至，謳思不絕，不勝世道升降之感矣。

西康沿革考　陳志明著　其自序云　西康乃西陲之要樞也。地居新，甘，青，川，滇五省之間。一旦有警，五省將隨之震動。其在國防上之重要，與東北相埒也。以其尚未開發，國人多漠視之！然卅年前之東北，亦如今日之西康。設令外人得而染指，則西康焉知不成東北之第二!?此則亟宜未雨綢繆者矣！憶昔森姆拉會議之失敗也，先嚴樹陶奮然曰：『強權固可侵佔人之土地也。其亦可侵佔人之歷史乎？西康自古卽入我國版圖。汝其繼續考證之。』因付以所收集之資料。十餘年來，奔走四方。存諸笥中，無暇問及。九一八之後，自安南歸來，尤覺西南之重要。今秋稍暇，乃取而執筆述之。惟因客居，自備圖書除數孤本及先嚴抄錄者外，皆取材於圖書館。且出洋期迫，於倉卒間成此小册。搜求之簡略，自不能免。然而拋磚引玉，意在國人之起而研究邊疆問題，爲國家政治上外交上之一助也。

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西昌陳志明序於首都



傅光選

## 文苑

### 書牘類

#### 上滇軍某軍長書

軍長執事鈞鑒。竊聞英雄小挫。不違義以圖全。民衆苦兵。必合羣而自衛。若大將與小民。勢分不同。心情未達。未可強人以從己也。慨自一大軍驀入會理。卽有移師北上消息。西昌縣民怵於兵多餉乏。供億維艱。輿論紛紜。不勝驚駭。及執事派員來縣。宣布尊命。蓋將以全軍兵力。集中西昌。修養數年。再圖進展。等由。縣中長官紳首。以此重大問題。顧畏民暴。孰敢專斷。故婉陳地方疾苦。以謝卻之。已而縣知事復奉函命。城鎮鄉各團區。魚雁四出。風鶴驚心。遂開民衆緊急大會。羣情同患。衆口一辭。主張正當防衛。當卽議決辦法。而聯團保境諸防務。乃紛紛焉。縣人智識階級。方將愼重考慮。而父老子弟。責備綦嚴。不得不出而維持。規畫一切。輔翼匡直。使潮流不越正軌。百務繁難。日不暇給。以故對於執事。迄無一紙書道達民隱。迨人心漸定。乃今始得聊函上達。表縣民之本心。求執事之諒解。而別籌所以處此者矣。夫縣民之所以

謝卻大軍。嚴防要隘者。非於執事有所忮怨也。非出於少數人之私圖。又非有何方之背景。且與政治軍事毫無關係也。其萬不得已而出此者。民衆心理。純粹簡單。其遠因蓋受歷史之教訓。其近因在恐民生之困憊耳。笑以明其然也。漢唐之世遠矣。自五代迄宋。南詔擾建昌府。此邦漢族遺民。受其羈絆者凡百餘年。其間征斂無藝。恣爲刑殺。慘已極矣。元人以兩路隸滇省。而韃靼悍將。統兵西來。及其衰也。明末有獻賊部將劉文秀。清。其酷虐亦甚焉。明清兩朝。邊政寬仁。同治初有粵賊石達開。皆由滇省卜竄入境。虐掠燔殺。骸骨委積。千里無人。爰至民國。滇軍指揮華封歌。戰勝定國。雄據寧遠。其將吏治冕寧者。專橫殘暴。民不堪命。起而抗之。至華出境乃已。此舉舉數大事禍吾民者。雖有蠻夷盜賊與正式軍隊之懸殊。而愚民累受淫刺。無暇辨其何等。以爲凡外來之人。無征伐大故。而擁盈千累萬之衆。欻然厭墻者。皆暴客。甚可患也。此縣民不敢輕迓客軍。其四一也。寧屬邊鄙。本爲窮鄉。西會賦稅。僅列下等。他五縣皆不列等。彼粮戶收租至千石。商賈集資至萬元者。家家可數。數年以前。邊將專恣。雜稅苛捐。早傷元氣。而兵禍再禍。天災人患。紛至沓來。今歲秋前。大旱月餘。又告



荒矣。民業彫殘。物價騰踊。積穀蕩然。寧屬財務統籌處。近且不名一錢。則公私掃地赤立。情見勢絀。誰不知之。在昔昇平之時。竭全郡財力。不過養兵二千餘名耳。自張屯殖使驟任軍長。擴張軍備。師旅屯營。汲汲然添募改編。號稱兩師三旅。派借民款二十萬。不足。又用其計臣。藉兵刑之淫威。行掊克之聚斂。人民怵心駭目。有取子毀室之痛。未幾邊軍一呼。全局瓦解。春秋書梁亡。書蔡潰。竟爲其續。蓋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繼是，凡聞有軍長師長。將渡緬濺二水。誰不悚然。此縣民不敢輕迓客軍。其因二也。右述二端，實爲是役根本原因。寧人志意有隱顯。無異同。西昌附郭。受禍尤烈。故漢夷咸有愛鄉同患之情。不約而孚。裹糧畢集。未可非也。昔者鄉賢高明。禦流寇於焦家屯。百長曾連貴。禦粵賊於麻栗寨。彼以一鄉之民團。抗滔天之賊勢。同仇敵愾。一以當千。然猶殺賊數百人。相持旬日。力盡援絕。然後破散。首事者刎身殉節。閭室自焚。至今春秋祠祀。猶懍懍有生氣。今民權主義。漸被遐荒。民團自衛軍之編制。定有專章。提倡自上。時代潮流。趨於民治。縣民臨事互助。豈猶有彼此倪倪。聽一人一鄉孤防無援者哉。大軍在會理。未必果有失德。然執事固堂堂軍長也。

所部三師長。各督大隊。縣人震驚其名。度其士兵實數。當踰民七張軍(午嵐)數倍。暫願糧食。會民未必不苦。我以荒瘠之縣。儻遭集中之兵。不取於民。如飢兵何。求給其軍。如饑民何。軍民兩饑。如地方何。且以執事素志。於休養期內。決非苟安者可比。方將添練師旅。儲備糧餉。以周旋於羣雄競爭之場。是吾民之負擔。有加無已。地方之隱患。寧堪設想耶。當滇中戰事初起。我二十四軍劉軍長通令所部防區。嚴守中立。防止外兵入境。其時兩軍勝負未定。假令大軍戰勝他軍來此。縣民之謝卻。與今日同。執事渡江之初。如果輕車簡從。假道北行。則此邦人士。酌酒賦詩。修地主禮。必能恭且敬也。乃今不然。民之本懷。至於莫白。寧不慨然。嘗讀左氏春秋。晉文既定周亂。請隧。襄王弗許。以陽樊溫原四邑賜晉。以賞其勳。陽民不服。晉師圍之。倉葛一呼。人人仗節固守。文公解圍。夫以天子之命。賞霸之功。民之隸守中立。且不敢以兵力強。況執事之無端而至者乎。頃聞執事撤永定一帶之兵。退入會城。似將改轍。然南來消息。妄相揣測。或謂執事深恨西昌團防。指爲亂黨。行且興師問罪。痛加懲創。使人人知大軍之利害云云。噫。此種妄談。愚者深信之。知幾之士。有以知執事之必不出此也。執事，客也。大軍，客軍也。主對於客。肅而入之。情也。謝而卻之。分也。今縣屬漢夷各守界域。何罪之有。萬一執事行動。儻如或言。則喧賓奪主。不順。殘虐無辜。不仁。摧挫民權。不義。貪人所有。不廉。古之君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區區西昌一縣。何足以辱師。執事之武震。毋乃玩而頓乎。而謂賢者爲之乎。夙聞執事當代賢豪。前總師千。在川滇羣帥中。亦嶷然首屈一指。今雖環境稍蹙。朝氣猶存。前程浩蕩。決非日暮途窮者比也。天降大任。歷試諸艱。必遭雷雨而弗迷。經歲寒而不變。然後天眷隨之。若能動心忍性。度此難關。則此後龍睇大野。虎嘯六合。提兵海外。戰勝強隣。挫帝國之威。靖神州之難。擊凱旋之鼓。奏旂裳之績。與中華諸上將咸會風雲。爭光日月。名垂青史。匪異人任也。西昌彈丸小邑。不可用武。前舉劉石二賊。老於行陣。或得城而不居。或見城而不取。華軍取而居之矣。曾不能以三月守。古來將帥。有欲用西蜀以控寧遠。用寧遠以規四隣者。類無不墮於窮境。又何苦強未信之民。而求入此坐困之地耶。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詩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忠言逆耳。如蒙採納。伏願及時宣告盛意。舍此牛角之尖。別圖鵬搏之路。以免

漢夷疑懼。久羈防務。勞民傷財。則有客有客。降福孔夷。懷德不忘。人人誦義矣。惟執事實圖利之。

## 西昌縣議事會議決改土歸流案呈四川省議會文

西昌縣議事會議決改土歸流案呈四川省議會爲呈請建議改土歸流。以銷夷患而靖地方事。案准本會副議長蕭映斗。議員某某等。提出改土歸流一案。交審查會。審查。公認應付大會公議。旋經大會議決。僉謂土司之設。本于帝世之羈縻政策。苗獞獠族。退居西南山谷間者。種種不一。其先皆各守部落。自相君長。歷朝當全盛時代。或叛或降。叛者則討滅之。降者即就其豪酋。授以世職。使自管轄其舊部。西南邊徼。所謂長官司，宣撫司，撫慰司，千戶，百戶等。往往而是。然自元明以來。靳服不常。或因叛而被滅。或有罪而被廢。或自請而變置。或以計擒繫。或勒令投獻。皆停其承襲。以漢官代之。前清康雍乾三朝。行改土歸流之策。不一而足。兩湖土司。悉數改流。川滇黔所存之土司。亦復無幾。惟寧遠僻居徼外。雖迭次用兵。而土司自若。推原其故。皆由姑息主義。得其地而不治。因其俗而不改。名爲隸吾版圖。後有請改土歸流。設置郡縣者。封疆大吏。恐其大開邊釁。止于姑息。敷衍了事而止。如抱嬰兒。以暫時不哭爲幸。及至清末。土司之罪惡日著。庸頑日多。縣令周家鈞。稟請川督錫良。將西昌土司。改土歸流。已奉明文批准。未及施行。而民國光復。川局未安。當道因循。不思乘新興之勢。爲易置之圖。各土司世襲仍舊。此豈新國之良謨哉。顧使各土司仰體民國一視同仁之恩。竟克盡統馭夷人之職。服從漢官之命。力杜支夷之寇。猶可赦其舊惡。予以自新。格外寬容。聽其存立。乃不意九年以來。怙惡不悛。變本加厲。有不可以一日姑容者。謹將土司之大害。及改土歸流之大利。條列陳之。查猓獠習性。強者爲王。既無國家思想。牢守部落習慣。其所以判強弱者。不以權力。而徒以暴力。爲土司者。苟有梟雄之姿。地廣奴衆。牛馬滿山。各支夷勢力不及。則舉其生命財產。一供其宰割。當此之時。土司苟憚漢威。帖然不叛。誠足彈壓夷衆而有餘。然而世襲之官。子孫數傳。恒以驕淫積弱。今西昌土司。除一二頑梗。桀然自大。外。其餘皆庸暗之徒。狗馬倡優。般樂怠敖。嗜洋煙以度日。飲醇酒以卒歲。腐敗自甘。

不知振作。而所屬各支強夷。奴畜衆多者。則率衆攻土司。而擒其人。壓其財。土司無可奈何。或借漢兵代平其亂。而官兵一去。仍仰強支之鼻息。庸暗如此。欲其臨馭蠻寇。何可得乎。此其溺職之害一。土司既庸暗矣。其對于強悍之支夷。一仟其橫暴。而對于貧弱之支夷。則恣其凌虐。田產子女。唯其所欲。縱其十目。苛派徵求。莫敢有怨咨于其側者。良苗何辜。罹此慘禍。畏強欺弱。此其公暴之害二。各支強夷。既已玩視土司。土司乃反取媚強支以求容。強支兇悍。常率大股出巢。爲寇漢民。焚殺擄搶。殆無虛日。其所恃以無恐者。以謂夷人深居山谷。既不直轄於漢官。漢官無如夷何。漢官令飭土司查辦。土司既畏支夷。支夷且利用土司。又莫可誰何。以故兇夷爲羽翼。狼狽爲奸。以擴張勢力於漢土。近年以來。地方多故。兵禍頻仍。其漢人之田，地。爲土司所侵佔。兇虐所被虜爲奴隸。或轉徙爲餓殍。凶鋒所至。村鎭爲墟。土司受漢官令飭。視爲具文。橫領者。翹望皆是也。而其凌虐漢民。火其廬。扣其財。殺其人。其不殺者。或人或徒罪其坐視。而不知其瓦相勾結。朋比爲奸者之尤可恨也。土司之結兇夷。此其結匪之害三。庸暗之土司。其罪不可勝數。其一二頑強者。乃敢倡言寧遠地方。皆其先人之故土。自命爲主人。而逼山村漢民。使供億其粮餉。曰保護費。曰看路米。夷餉之外。私立各種名目。苛派無度。又倡爲恢復故土之說。常乘官兵調動。城市空虛之時。嘯聚郭外。聲言攻城。所幸者。有城防耳。然各支夷見土司之煽亂。膽爲之雄。竟敢梯越城垣。突入官署。將卡作質之黑夷。悉數劫出。雖曰軍統無狀。實土司之煽誘而然。儻再因循。不爲改土之計。將有不出十年。此地其戎之勢矣。此其倡亂之害四。自中英結約。厲行煙禁。而拔本塞源。莫先于禁種。前清之末。奇禁森嚴。寧遠地方。在漢境者。已無一莖煙苗發生。惟夷巢廣種博收。視爲奇貨。查其起因。皆由土司之提倡包庇。各土司田地與漢土接壤者。頗望其栗。可概見也。漢人之田。有偷種者。與踵觸禁。一言其地屬于土司。則無人敢過問焉。土司倡之而各支夷和之。山谷之間。更無待言。特土司之包庇。放膽種植。故大利盡歸于夷巢。毒種滋蔓于邊徼。視國家禁令。極若弁髦。市人以其煙土。偷售于夷巢。其煙土

與槍械。出入交易，皆賴土司爲之轉輸。近來各支兇夷。富強無比。快槍之多。仿于官軍。漢人之所以不敵。夷匪之所以橫行。皆土司之倡侶庇種煙。有以致之。此其藐法之害五。凡茲五害。其犖犖大者。皆有事實可徵。舊案可查。西昌夷患之慘烈。大抵由土司放縱。議者謂防夷之策。以練團爲要務。其說似矣。然欲練精強可恃之民團。則經費較多。槍支缺乏。近來荒災頻仍。兵禍迭起。夷寇不息。民間財力。窮匱極矣。團費槍支。於何取給。況土司作梗。雖精練民團。何益於事。爲今之計。從根本解決。非改土歸流不可。誠能決定政策。令地方文武官。一致進行。參照前代改土方略。相機辦理。每廢一土司。勒令解散所部土兵。幷將其印信，及土地，財產，槍支，子彈，悉數繳出。視其罪之重輕。量予贍養外。其產業槍械。酌量分配。散予城鎮鄉。各民團。以資編聯教練戰守之資。約計八土司所有產業。資財。槍彈。移以練團。準陸軍編制。足資三營之用。此策若行。約有數利。革歷朝苟且之弊政。使兇夷失其障蔽。良夷得登衽席。民國威德。覃及遐荒。而無所捍格。其利一。廢無用之世職。行畫一之制度。牖導蠻民。漸服漢官教化。變夷爲夏。收效最宏。其利二。去昏暴之冗官。改練有用之勁旅。使地方緩急可恃。戰守有資。匪惟夷患日消。而墾荒殖民。亦得次第開辦。無阻撓中梗之虞。其利三。一二豪強土司。購槍習戰。狡焉思啓封疆。煽誘諸夷。蓄謀不軌。急於此時勢力未成。設法翦滅。杜將來之亂源。樹自治之根本。其利四。乘弱攻昧。公理昭然。土目失其根據。漢奸無所容隱。禁煙要政。得通行于漢夷全土。利無壟斷。治不偏枯。夷人快槍。無由添置。而暴力自衰。其利五。總此五利。校前五害。參觀對照。則所以除害興利者。改土之策。不容緩矣。宋祖有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顧使侏儒異類。深根蒂固。分踞縣中。與文武將吏。對抗分權。不負義務。豈共和國家平等之法意乎。且攷此輩先人受職之始。非有開疆辟土不世之勳。治亂扶危非常之績也。夫分茅胙土。河山結誓。猶有不能保其終者。古之諸侯。世卿。早已煙銷雲散。此輩何功何德。反得子孫世守其官。世虐其民。匪特宗藩世祿所不能及。元明迄今。已近千年。而猶晏然坐享其業。烝睢暴戾。如此其久也。即使安分盡職。猶將革之。矧其罪狀。彰彰可覩哉。又況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本爲天演公例。以彼所爲。昏暴無人理。久爲天擇所不容。今而順應天道。施以人擇。揆之公理。實宜也。非過也。方

今自治潮流。瀰漫禹域。吾川應於時勢。方將立省憲。伸人權。廢督裁兵。力求根本改革。凡全省之公利公害。應興應革者。雖數千年舊習。有歷史之根據。猶當不避艱苦。掃地而更新之。土司制度。有百害無一利。共和之世。無存立之理由。又自治眞相。果欲實現。非先去障礙。終成畫餅。邊地自治之障礙。莫甚於土司。今先由西昌一縣。着手改革。然後察量强弱。次第推行。則三邊荒地。可盡墾也。五族之衆。無異制也。撥亂世。反之正。夫何憚而不爲此。或以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爲說。竊以爲此乃帝制時代。畏難苟安之論耳。夫苟畏其難。而遂漠然置之度外。則裁兵治匪諸問題。其行之難。什百於改土。而必毅然決然。殫精竭力以進行之。至于今日之土司。外強中乾。早暴露其弱點。譬之紙裝之虎。表面雖猛。彈指立破。所患者。主義不定。文武官吏。存五日京兆之心。苟焉以求自利。莫肯盡力耳。若乃定必然之策。因自然之勢。運用方略。隨宜變通。固有不煩兵力。而帖然就範者。即間用威力。亦復有限。前淸康雍間。若張廣泗。鄂爾泰。傅鼐之成例。策略辦法。彰彰可考。彼於湖廣巴蜀滇黔各省。廢土司。設郡縣。不可勝數。大抵不動聲色。推行盡利。未聞有因改土而滋變亂者。其張弛得宜。載在史册。可覆案而擇取之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必若畏難。則君主專制可不革。盜賊滋蔓可不討。有謀社會進化者。誠多事矣。可乎哉。可乎哉。事關邊務要政。經大衆議決。伏冀大會軫念民瘼。將改土歸流各節。提爲議案。付大會議決。咨四川各軍聯合辦事處。轉飭所部。暨該管各官廳。一體遵行。將來立省憲法。可否加入條文。定爲永遠實行之政策。所有改土歸流。提資練團。以銷夷患而靖地方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備文呈請提案議決。

## 碑志類

### 瀘山光福寺碑記

瀘山古刹，創自唐貞觀時。先以長眉長老，遍遊淨境，歷騁遐方，覽勝至此，若於此山有宿契之緣，竟留連不忍舍去，於是芟荆翦蔓，拓地開基，構宇肖像，以爲僧衆皈依之所。誠咫尺之蓬萊，邊陲之勝境也。傳至我朝正統時。西竺七僧，天遣來茲修行，結茅於山之阿。馴鳥性於慈林，息猿心於定水。海濱段氏，有女生而貞潔，素蓮無染。爲其感化，遂懽喜而供養之。功成果就，七僧羽化仙登，段氏隨仰首蛻脫。至今崇祀爲望天聖母，鄙其像也。段氏仙昇之後，所遺田種，

沙崇階

即捨入本山，永充常住香火之費。而段氏舊有僧剛里差賦，如排年驛米等項，隨田取辦於寺僧，而應承焉。時亦云便矣。迄成化時。寺僧智紳，宿持宣諦，早悟妙音。悲正覺之陵夷，痛剛宗之湮滅。遂發大願力，毅然詣京請贈，始受勑賜光福寺之封，併都剛司之職。振起陵夷之教，吹揚湮滅之風。紳之功其偉矣乎。夫何氣運有升沉，人事有變遷。迨至嘉靖年間，地震灘（當作坍）塌，段氏所施之田，盡皆化爲滄海。田雖去而差賦存，寺僧之受累苦焉。以至禪堂十興九廢，僅如告朔之羊，什（當作釋）于東竄西亡，一似喪家之狗。寺僧常學等，目擊而心憫之。將茲苦伸訴於前任道祖李處。蒙怜遺累之慘，已豁免夫里差之征。其苦亦少休矣。越至永曆七年三月內。幸逢本道祖爺王，眺望登山。詢問前故，住持僧紹義等，具訴賠累馹米。蒙批馹官查踏，既係旱田，淮開馹米。即給照力爲免去。因慈悲有感，捐貲修蓋聖母殿，新塑天仙地仙二尊，永垂不朽。自此寺僧之久困已蘇，重累頓解。恍若脫苦海而濟以寶筏。逍遙淨業，似臨王舍城中，閑散蓮台，即坐菩提樹下。雖蒙無量之洪恩，實佈有緇之因果也。然豁免之里差馹米，皆段田之所遺。山下雖有雷鳴常住田種數石。係土官阿踰令人開墾以捨，而段田不與焉。不記皇明永曆歲次癸己孟冬月吉旦。

## 建昌鎮總兵劉公寶國生祠記

顏啓華

蓋聞太上立德，次立功，皆不朽也。能禦大災，捍大患，是以祀之。其報至豐，其名難假，朝廷以之崇典禮，草野以之繫謳思。故滛祀有必除，而生祠所由建也。夫惟寶國軍門大人，庶幾無愧乎。公楚江毓俊，衡嶽鍾英。遙連白水宗支，同符大度，近衍青田家學，別具奇才。伏闕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渡江擊楫，慕祖逖之雄風。於閩，於粵，於楚，於吳，身經百戰。爲守，爲援，爲剿，爲撫，計出萬全。累功績者廿年，晉頭銜於二品。帝心簡在，賁北闕之絲綸，汝往欽哉，作南川之保障。於是來遊天府，縱覽地輿。修我甲兵，歌同仇於細柳，翦茲戎狄，冀永固乎苞桑。連營遠接旄牛，南人不反，窮寇直追沙馬，東道皆通。固已內地肅清，外夷帖服矣。然而鄰氛未靖，邊警突聞。勢逼孤城，雷轟雉堞，禍延九所，風起狼煙。寂寂重圍，內鮮同聲之應，空空兩井，外無犄角之形。公則破釜

不炊，懸門而出。矢集萬春之面，疑是木人，血流郤克之袍，猶聞桴鼓。以五百人當十萬衆，是劉家軍，疑是岳家軍，知脣齒患即腹心憂。爲川省計，並爲滇省計，遂使西來回紇，殲厥渠魁，無殊南破吐蕃，除其羣醜。誠人中之龍虎，天上之麒麟也。無何，蠢爾興戎，沙蟲忽動，會無告變，風鶴堪驚。地錯犬牙，負東隅而不服，人緣烏合，結南詔以爲援。公則更提虎帳之兵，直入蠶叢之界。荒巖搜伏，蟻穴難逃，密箐捕亡，蜂房畢埽。詩歌泮木，居然獻馘獻囚，威震涼山，莫不來王來享。夫謀不深於帷幄，未能制勝行間也。見苟囿於方隅，無以揚威閫外也。惟公貞勤自矢，畛域無分。前率旅以專征，削平永北，繼出師而助剿，恢復迤西。補金沙玉柱之天，石成五色，收洱海蒼山之地，劍靜三邊。路隔五千，馬伏波進征交趾，人纔三十，班定遠直走匈奴。以古方今，不謀而合。由是九重恩寵，載錫五花，三代褒榮，俱封一品。翎披孔翠，久荷威光，褂擁鵝黃，新邀曠典。良以勛名特著，實由忠孝無虧。此之謂大丈夫，洵可爲奇男子。又況留心民瘼，軫念時艱。畫策疏河，憫蠶婦漁夫之苦，捐金施粥，活鳩形鵠面之氓。仁政仁心，令聞令望。凡此救災恤患，大將軍擘畫維精，因而崇德報功，都人士經



營伊始。種樹而懷召伯，棠亦流甘，買絲而繡平原，錢皆長壽。慈雲覆頂，佛居祇樹園中，弱水飛身，人在蓬萊峯上。千萬姓傾心拜手，允宜報以馨香，十二營刻骨銘恩，長願壽之金石。昔裴相平淮，韓昌黎爲之撰序，樊侯敷政，尹吉甫是用作歌。僕本多情，雅抱同仁之願，君眞有膽，克成大勇之名。看今朝子墨書勛，勒向蛙山之面，祝他日午門拜爵，圖成麟閣之形。心版常盟，口碑載道。述垂成之事業，百世下必有聞風而興，舉樂助之姓名，羣賢中別爲序次如左。

## 瀛海亭碑記

倪星朗

風水爲人才攸關，風水美惡，即人才盛衰也。故尼山孕孔。嵩嶽生申。自古皆有明證。獨怪後世俗儒，往往以靑烏妙理，詆爲荒唐。豈知相宅定中。雖聖如元公。賢如衛侯。亦未嘗置此道於不講。西昌爲古邛都。螺髻東環。馬鞍西伏。龍來艮亥。已合純陰。水去坤申。亦符借庫。乃自聖明定鼎以來。造士恩覃。作人澤遠。而細考發祥。不過諶公昌緒職陞觀察。毛公萬銓名唱傳臚已耳。他如馮氏三傳鶚薦。陳門四世禮官。豈遂足稱極盛哉。況自道光八年。南河倒灌後。海水彌寬。文風漸靡。蓋前僅巽巳丙淨陰有巨門之特朝。今則添午未丁雜陽帶廉貞之破

局。兼以巽方低陷。孰作荐元。乾勢高昂。更嫌壓主。二百餘年間，絕不聞有登揚會之堂，入廖賴之室者。爲閻邑指厥迷途。豈地運發洩果有早遲。而文運晦顯。亦關氣數耶。邑侯承公科甲傳家。譽纓繼世。鯉庭叨對，早悟天根。螢案研經。旁通月窟。清於水而明於鏡，政悉如春。輿夫地而堪夫天。身疑是鶴。去夏委司邑權。甫下車即諄諄以振興學校，培植地方爲己任。詎知依例遷陞，恩轍難挽。公不得已，傳集紳耆，面諭於邑南馬路築堤，堤外建亭，爲文筆狀。上建奎閣，下塑諸龍王鎮江諸神，至大筭乃太微宮位，亦宜豎塔。爾紳粮果能照此培修，不惟文運昌明，即水患亦自安靜。否則歲臨子卯，猶慮多故。但是役也，非數千金不可。所憾者，交卸伊邇，不能爲爾紳粮董成厥事。心實歉然。公諭若此，而或者尚有難色。夫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精誠所格，傳爲美談。我邑爲五衛首都，萬家煙火，尚不能蔵厥事以體公心乎。惟是工程既大，獨木難支，公議於稟請文武各憲作主，開緣廣募。所願急公君子，好善仁人。踴躍樂輸，能揮金而如土，自集腋以成裘。勝舉同襄，地靈人傑。行見清池筆點，喜甲第之蟬聯。玉海波浮，看科名之雀起。其食公德於無既爲何如耶。



## 叛建節孝總坊記

李淇章

自男女平等之說倡，而節孝之義微，人皆懼綱常將爲天下裂，而不知無懼也。中土天地清淑，人性貞良，觀於雁不易耦，睢鳩摯而有別，物之驗，人之徵也。況涵濡於數千年來之聖教，摩筭截耳，史不絕書。聖清龍興，尤諄諄以顯貞褒節爲意，綽楔櫬於閭，俎豆馨於祠，以節孝旌者，每歲合諸行省計，無慮千百數。雖山僻之居，刺草之婦，目不覩詩書，耳不聞女教，言及節義，皆津津向往之。甚至遭羅強暴，糜身力拒，所在皆有。盛矣哉，綱常之教之入人深也。西昌僻處蜀南，非冠蓋之域，而婦女之以節烈著者，指不勝屈。往歲髮逆之亂，捍刃全節，死溝瀆而無聞者，尤不知凡幾。余每入節孝祠，瞻矚憑弔，未嘗不盡焉傷之。屢欲蒐訪彙請，爲邑之士女勸。適邑人何子璋大令，以成其先志，由豫章捐寄千金，創建總坊於邑之西北衢。伐石樹碣，深刻大書，已旌著者錄如例，未旌者輾轉甄採，必使幽光潛曜，無或遺而後安。動行道之感泣，樹閨閣之風聲，彰往勵來，厥功偉矣。余守土吏，振風化以興末俗，職也。故樂爲之記云。

## 研經書院記

胡薇元

甯遠爲蜀南大都會。旄牛諸山，錦延數千里，若水經其南，沫水出其北，重嶺疊巘，深谷大川，西界蕃部，東阻夷徼，蒼蒼莽莽，陰陽廻合，宜其中有瑰異奇傑者生，以應山川之鍾毓，而發舒其靈秀。顧自司馬相如持節通道置縣，漢刺史三張公啓之迪之，歷晉唐以迄今茲，而研經者蓋寡。瑰異奇傑之士，皆鬱而莫之伸。薇元自光緒甲午來令西昌。郡，附郭邑也。時，學師相繼去，薇元兼攝學篆。登明倫之堂，進諸生宣聖天子德化，問有高堂深室可以置吾邑及各廳州縣士之來學者乎。咸曰，力不及此。時，鄒魯唐公守是邦，方合五屬集資議修府文廟。薇元前請曰，向有文廟，足資明虔，地勢亦閎敞，擇基另營，恐無以過此。計所集資，亦不敷，盍仍舊宇，增拓崇壯之，事半功倍。縣中瀘峯書院，狹隘不足容多士，且他州縣來者，不得入止息。請以籌修餘資，別建書院，俾學者得治經所，相與講明，以崇聖教者崇聖耶。時歲饑，議禁酒，迺查郡中多以雜糧釀酒，無防民食，且夷性嗜飲，撫綏賞賚所需，勢不得禁，酢家利甚溥。因議取酒人餘資，助學者膏晷。唐公欣然，上請，未得報，太倉趙公繼守繼請，値定興鹿公督蜀，卒得允。乙未冬，闢地於郡東北，高其閈閎，大其庭廡，崇其垣墉，爲購書百卷



實其中，顏之曰研經書院。夫通天下之至理者莫如經，非獨貴漢尊宋，足以侈其垣宇也。材足以成物，略足以應變，志識足以化民成俗，而非經則不足以達之。深沉之思，蕃變之文，上溯古昔之至道，顯顯翼翼之微言大義，非研經不爲功。學術綜於萬變，津逮歸乎一源，而後羣聖經綸天下之道備。諸生以薇元爲有知，咸請太倉公浼薇元爲之主講，且請爲文以記之，而刊其規例於後。乃系以辭曰，鬱此大都，惟繩若是渠。衿裛蕃徼，其源孔舒。朔有廣居，爲吾徒所必須。疇克謀厥終始，作堂翼如。或峨其冠，或褒其裾，擁經而前，育唐孕虞。邊方敝芨，宜是究是圖。粵在旃蒙協洽，雲儷風趨。時天子右文，不遺一隅。緊鄒魯與太倉實兩大夫。有司走告，忻喜翼扶。惟此邦之士，如槁斯膚。祺然蓽然，願就軌模。不再月而堂成，前拱後樞。孰匪達材　而不導厥塗。孰罔碩彥　而不跂先儒。願顧名而思義　研與譚殊。刻石記始　視此貞玦。

甯遠府重修瀘峯書院

陝西鄠縣　崔志道

古無書院之名。塾　庠　序　學　皆書院也。唐始置書院　後踵之　代遞增焉。制在鄉學國學之間。名雖與古不相襲　所以興教化　造人才　其義一也。今之書

院夥矣。州縣有書院，郡有書院，行臺省有書院。合天下計之。其所謂書院。殆未易更僕數矣。顧書院愈多，而得士愈寡。揆厥由來，有數弊焉。釋菜鼓篋之徒，前者隨者，冠皆儒也，服皆儒也。夷考其行，駔儈者廁其中，獄訟者廁其中，狎倡優，務博塞者廁其中。恢詭譎怪，至於不可究詰。使一二自好之士，不能一朝居，望望然反袂而走，此於書院若苗之莠，粟之秕也。正以移郊移遂之典，不爲苛也。其不敢悍然爲非者，或羣聚談飲。是以書院爲交遊徵逐之區也。或獨居安肆，是以書院爲燕閒偷惰之所也。等而上之，有若學爲文者焉，則詩而已矣。束閣羣書，款啓寡聞。於聖賢之遺作，古今之載籍，曾未遊其藩焉。或者泛覽流觀，不求深熟，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方弊弊焉以舐筆和墨爲事。彼其所作，吾知爲虛車耳。不然，則勦說耳。不然，則爝火末光，鼠壤餘蔬耳。欲其倬回漢京，揚厲風雅。是猶使蜃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此則不讀書之故也。又其上者，則既讀書矣，治一經歟，治羣經歟，畢生專一經歟，數年徧舉經歟。訓詁欲其詳。則且縷析支分，數許鄭諸儒若家珍。曰，此漢



學也。義理在乎精，則且雪融冰釋，揭程朱各說如建鼓。曰，此宋學也。他若諸子諸史，百家衆技者流，無不旁蒐並蓄，比於大澤，百材皆度。以此發爲文章，班馬可也。卿雲可也。李杜韓歐，無乎不可也。以此掇巍科，躋顯仕，如探囊出物，俛地拾芥也。即其人非不呺然大也。曰，余今而後讀書之苦心酬矣。讀書之能事畢矣。及觀登朝籍，膺民社，往往爲保障不能，爲蘭綠不能，其道大礙，一若南舟北車之不相通，圜枘方鑿之不相入。回憶生平所學，汗牛馬，充棟宇者，直糟魄也，直土梗也，市瓜喜大而失其香，畫餅充饑而無眞用也。夫書院士之所聚，上舍，內舍，外舍，不知凡幾輩矣。如倫規矩者去其半，耽逸樂者去其半，安謳陋者又去其半，其立志讀書者，千百不十一耳。而此十一者，又或讀其所讀，書其所書。嗚呼，是視讀書爲儲文詩材耳。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則帖括誤之也。然則帖括勿爲乎，曰是又不然。鄉舉里選之法，不可復行於今日也明矣。士者拜獻之資，舍帖括奚從焉。雖然，國家以帖括取士，所取士也，非帖括也。謂帖括可以覘士之所學，非謂士之所學，僅在帖括也。言者德之華，德立而言自立。文者行之表，行修而文亦修。

士果不囿帖括，即學優品敦，餘力及之可耳，游藝出之可耳。道也，進乎技矣。合而成體，散而成章。既雕既琢，復歸於樸，所謂有本有文也。所謂仁者，其言訒如也，所謂眞讀書者也。其用而行也，經術足以潤史事，其舍而藏也，匹夫可以化鄉人。有士若此，帖括幸矣，書院光矣。讀書如未讀書者，可以憬然悟矣。儀規矩，耽逸樂，安謫陋者，可以幡然改矣。此則建書院之意也。夫又有說焉。古者人生八歲，皆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天下無非學之人也。今則不學者多矣，羣天下之士。學之書院，而於小學仍鮮及焉。夫嬰兒生無名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小學亦猶是也。齊民始未暇論，士則必先小學，缺者補之。童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至離祿而受變於俗，則士習端矣。士，民之望也。士習端，而後可以言風化。此又學於書院者所當務也。寧都瀘峯書院，傾圮不任棲止。今爲輸資新之。經始乙酉春初，三閱月落成。凡增屋十八間。補葺二十二間。既訂學規，因綜爲學大指，文而勒諸石。

馬中良

## 記敘類

### 遊螺髻山記



蜀嶲郡之東南，有最高峰，曰螺髻。峰之南數十里，過雷公崖，（崖有石板，揷於懸崖，險甚）有石佛數座，恐當時亦有古寺，人罕至此。峰之西三十餘里，爲黑龍塘，塘之前山稍北，有古剎跡。人見石礎猶有存者，或大唐僞景莊王時土人所爲，乃文殊師菩薩示見之所。予夢南嶽，於此爲尊云。建昌父老傳聞，戚弘聞，邛海有獵者楊景，射中一白兎，逐至此寺，見僧爲兎拔箭，鹿豕成羣。景疑而欲退，僧命飯之。景將餕餘帶與同獵者。及出之，皆化爲石。邛都之人，覓景再往，竟無前所見。何宣入景家，曾收其石以示人。景壽百二十歲而卒。天清氣朗時，人或見有梵宮壯麗。余先君文林公，曾於閩司二門外，見一次。竊疑是山川靈異，仙跡幻化之所爲。不則密邇龍池，若蓬萊海市之類，未可知也。雖人多豔慕，士類卒無有登之者。諺曰，螺髻山開，蛾眉山閉，非不能開，懼蠻之爲害也。予歸田十年，因先世窀穸未安，曾遍歷諸山，獨此高險未登，寧勿遺憾。萬歷壬寅孟夏欲登，告子麟化，麟願往。於三月二十六日，發自建城。六十里抵祿馬站，范繼忠宅，覓人爲鄉導，卒無有應之者。惟富順廖生起鳳，捆屨以待。約范周管三生，偕范珠父子，於二十八日，由西溪道三十里抵黑桃村，再覓土夷引導。僉謂此地無顯者

來，今大人至，非開山採礦，必視路進征。各各支推。稍強之，彼又以山君害人爲辭。三生懼，竟不敢往。予偕廖生輩往焉。馬行又十里，不能進。步履登山，過韓家墳，逾二岡，入箐，左右各有泉，清碧可飲。又十里，向南登小鳳嶺，約三十里。一路材木冲天，惜在僻塢，人難爲用。再登數仞，出箐升坪，日晡，晚霞光射可愛。命童僕伐松爆爲排爛，上宿坪西，有泉可以炊飯。是夜夢詩云，情通故里報平安。翰染何愁墨未乾。忽寤，若或啓之。惟時，雲漢星辰在天，木火通明在地，風聲鵑鳴在耳。遂續之云，夢醒星辰猶在目。杜鵑啼徹四更寒。越明日味爽，因夢命二子日紀其行。甫發數步，見先爲烈風摧折松樹一。嶺間有合抱異材，皆折爲兩截，何災異至此，亦人所未聞者。又曲曲上二十餘里，至小鳳頂。恍然如幽暗忽睹光明矣。予欲至嶺之東直上黑龍塘。僉慮古木籐籮鎖織，無路以進。請由舊路。山後深崖巨壑，壁立萬仞，幸有一線鳥道，下十餘里，過清水河，一圓木爲橋，人扶而渡。復登大鳳嶺，九折而上，六里，有石峰對待相峙，人自中道而行。余曰，此一天門也。尋向上去，其南盡皆石崖，如度線然，左右不敢睥睨。又二十五里，山花燦爛，其紅其紫，若鋪錦然。問其花，人皆曰死雞由左腋，再上，復出一峰，由右腋，宛然身入畫圖之中。又二十里達頂。余曰，此二天門也。大都此嶺之道，乃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其頂東西相向，如玉屏然。轉折而東，過黃草凹，見山左一溪，水色如金，名曰黃水河。予行萬里之地，曾見水有紅綠白碧，未見有此色也。雖堪輿家不及言此，不亦異哉。凹中有小龍塘，塘水甘碧，可藉之以資飲食。向南有凹腦，人悞至頂，一望昏暈欲墜。下有萬丈石崖，嶙峋未可輕視。過此復逾一嶺，乃三天門也。又一大凹，再結頂，有僧坐關石房址跡。此嶺之北，乃發脈西溪諸山之祖。其發脈處，坐南向北，即人言古寺有石磉處是也。嶺東即黑龍塘，乃天池也。此時天乾水涸，塘水止有尺許，所聞共命鳥比目魚三足蟾，皆無所見。恐是盛夏雨多水溢之時見此。又進九節，登一絕頂，石之精英發越，皆成水晶，或云放光石，或云玻璃石。余曰，此摩天山也。自二天門至此，約六十餘里。昔人云，蜀道難於上青天，此又天外之天也。登此，萬山皆在足下。其於涼山相嶺臨井德昌各山皆見。所處既高，則

視下益小，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余登螺髻而小獨川，不其然哉。俄雲之間，東望螺髻並通天石筍有五，視此嶺稍低。遙見烏雲一朵蔽天，而石筍前後，擁五色祥雲，隱隱若有人形。善衆拜禮，乘風冉冉而還。是夜宿黑龍塘邊，取塘水四釜造飯。次龍早池卽枯涸。時已小滿，積雪猶深三五尺，因煮雪食而近。此中唯大小二龍塘可飲。若雨水時，有十餘小塘，飲之令人病。俗曰山澆，余詳之，非山澆也。蓋山多藥材，大黃尤盛，浸水有毒，不可飲也。是日還至西溪壩宿。四月朔越二日，至祿馬堡。范珠父洪仁曰，聞大夫來，欲執鞭策，病作不果。因言昔有隣人呂泰常，同一異僧朝螺髻山。見佛寺隔崖，上有一條牽過，其僧往來數四，以度泰常。泰常懼，未敢著足。僧又將籐用刀削平，令渠閉目手援而度。但聞寺內有人敲棋，寺外石門無縫。僧曰，待我禪定七日，請佛啓門。甫五日，僧已絕息。且別，有虎來，泰常驚怖，將僧火化。其僧乘烟而下云，禍不候我限期，又壞我遺體，無緣得度爾矣。爾當壽百歲，大病三年。言訖，給渠飯米團十個，指示一路而回。泰常將飯團餐其五，回首山寺皆無。及下山，飯團顆顆成石矣。僧豈不能先知，致毀其遺體，不過藉呂以脫化耳。脫使呂能不避惡獸，捨身以俟，亦必得度。此僧殆非凡僧，亦文殊之化身也。所遺石團，范生宅僅藏其一。余熟視，信非人爲，遂攜以歸。洪仁又云，予同僧佛廣，曾至石佛所。萬曆戊子歲，僧佛廣化土官瞿紹良，起西溪夷民開山。紹良卒，其事遂寢，云云。至初三日，登祿馬站龍泉寺，因泉內蛟行，寺崩陷，亦多荒廢。發祿馬，過諸葛城，城方三里，外有敵臺，玩其形勢，三面臨安寧河，據險，卽瀘河之源也。面對四腦山，意者，東倘西溪之蠻，而欲渡瀘，以攻搗昆明耳。第其城址皆土，今云崩土坎是也。臨河千載，歲有崩塌，而土城不傷一毫，豈孔明之妙算，能及於千百世之下耶。卽日返里。親友聞之，不勝駭愕。此行八日，主僕計一十二人。余往返，馬行二百里。步履三百里，旬日之間，忽經四時之變。寒暑無時，飲食不節，亦未致疾。足履危險，身陷荆棘，不傷肌膚。且猛虎傷人，反蠻出沒，卒無所遇。西方聖人，所謂能作善念者，有神常擁護，非耶。因夢之感，謹記其行，以俟後之來者。若夫今之海上有寺，乃小螺髻。俗云，某王金盆照見一山峯，解之者謂建昌螺髻寺出現，因差建之。不於此而於彼，似無所考。恐元時梁王所爲。今余

所登，乃大螺髻寺，非是之謂也。故又表而出之。

朝大螺髻山路程，由建城至藤馬站，六十里。後登大鳳嶺，九折而上，六里至一天門。又四十五里，至二天門。由二天門，歷三天門，至摩天山，約六十餘里。計約二十餘里。向南登小鳳嶺，約五十餘里。自建城至鞏家墳，平路約八十里。由小鳳嶺道上山，至摩天山，約一百八十里。自建至摩天山，約二百六十里。上升陡徑，約一百餘里。

沈家祠記

張義門

夫山水之樂，惟超乎塵俗者，乃能得此中之趣，古人或解組歸來，閱歷殆盡，故舍動求靜者有之。或遭時不偶，高尚其志，嘗途利達，毫不關心者有之，否則好置田宅，爲子孫計，終日奔忙，不復知有此樂者夥矣。從未有以仁孝之心，思先人之所樂。以自得其樂也。吾於鶴亭沈君見之。髫齡讀書，已成大器，長司銅政，卓然自立。凡郡侯莅任，莫不嘉其品行，許以意氣。每年齒稚，切切於承先裕後數大事，而他樂無與焉。瀘山之勝青雲山，舊有祖塋。山如屏，海如鏡，登者稱勝觀焉。壬午春，予隨諸友歷遊其地。見其經營意匠，頗費精心。山之麓有路



坊，宛轉尋徑而上。山之腹喬松萬蠹，翠蓋齊天，山之灣有碑亭，古帖可臨。其西大石下清泉瀠瀠，四時不涸，因結小橋，曲徑通幽。中則茅亭一座，夏涼冬煖，僅容三五人。亭之外石壁千尺，壘壘如天造地設。亭之旁欄杆迤邐，奇花翠竹，落英繽紛。升石級得門而入，則奉先堂焉，堂之側則思孝亭。凜然見雙親遺像其左讀書室。其右望海樓。大小漁村，煙裏迷離。往來釣舡，波間隱約。氣象萬千焉。及謁塋園，見週圍翠柏蒼松，尤令人思培補之功，非旦夕所至。因想鶴亭同余總角知交，悉其生平大過人者，重大義，善舊交，性嗜酒，不擇佳味。即山肴野蔌，亦盤桓不厭。堂成之日。置酒邀良友數輩，欣然樂至，興豪酒酣，胥忘形迹。或圍基，子聲丁丁然。或猜拳，拳聲哄哄然。或作賦，韻鏗鏗然。或汲水煮茶，泉香而味美。洵足樂也。已而盃盤狼籍，主客胥醉，曾不客情去留。或按轡，或肩輿，不轉瞬間而足及城矣。回憶勝景。儼然在心目間，而惓戀不置。噫，鶴亭以山林之樂，而妥祖宗之靈。其計畫甚週，其光前甚遠，其裕後甚長，其見解獨超塵俗之外，豈區區以山林之樂，爲一已之樂哉。爰歌以誌之曰。山高高。水長長。雲霧裏，沈氏堂。塋之側，石之旁。小橋水草亭涼。可以慰孝思，可

以啓書香，不必談利鎖。不必惹名韁。大可娛耳目而滌心腸。噫嘻，何時塵埃都擺脫，同樂山水以徜徉。

## 建昌破天荒記

李拔萃

建昌，古邛都也。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之區。漢曰越嶲。隋曰西寧。其間改置至不一也。沿至元爲建昌路。明洪武爲建昌衛。僻處邊隅，風化莫及。守官者莫能振其靡，居土者莫能奮其力，每沒於夷。土廣人稀，故人才剝落。天荒，地荒，人荒，自開闢而建昌已如是矣。迨從鄒魯之化漸及，人文之運日開，人稠地密，其中崛起而顯榮者衆矣。而科甲殊未開也。及雍正八年置寧遠府，改建昌衛而爲西昌焉。州以會理衛以越嶲，皆所轄也。統鹽源冕寧，鹽中所，德昌所，迷易所，地至廣也，而人文肇起矣。乾隆初，古城楊衍，以拔貢入京師，而議宁字額舉。旋即鄉試舉於戊午科焉。此開從前未有之奇也。繼後高山堡巫必中舉於辛酉。會理車仕新舉於丁酉。乾隆十三年戊辰歲。江右王公愷伯以科甲之才，奉命守此。加意人才，栽培風化。不惜財。不吝教。俾教諭黃坦爲師。特間書院，多方鼓舞，耳提面命。於時英豪咸集。拔萃與焉。期年文氣頓開。士風丕振。清眞



雅正之文。前紹金陳。詩詞歌賦之技。遠追李杜。己巳夏而王公榮陞道於永寧。壬申拔萃與毛友萬銓同赴恩科。拔萃獲薦而復躓，而毛友獲雋。癸酉科，馮君文郁破額而舉第七。此亦開從前未有之奇也。甲戌會試，毛友旋獲傳臚。唱名二甲。即發湖北松滋知縣。此亦開從前未有之奇也。由是而科甲已開。英雄奮起。天不能限。地不能限。人不能限。而黼黻皇猷。股肱王室。旋見玉堂金馬。起百代人文之盛。鼎鼐調羹，深萬國甘霖之望矣。拔萃癡念科甲妄思燮理。竊以開化者江南愷伯。開風者古城楊衍。高坡馮文郁，毛屯毛萬銓功也。故拔萃不揣援筆爲志。用以示後人。丙子春三月記。

## 煙坪記

傅光遜

凡建砦必取峻勢，憑山阻谿，一徑陡絕，俾難攻而易守。甯遠拓殖公司，九砦嶄然，而煙坪以奧勝。砦周二十餘畝，內碉六，其五環峙，拱衛中碉。墾丁十家，錯居而守，築複壁爲外郛，馬牛羊豕雞兔分牢其間，鬲以藩篳，錯以甬道。扃其壁門，入之者茫乎莫識其所嚮也。壁外場圃歷歷，菘韭瓜豆，被町絡架，青葱可愛。橘數十頭，椒十餘樹，棗，栗，桑，茶，胡桃之屬，多新植，小者才拱把

，皆欣欣有生意。其舊時喬木，密比如櫛，柯葉糾結，蔚爲長林，紼紼蠻蠻，沿石澗，逶迤入深谷中，澗水汪汪，由林隙灌畦間，累折爲伏流入壁下。會理龔君友嶙，居中硐，率犛丁治其地，五年矣。招予往遊，白羅融背策馬叢薄間，出入坎窞，欲望其處，良久杳然。行益近，路益狹，微見山隙有物，矗矗然如畫塔頂，詢之，硐角也。及東轉，乃益下，迫林際，窈然而深。林盡，入壁門，登中硐，開牖四顧，始悟砦居太谷底，煙樹陋市如圍屏。其東，牛嶺崔嵬，蠻障千尺，向爲蠻酋李牛牛故砦，據以睥睨諸屯者。今收之爲煙坪外蔽，自六硐東牖直視牛嶺，白底及巔，草徑虵行，了了可辨。若牛嶺有警，則開牖發礮，足阻諸蠻西下之路。而牛嶺之奇崛，乃不能窺煙坪之幽深。其環境陂陁，更無論矣，故曰奧。予遍遊全砦，知其物產形勢，始服龔君勞績，信卓卓然哉。然吾終以嚴防牛嶺爲得勢，龔君其慮及乎。傅光遜記

## 牛嶺記

傅光遜

拓殖區環百餘里，其屹然中峙爲全區之守望臺者牛嶺也。予由煙坪東上，約十里造其巔。風高土燥，不適樹藝。稍宜者苦荄羊芋數品而已。怪石惡木，形如猛獸巨蟒，森然可怖，憑巖作砦，式簡陋，而積侃仄。臺一，碉一，懸梯而上，極目荒荒，煙坪鹿馬塘銀廠坪三砦錯峙西南北，成鼎足形，獨煙坪隱絕壁下，蒼靄四合，杳不可窺。而煙坪外之羅融背，一邱一壑，轉洞然無遁形。蓋蔽近而明遠，山勢然也，餘二砦，倚螺髻山脈，北首南尾，相鉅二十里。以遠鏡窺之，山坳路線，歷歷在目，覩其破空崛起，俯矚曠然，如蒼鷹之瞰物。若以五十人執槍以守；佐以大礮，雖蠻千人分犯諸堡，而縱橫應敵，亦得扼其吭拊其背，綽綽乎遒制而有餘。今守砦兵不滿十，有用武之地，無捍圉之士，雖欲無危得乎。書於壁以待後之議屯殖者。

## 重修光福寺吟雲閣記

傅光遜

光福寺據瀘山中麓。北面邛海，五峒環拱，離合異勢。以煙林纚屬，迴抱寺於蒼靄中，而吟雲閣適當其前。左飛閣，右高邱，若大鳥之張兩翼，蔽海東西渚，時於林隙見水光，若不可窮者。獨東北隅水天遼闊，豁然無礙，其大觀也。余恆歷朝風人，登瀘山樓閣，往往題詠孤雲，（孤雲閣在山中玉皇閣）以爲奇絕，鮮有特感于吟雲者。豈其距海最近。無獨關之靈境歟。抑其處境幽邃，不若孤雲之曠敞。竊嘗相其

地勢，見舊樓傾圮，前圖亦荒，且無精舍供人止宿。登臨者覩其近境，陋甚，輒厭棄之。則夫遠境之奇，以時變化者，未由感發，固其宜耳。民國十年。余叔鴻齋，邑子高君峻三，蕭君价人。暨弟在魚，協理全山會務。佛生日，集耆老宴樓中。議曰，邛瀘，川南之名山水也。樓閣之興廢，人文之盛衰繫之。今歲久圮者未修寧非可惜。起廢振頹，請自吟雲閣始。議定，遂興工。崇其臺，廣其楹，檻檻壁，隨宜增飾。不匝月，得大廳一，精室二，與文武宮海樓，通聯而錯出。廳壁畫五百阿羅漢，配青緣山水，工細靈活，指爲明人筆跡。蓋剝落漫漶，抑已久矣。仍存其舊，別以屏幅掩護之。閣前嘉葩美箭，雜然駢植。俾舊有之松柏桂荊之屬，高下掩翳，揚芳競麗，四時而不歇。向之荒穢者，至是乃盎然有生趣焉。余於工竣後，三宿樓中。當夫夜雨朝霽，孤起臨軒，鳥語如簧，蓁卉之芳秀，爽然拂衣袂間。俄而旭日光景，自東隅射入。造見疊岫戴雲，漁村擁翠，因蒙氣之折光，皆攝遠景，倒映澄潭。微波動之，瀲灩淪漣遠近異色。如金。如丹。如黛。如匹練。如碧玻瓈。隨魚龍噓氣，蕩爲廻文。而輕烟一縷，若引弧線，聯遠舟人影，與晴空飛鳥，迤邐斜接於水天之際。此其變態，豈孤雲閣所得而同感者哉。



所遭耳。若斯樓之遭，其亦幸矣乎。傳光遜記。

遜案民國十年辛酉，夏四月，重修吟雲閣，越四年乙丑，夷復猖獗，僧道各住持，多被虜旋踵復成穢墟。噫，區區人治，果不足以天行周，而天行逋肆然復張耶。過其地者，覽此記文，輒爲感嘅不釋云。

## 重修西昌縣南壇記

國家制禮，直省府州縣，皆得簡爽埠之地，建立社稷壇。壇北嚮，歲春秋，月上戊日，爲民祈報。帛一，型二，豆三，簋二，簠二，籩二，爵三，羊一，豕一，尊一。祭之日，雞初唱，承祭官晉朝服齊集，黎明將事，甚盛典也。西昌縣建壇於城南，曰南壇。其始雍正八年，置田二石八斗，至道光八年，里長尹乾沒大半。繼尹者曰周貴昌，僅存田七坵。納下生里錢四京升，粮名里下驢。立碣於壇東

。繼周者曰李曰張富先，里長歲納租錢六千。洎同治七年，縣令武君廷鋆，嘗修葺廧宇勒石記其事。光緒二十年甲午春，薇元來令斯邑，蓋去武君二十有六年，有事南壇，壇之址已荒殞不治。椳柣朽敗，不能蔽風雨。雞棲於弋，樞達咸墜，有司皆太息。是職在令君，於政無不舉，此烏可緩乎。越明年夏，乃鳩工庀材，崇其坫，埤其墉，宋廟桷直，鏝堊其壁，廞其瓶甋。垣以內，壇居中。長八丈五尺，圍逕七十丈。垣以外，東南角二十三丈，門外寬十四丈五尺，長一丈五尺。是禷是禡，庶無爽忒。斯役也，圖厥費，基厥謀，令尹之職也。儴厥力，董厥成，縣尉楚南彭壽椿也。

## 火把記

何成瑜

甯俗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傍晚，城市鄉村各戶外，悉樹火炬，明耀如白日。世俗訛傳，以爲土主爲神，鄉人迎之。遂成風俗。其說不經。聞之故老，又謂武侯平蠻迴轍過此，土人喜之，日夕昏暗，以火把迎送。皆無根據。按趙損之火把樹註，火把節亦名星廻節。漢元封間。楪榆曼阿娜，爲漢裨將郭世宗所害，併欲得其妻阿南。南約以三事，一設幕祭夫，二焚故夫衣，易新衣，三大會國人，俾遍知以



禮娶。郭如其言，於六月二十五日，聚會國人，大張松幕，置火其下，阿南祭夫畢，俟火熾，焚故衣，遂躍入死焉。國人哀之。每歲於是日然火炬，謂之弔阿南。其後唐開元間。有澄睒詔者，六詔一也。南詔欲併五詔。建松明樓，因星廻節，召五詔會飲，澄睒妻慈善，止夫勿行。不聽。乃以鐵釧約夫臂而別。比至南詔。酒酣，王火其樓。五詔王死，後詔人尋屍，皆不可識。獨慈善以鐵釧故，得其夫骸以歸。南詔異其慧。以幣聘之。善以夫未葬爲辭。既葬，乃閉城自守，南詔以兵圍之三月食盡。善盛服端坐餓死。南詔既有其地，旌其城曰德源。二事尚有書傳可稽，皆弔節婦，今滇俗六月二十四五日，比戶扎松爲燎，高丈餘，入夜爭然。用以照田祈年。以炬之明暗，卜歲豐歉。戚友會聚，殺生飲酒，夷漢同之。亦間有知兩烈婦故事者。

## 西昌學籍會序

張斐

嘗考鹽源雜處夷狄之中，不習詩書之事，熙朝定鼎以來，因糧設額，全憑我邑之輸將，頒學開科，悉本此邦之先正，有籍者數千餘戶，相延者二百多年，近有河內劣衿謝申錫等，不思溯委窮源，遽欲生今反古，鳴鑼阻考，上屆已然，糾衆妄

攻，此番更甚，譬如螢火之光，本難相爭日月，惟念鯨吞之欲，不可致想波瀾，僕等業經迭票府縣，批示昭然，殊彼以功令爲不足遵，視憲章爲無可懼，若非大加懲創，斷難禁厥鴟張，惟慮每動呈詞，勢必急需蚊去，既存積之無多，亦籌劃之莫策，竊思任菅籍之頻忘，僕等固難辭咎，而樂宏施而不倦，諸公素有休聲，爰於文昌宮興一會，名曰學籍，凡資助者，人無論乎紳商，數不爭乎多寡，惟期集腋以成裘，俾得撥雲而見日，此乃功名要務，扶助者其家定掇巍科，學校大端，維持者厥後必多令嗣，數卽難知，報原不爽，其亦較創修寺院，而倍覺可憑，賑濟貧窮，而尤爲有益者哉，凡屬同儕，不無好義，如肯傾囊以相贈，卷當刻石以昭垂。

光緒癸未年孟秋月吉日

## 西昌學籍會序

倪星朗

聖朝定鼎以來，二百餘年矣，自冒籍謝申錫出保後，每試霸阻，已載前碑，究未有如此屆之猖獗者也，癸未仲夏，李君文敏，朱君宗熙，趙君倚樓，張君宗俊，躬率河外文童，往應縣試，訓導陳世昌受賄，禁保童之投名，入册者數人而已，



至臨點痞童劉興漢等，復糾匪兇傷，縣令黃柱滋，置若罔聞，於是河外諸童轟然散遁。嗣文敏諸君歸，始集學中先達聯名控府，府憲崔當委西主梅，隨員吳，造册移鹽，殊黃令任彼飛撥，久無定據，乃控道，控藩，控督，控學憲，均沐批准補考提究，黃令迫於憲諭，不得已來建補錄，僅收七十餘童，第興訟之始，苦無餘積，雖學中見在百人有奇，然或請而裹足，或至而袖手，空拳暴虎，岌岌誠難，宗震楊君，素懷義憤者也，至是與功澤鄭君，桂馥黃君，遂仁劉君，登魁徐君。首創義舉，捐助者亦遂接踵而來，樟木箐一帶，蕭君世春，德昌一帶，金君魁，魚水昔格一帶，何君映圖，趙君有祿，其設局坐鎮，鼎力經營，始終不倦，郁然何公，斐張公，外興第徐君，邕廖君，各董厥事，以致訟費無缺，若夫呈控省垣，全仗羅君顯廷，而隨柵申訴，往返眉嘉，解帳不顧，使此案之不致翻覆，則莫君春澤之功爲尤巨而苦焉，今春巨案既定，逐補諸量，遊庠者十有一人，而捐金之義，辦事之苦，不忍不彰也，朗從事後，謹撫實爲紀。

光緒甲申年孟冬月吉日

辯論類

季孫子叔孟子弟子考　　吳博文

史記孟子傳。但云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弟子名氏，每憾缺如，漢書古今人表，止載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五人。獨趙岐孟子注。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高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樗應季合孫子叔為十五人。自集注以為孟子引季孫言，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後世遂鮮有從趙注者矣。謂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及滕更盆成括，益以孟季子周霄者。張九韶也。謂告子浩生不為害二人，因列浩生去告子，並去季孫子叔者。朱彝尊也。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為孟季子周霄告子而去季孫子叔者。宮夢仁也。元吳萊孟子弟子考，今雖不傳，有序在淵穎集中，稱一十九人，與趙注合，知未嘗去季孫子叔二人。按魯桓公後有季孫氏，其後因以季孫為氏。魯文公之子曰叔肸，叔肸之子曰子叔聲伯，後遂以子叔為氏。是二子皆魯公族之後，其為魯人可知。孟子系魯孟孫之後。世為魯人。據孟子自齊葬於魯，又云近聖人之居，可證。又孟子年譜，略稱孟子壽八十四，謂前四十年，為居魯講學之年。則二子從學可知。雖



逸其名，猶存其氏，非如九男三友之莫可考也。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以疑為子叔名，引春秋昭二十九年經書，叔詣卒，公羊穀梁俱作叔倪者以當之。倪為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孟孫惡如曰，叔倪無疾而卒，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謂龍斷之說，或出憂憎之口。然趙岐熟於左傳，豈忘之耶，蓋不足據也。趙佑溫故錄，駁趙注有三不合之說，不知弟子書氏七篇中不一。如樂正屋廬子公都高子陳子之類皆是，何獨季孫子叔。遽起遽止。文家常法。虞書，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論語，童子見門人惑，又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又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又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皆此例也。七篇中亦數見之，如公曰諸，王勃然變乎色，士則茲不說，高子以告，截然而止，不措一詞。且志曰，喪祭從先祖，下忽接以答父兄百官語。曾子曰不可，下忽接以孟子贊美曾子詞。左傳史記中，於敘事時，忽自斷一句，於議論中，忽夾敘一筆，如斷如續，文法也。顧謂異哉一語既不了。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孟子自解語，與上全不相屬者，非也。至養弟子以萬鍾，趙以屬上句，使其弟子為卿，忽云使我為卿，似乎裂然就訓，難為鄒諱。養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弟

子。使其弟子爲卿，卽承上文義。使如子使漆雕開仕之使，言已不見用，又望諸門人，是何異私登龍斷者乎。如是則二子之疑有自，邠之說當矣。二子異之疑之者，亦充虞問不豫，公孫丑譏不受祿，陳代請枉尺之類，不得謂非弟子所敢出，並疑非弟子也。從者數百，彭更明言，則弟子姓名，湮沒已多。季孫子叔，幸見七篇，何更去之耶。宋史禮志，政和五年乙未，從太常謀，賜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從祀孟廟。要非無據。至於臣章爲孟子弟子，見呂氏春秋注。公孫高孟子門人，見司馬貞史記索隱。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見淮南子注。孟子弟子有離婁，見陸法言廣韻。其爲弟子未可深信。姑附錄以備覽焉。

## 不徹薑食解

吳光源

注鄉黨者，均以不徹薑食爲一事，不與上下連文。謂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不去。薑食二字連讀，不詞。內則有菰食麥食，食皆音嗣，飯也。菰麥可飯，薑豈可飯。又用葱用芥用韭用蓼用薤用薇用梅用醯之類，均無食字，則薑食二字，絕非連讀可知。皇疏，薑辛而不薰，嫌亦禁之。故明食時不除薑。如此。經文當云食不徹薑，如食不語之例，何云不徹薑食。按此句本合上下文爲一事。不徹薑



當略作一讀。沽酒市脯不食者，常也。不徹薑而亦食者，變也。多食仍恐傷人，故不多食。周禮天官膳人注，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內則，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左傳莊二十四年，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注脩脯也，釋文鍛脯加薑桂曰脩。曲禮以脯脩置者，疏云脯訓始，始作卽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脩，治之謂捶之而施薑桂。又史記滑稽傳，齎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漢書貨殖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注云，羊胃以末椒薑扮之，暴使燥。崔駰七依，滋以陽樸之薑。張衡七辨，芳以薑椒。呂氏春秋，薑和之美者。據諸書則薑以和脯，非必特食也。說文薑作薑，御溼菜。玉藻膳於君子有葷桃荊，注，葷桃荊，辟凶邪也，葷，薑及辛菜也。本草薑去臭氣，通神明。聖人恐市脯不潔，故不食。然捶而加以薑桂，去其邪穢，益以芬芳，亦可食也。但仍不多食耳。論語中語氣類此者多，如不遠遊章君子無所爭章誰毀誰譽節皆是。不然，孔子用遊列國。不遑啓處，安得白釀之酒，自治之脯而食之。從者雖載，不可以久，時君之饋，亦有幾耳。沽市者果不食，將不待聞韶三月，而已不知肉味矣。或以不多食屬薑。薑不可多，流俗且知，豈惟聖人。薑以治脯，此兼言酒者，檀弓喪

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亦以薑桂承酒肉，此明證也。鄉黨原本禮經，後人妄刪解，至不可通。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本燕居服制，而以爲齋服，當在明衣下。褻裘長，短右袂，說文，引古論語，作紲衣，紲衣墅也，而譌作褻裘。雖疏食菜羹瓜祭本一句，而以瓜祭別爲句，訓瓜爲必，不知玉藻有瓜祭上環也。以入太廟每事問爲重出，不知彼記其言，此記其事也。如此之類皆是。讀鄉黨者，務正其章句，通乎訓詁，證以禮制，則得矣。

張鳴鳳

## 若水繩水孫水辨

若水繩水孫水皆出西北徼外，而合於邛筰之間。唐叶蕃嘗屯三瀘，謂之三瀘即此三水也。自水經注不察其源，附繩水於若水，舊志遂混繩若爲一。明一統志，亦不察其流，謂城南十里有瀘水。孫水幾無別於繩若矣。按齊氏水道提綱，若水古瀘水，即雅龍江，俗名打冲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匝巴顏喀喇山。繩水古麗水，亦曰犁牛河，俗名金沙江，又名木魯馬蘇，岷江最上源也。出西藏衛地之巴薩通拉木山東麓，山形高大，類乳牛，即古犁石也。孫水名長河，亦名曰白沙江。地理志臺登縣有孫水，南至會無入若，元和志臺登縣有長江水，本名孫水，源出西北胡琅山。省志河在冕寧縣，源出架州窩下，漢司馬相如橋孫水以通邛都，即此也。其水東流至縣北，合蘇州小河。至城南二里，合南河。又南至梳妝臺，合呷瓜河，西南入會理州迷易所，始與打冲河合。若水左源爲椎毋都必拉，右源爲託毋楚必拉，合流而南，爲雅龍江。又東南而孫水來合，復折西南流，經烏喇猓渠南，始與金沙江會。繩水北源東北流三百餘里，西北一源最遠，出勒斜爾烏藍遠嚕蘇阿林山，爲喀七烏蘭木倫水，曲折東南流凡千里，當以此爲正源。南源出拜都嶺，爲拜都河，亦曲折南流三百里。三水合水勢始盛，至嚕爾格巴，冲楮河注之。又經巴塘至勺朱，又經裏塘界，鄉城色隆達河注之。又東南至巴塘子湖勒，流逕中甸，入雲南塔城關，至麗江，受黑量河。南過鶴慶，受樣共河。東南受枯木河。東過賓川，受程海。又東受祿溪。又東受一抱江。又東北，過苴郤營北，受大羅河。東會打冲爲三江渡。觀齊氏說，與胡氏禹貢錐指，引地志山海經，有若水南逕邛都縣西，又南逕會理與孫水合，又南逕大箐入繩，繩水合若而北，入大江，二說正合。總之孫若二水之下源，即繩水也。薛氏謂此三江爲

衆水沿注，通爲一津，不信然歟。而何泥陳氏指馬湖爲若水之說也。

##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說

傅驥才

導川黑水，自屈原天問云，黑水元趾，三危安在，尋源者總未有考之詳而說之明也。禹貢錐指云，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遵循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於三危，即曰入於南海也。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南流入於南海。按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峰，故名。然在河北，唐分瓜沙二州，合甘肅燉煌縣爲黑水，自三危而南，當必入於河矣。不然，當繞出星宿海外也。使謂由此即可以達南海，恐神禹亦不能爲力。據正義，其黑水在河北，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而南，然今時此水並無故迹可尋。亦不知從何歸入南海。蓋三危距南海正遠。而黑水源流不一，說者紛紛，訖無定說。杜佑以漾濞水爲黑水，樊卓以麗水爲黑水，酈道元以瀘水爲黑水，程大昌以瀾滄江至交趾入海，北爲黑水，要皆各有聞見，以求合於入南海之文。不知雍州黑水，當在雍西，梁州黑水，當在梁南，雍州黑水，必不入南海，梁州黑水，必不至三危。經文不能強



通，以是知雍州之黑水，必非導川之黑水也明矣。今考地圖禹貢黑水有三，水經所謂出張掖雞山至燉煌者。此雍州之黑水也。唐樊倬謂麗水爲黑水，今金沙江。薛季宣謂瀘水爲黑水，會打冲河。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即古若水，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是也。打冲河至大姚縣，即合金沙江，薛氏之說，與漢志合。此二說略近，至大昌程氏以瀾滄江爲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由黑水以至，吳任以山海經注，亦以瀾滄爲古黑水，此即導川之黑水也。今試詳爲說之，梁州黑水，即今雲南金沙江，其源發於西番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按麗水即金沙江，入岷江，不入南海。唐樊倬云，麗水入南海非，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郤鄉，即苴郤營北，打冲河自鹽井衛來會之。打冲河出西番界，在崐崙東南百里，二源同發，名查必褚扯，平地水泉數十，沮洳觱沸，散若列星，匯而南流，有支河二，左右流入之，至占對按察司入四川界，南流東折，繞鹽井營東北，南至烏喇猓二入金沙江。又東入四川境會川營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經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

。又東經敍州府南，入瀘江。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於諾莫渾五
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拙，至儞那山入雲南界。東歧一支爲漾濞江，即程大
昌所謂葉榆河，東南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徑流入順寧府北境。其正支南行，絕
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屬順寧府北之分水嶺，仍與漾濞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
南海。雍梁二州，各有黑水爲界，而導川之黑水，即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危山，爲瀾滄江所至。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
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或曰，三危即今藏衛地。
然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危山，爲瀾滄江所至。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
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竄於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 文苑　箴銘

### 勸學箴

在昔賢達，負笈千里。經歷寒暑，跋涉山水。又聞志士，指心爲師。孳身鋼目，
三年下帷。嗟予小子，胡斯未明。骨肉授受，模範家庭。孤陋縱誚，風雨罔侵。
荷鋤帶經，牧牛誦史。雖曰勤勞，不懈於此。揣摩刺股，惡臥焠掌。靡董靡勸，
罔敢惴恍。嗟予小子，胡不斯仰。然糠鑿壁，終致青雲。種蕉借柿，翰苑流芬。



折蒲寫經，傭書默誦。念茲寒素，厥用孔懋。我有墳典，積案盈箱。魚綱綮列，
蚖膏焜皇。嗟予小子，如何勿遑。複壁著書，馬頭繫傳。不問千戈，何論厄患。
霍光相漢，無術貽羞。呂蒙將吳，涉獵務周。中令論語，不疑春秋。仕優且學，
不學何求。公旦教成，爰作釋詁。葛亮扶禪，申韓亦與。思被萬乘，惟學爲輔。
顓師錄圖，磬師赤松。甘盤武就，姜公文從。於赫皇王，積道厥躬，宣尼天縱，
忘食廢寢。老聃亦云，學益道損。嗟予小子，而可不敏。班姬修史，衛媛善筆。
可以須眉，不似巾櫛。蕭奴解字，鄭婢知詩。如何朱芾，甘遜青衣。鸚鵡誦經，
胡猱拜舞。嗟爾不學，禽獸笑汝。蜣螂團丸，螻蟻成垤。斯人自棄，蚰蟲亦泣，
枯桑知風，柱礎知雨。冥頑不靈，木石羞比。鹽沙益明，牛溲療疾。乏財絕用，
不如穢臭。嗟予小子，胡可自宥。和珍棘璽，不琢爲寶。蜀銅楚鉞，愈磨愈皎。
騶虞弗駕，不如駑駘。杞梓中朽，有媿榆槐。嗟予小子，質有恃哉。古者教士，
八歲小學。訓以六書，課以九數。逮於十五，大學斯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嗟予小子，自問如何。春華易謝，秋實無多。日居月諸，恐就蹉跎。時不我待，
學則由己，萌枿已屈，十圍奚取。濫觴不潔，九曲皆滓，人亦有言，成人在始，

爰鑄斯箴，欽哉小子。

## 勸學訓

前人

古者，家塾黨庠。以訓子弟。縣車之士，居門教授，德行道藝。涖校必周，後世僥功倖名，爰廢道德，專研文藝。諷櫺之子，流於匪暴。故樵夫牧豎，皆得非儒。源以坎壈之身，懷遠游之慮。有相長之思，忘爲師之患，今諸弟不棄駑鈍，來游吾塾。踵古人就傅之行，隆禮經來學之義。匪嫺則舊，誼無容諉。潔進保往，先師不爲。來者齎心，願與更始，聖尼有教，文行兼敦，荀生亦言，先識後藝。學之興也，所以教行。如藥之療疾，裘之禦寒。今修學墮行，是服藥以損軀。披裘而嚙雪也，則不如無學矣。有行無文，則被褐而懷玉。有文無行，則羊質而虎皮，故馬卿竊貲，不齒於儒林。揚子美新，刊名於聖廡，揚馬之才，褒然鴻也。而一行有汚，千詞莫雪。至今蜀士，猶以爲憾。由此言之，行可緩哉。梁粢已隕，山藻誰觀。濫觴不潔，淪瀾皆滓。故講學莫重於立行，立行莫先於除習。方今學子。習於浮薄。互相誹笑，以爲歡樂。機變巧詐，詡智實愚。故放言行慧，先師難之。忠信可學，宜先戒也。號呶梟盧，牧奴之戲。聖言博奕，以警荒懦。非重此也，故孟生名其不孝。韋昭論其廢事，迷津已出，其可再乎，至於罌粟。厥毒彌深，一染煙霞。終身痼疾，焦神思於燈火。葬枯骨於枕席，銷歲月於寸鍼。藏勛名於尺竹，吾師有言。壞品之尤（張香濤先生輶軒語語行篇首戒數煙），游吾門者。均宜痛戒，記曰。師嚴道尊，當今飽煖之士。倦於誨人，寒儒設科。亟於餬口，束修用競。師範乃墜，而學者遂等壇席於闤闠。視師長爲販豎，相習成風。憺不爲怪，今願力挽頹風。首尊師道，夫曹交假館。鄒嶧不留，家起遲哀。武城見逐，苟非誠恪。焉能受業，有挾不恭。請勿留也，夫傲慢不能成德。游蕩不能成名，刻薄不能存仁。多嗜不能專業，除此四習，則可以講學矣，講學之法。厥有四要，一曰立志。魯陽奮勇，而頹景回光。愚叟竭誠，而崎谷平夷。何則，志之所在。無堅不入，志之所之。無遠弗通矣，舊染雖深，自新則滌，苟志於善，斯無惡矣。故盜牛之賊，卒爲守劍之士，鴟梟之毒，終成鸞鳳之仁。有志者事竟成，斯之謂矣。一曰虛己。已盈之甕，不能加一勺。既豐之豆，不能益一胾。先處於實，則教無由入矣。語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深，虛之謂也。虛之之道，在於能問。今之俗師，有不知者，赧然妄對，稍爲辨詰，則怒目相爭，是以

矇相瞽，以蹙扶跋也。至於弟子，有疑當問，瑟縮不前，面倍師妻行，靦不知羞，是恥不當恥，不知其可恥也。夫詣剡子而諏官，就琴襄而操縵。二子之賢，不如先師，而咨詢爰周者，不恥下問也。況其上者哉。今與諸弟約，爾有所疑，以質於予，予有弗知，以考於古。考之不明，則蓋闕焉。切磋一堂，觀摩羣典，相長之道，蓋在是矣。一日用心。今世教人，但曰專心，源曰，不如用也。夫緇衲之流，終歲誦經，可謂專矣。而掩卷瞢然，罔能解說，不用故也。故餔不食不知其旨，亦有食而不知者矣，道不學不明其善，亦有學而不明者矣。子曰，無所用心，難矣哉，誠鑒其敝也。一日有恆。夫一簣不息，有齊嶽之觀，兩葉時榮，有干霄之勢。言有恒也。今學之無成。咎在貪多，貪多則事繁，事益繁，則力益倦，故靡得而久也。譬如行路，康莊徐行，日日而進，可底厥績，重載急馳，不中道而蹶仆矣。故日月久照，不一日而周天。江河長流，不終朝而至海。今與諸弟，預立課程。不樂誇多，但期能久。進銳退速，源竊思焉。除其四習，重以四要，則教有可施，學有所成矣。爲學必在親師，除習必先擇友，近朱者不黑，逐臭者忘芬。居屠肆者不仁，鄰廟堂者知禮。親善則善，親惡則惡，此墨子所以悲素絲楊朱所以泣歧路也。滌蕩舊穢，宜屏絕俗交，照先師三損之鑒，履大易比匪之戒，堅君子謀道之心，籌往者佚遊之跡，加董生下帷之勤，膺屈子脩名之恐。寢興墳典，咀嚼仁義，礪礪勇志，雕琢奧詞，綏以歲月，懋以脩能。則文行所底，庶有可觀。記曰，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今當扞格之時，使無勤苦之功，則源不敢知也。時惟發篋，聊代擊鼓。不遜厥業，視茲夏楚。

## 墓表類

### 陳時亨墓表

夫人臣死有萬端，祇疆場之功大。國家無有七典，惟忠孝之道光。況巴州出將，應時生定亂之才。粵嶺從軍，自古殞大星之地。坡驚鳳落，地慘彭亡。噫嘻，騎赤羊而思都尉，未免傷心。觀黑鴞以夢將軍，能無流涕哉。如殿葬陳公者，生而穎異，長更聰強。孝友本其性生，詩書素敦門第。恥絳灌之無文，愛甘陳而學武。幟奪申年，鴻漸增採芹之韵。花甕酉歲，鷹揚歌宴客之詩。漢陸遜方舉茂才，端推遠到，郭子儀甫登武舉，佇卜熊飛。甲戌春入都會試，雖棘闈報罷，難爭

甲第之榮，而梓里情殷，早奮戎行之列。拔補建標把總，熙天顏日之勛，紫嶽黃靈之望，蓋基於此矣。旋調出師西口，公杖劍別親，無言有淚。乃馬隆到涼州，而樹機早破，韋皐渡鐵嶺，而南番已平。旌師後提補建標左營專城千總。公訓練有方，士卒分甘分苦，周旋合節，上下同德同心。署理會川守備，復調鎮標中軍守備。水大鱗舒，風高翼展。筆研財用，位置無方略之差，甲冑弓刀，彩書有文繡之色。不料風災頓起，夷匪鴟張。公乃率師直逼越嶲之蠶蠶山下，旌旆則燦若火光，號令則嚴於霜肅。掃螳螂於絕域，面縛三門。戢烏鼠之餘魂，頭飛六角。時，中堂寶大加賞擢，知公以鄧禹之英年，抱終軍之逸氣。奏調越嶲護理郡篇。蓋將使甘陳爲都護，倚頗牧如長城矣。故其後升受萬泉守備，維州都司，太平遊府，而終不改任焉。且夫公之撫綏甯越也，非一朝夕之故，其由來十有三年矣。設鵝軍而守關塞，刁斗森嚴。分鶴俸以固金湯，山河無恙。遊人有細柳之思，過客增雁門之感。補羊腸九折之路，墜地無虞。造鑿背七星之橋，迎仙可渡。濟病扶危，不顧上池藥貴。矜孤恤寡，何嫌長府錢荒。慕蘇晉之長齋，多修佛寺。愛掛劍於崆峒，實擊天之銅柱。辛亥夏，髮逆大亂，公奉調出征，統帶維州五屯官兵，直抵桂林。聞賊盤踞朱嘴峽，以塞官兵進路，賽經略命公取之。公窺其峽險絕，惟迤南一溝，可通峽口。使別將佯言敗北，身率精兵，從僥道入。方誓蒼兕以渡河，忽輟雲梯而下宋。人非著翅。肉是飛仙。殺賊千餘，奪取其峽。賊大懼，復據四望嶺，築城疊石，將立王號。公請兵攻擊，經略許之。公帶精騎，橫衝突上，四面兜擒。幾幾乎，擒賊擒王矣。乃天降奇雨，軍火難施，賊首竊負而逃，亦天實爲之也。然受降者七十餘人。讐醜胆落，虎將馳名。驚紫紹之壁壘，飛行七跡。信敖曹之地虎，雄入九軍。奉旨賞戴花翎，升受湖南岳州叅府，着以儘先副將補用。敦意劍出匣以沙埋，日東升而雲掩。兵糺新綏，變生肘腋。長圍漸逼。倉猝難支。公父興韋臨危之戟，橫貫數人。衝張遼已出之圍，再呼殘卒。拳毆突厥，肘見骨而未休。旗偃雷門，血溺驟而尚戰。溢米不餐，奔北且走。抵營後。抱病之相如，人馬俱僵。嘔血之諸葛，精神盡瘁矣。嗚呼痛哉。暮景桑榆，馮唐之春秋易老，英雄兒女，向平之婚嫁未週，少盧循續命之湯，九重天泣。乏

宋玉招魂之術，一杜酉傾。守陴盡哭，猶張呂氏之旗，薶面生哀，空喂房公之馬。五千里慘風苦雨，虛歸穆伯之喪，十三年蔓草荒烟，誰辨蔣侯之骨。邑宰黃公，慕忠奮於生前，感蒼涼於死後。慨然謂琮曰，不得其地，無以安忠魂。不勒此碑，何以彰偉績。琮曰，唯唯。慚無杜甫之毫，幸有韓陵之石。吁嗟乎，流鶯萬里，同欽宰父之甘棠。石馬千秋，共肅將軍之古墓。

撒堯夫先生墓表　顏啓芳

愚入世半生，見鄉先輩中，淡然和樂，未有如堯夫先生者。先生諱時雍，姓撒氏，某公之第六子也。某公有隱德，諸嗣君皆連鑣競爽，擅世賢名。而先生獨落落寡合，負絕世資。以高世之心，爲出世之事。蓋其才大，其識高，其所見聞於三教九流百家之書者，又精且卓。故能浮雲富貴，泡影乾坤。藉閻浮提而駐形，見儒者身而說法。而世之以誦經念佛放生布施非先生，是先生，擬議先生者，均未足以揆先生之藩而窺其奧也。今世兄等表其碣以詒後人，及門又從而佽助之。亦可見先生之德之入人深而及其後者，遠也。謹拜首而爲之序。

張鎮武甫墓表　馬烽娘

聞太翁得奇夢而公生，其說近荒唐誕渺，儒者不道。顧獲麟吞日，古亦有之。第觀其品量性情功名事業，稟夙慧者，自與庸庸迥異。公諱岳，字鎮甫，家素饒，幼先失怙，而聰明秀穎，太夫人鍾愛若寶。入塾外，刻不忍離。公亦純孝依膝下。初學書法，天然有神韻。初學文詞，斐然有逸致。太夫人曰，是必視功名如拾芥者也，實不欲以致身朝廷爲子累，曷先捐納明經絕仕途焉。及壯，挾貲遠出，閱胸襟，廣識見。若楚若吳若粵若徐冀，一切名山大川，人物交游，閱歷頗精。及所之既倦，而歸來奉親。杜囂塵，忘世味，祇以抄錄懺經，分潤孤貧爲日用事。不知者竊見嗟婢珠環，尤備人生樂趣。而不諒公以無後爲大，此風雅中寓天倫也。晚年得子二，聰敏絕倫，箕裘必振。總計生平，襟懷磊落，瀟灑出塵，前世因緣，知其瑞兆誕生，來也有自。洵不誣云云。

吳茂三墓表　劉景松

夫奠設隻雞，訂生前之約，殯來白馬，踐死後之盟。交道之隆，焜耀今古。余於吾友吳君，慚斯誼矣。君諱鼐，茂三其字也。長身玉立，博識淵涵。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其曹，文名藉藉，食謂驥足甫馳，鵬圖益上，指顧事耳。而乃桑

麻適志，言追栗里之躅。桃李成陰，再振西河之緒。橫經之士，負笈而從者，遠自數百里外，莘莘焉蒸蒸焉。郡邑陳孝廉品三，其高足也。居家與其兄中銘友愛尤至。孝弟之譽，無間外人。篤敬之行，式矜桑梓。聲高鼇序，迹絕吏庭，士林重之。詎意白玉樓成，遽騎箕尾以去，黃墟望杏，長流隴首之悲。清宣統三年，以疾卒於家，得年七十六春。二子，長光裕、次光祁，皆謹厚能世其家。將以民國元年十二月葬君於祖塋之原，乞余表其墓。余與君以葭莩之戚，聯縞紵之歡，謂里閈匪遙，杯酒無缺，循斯以往，百年可企。乃蘇季來歸，倏經十稔，徐君何往，頓隔九幽。蓋余自都旋里，以目疾杜門不出，而君適於斯時歸道山。致令屓酒束芻，莫伸徐孺之奠，吮豪濡墨，徒書季札之碑。嗚呼戚已。

墓志多矣，訂正開會，同人議皆創去，存此四首者，匪特重文，尤重墓中人也，晶鋭識

## 康母龔恭人墓表

劉景松

恭人姓龔氏，及笄來歸康公德菴。家固貧，而親老，恭人事之謹，則益勸康公遠貿，以爲洗腆資。康公遂之滇之楚之陝，內而甘旨，外而門戶，一以委恭人。罔不秩然井然，用能專意懋遷，以大植其家。康公弟凡三人，皆再娶，采幣羔鴈，



恭人竭蹶摒擋，必豐必備。處娣姒以和，均樂獨勞，先衆而興，後衆而息，怡怡如也。里人有以析產餂康公，公固弗爲動。恭人聞而力斥其非。康公益賢之。丁亥，姑張恭人卒，恭人哀毀中禮。泫然語康公曰，今而後宜有以娛翁心。乃購鄰地起屋室，闢園圃，奉封翁於其中。暇則召鄰叟嘲杯道故，盤桓笑語，封翁樂而忘老焉。及其歿，恭人盡哀盡禮，一如喪姑時。每一語及，猶以孝養未盡爲憾云。生子鎔，課之讀甚嚴。洎鎔舉茂才，登賢書，實賢母之力也。嗚呼，自母教不修，婦人每溺於其子，而薄於舅姑，至娣姒間，尤嘖嘖多故不堪問矣。恭人一切矯之，不其賢歟。恭人卒於光緒庚子年十二月初三日，距生於咸豐辛亥年，得歲五十。子一。敷鎔，癸卯舉人，揀發京師北城正指揮。生孫六，化麟，化鵬，化淳，化曦，化棟，化成，銘曰，

孝不易得之子，而奚有於婦。父不易教其兒，而奚有於母。娣耶姒耶，同居而志不相得者，俗如是耶。恭人矯之，庶有豸耶。刊石銘嬴，耀千祀耶。

## 辭賦類

### 神龍賦

李拔萃

西蜀之角，建昌之郡，有一海焉，名爲邛池，是海也，水波不揚，蒼三江之浩蕩，瞬息可至，勝五湖之汪洋，納衆流於一隅，鍾巽秀於八荒，魚鱉隨波而優游，蝦蟹逐流而徜徉，釣之網之，堪適志也，取矣囂矣，自繁昌焉，未幾有怪八十一鱗，伴鱔鮎而出沒，友鰋鯉而周遊，有一漁者，嘗習見之，默相感曰，此神龍也，胡爲乎來哉，正爾躊躇，徘徊未去，思元居士，適過其前，漁者禮曰，子亦知海之有龍乎，士曰怪矣，龍於何有矣，漁者顧而笑之曰，請徐俟之，少焉海波奮起，白浪滔天，銀珠散亂，光耀奪目，而龍出矣，居士視之，愀然泣下，曰，噫嘻，此眞龍也，不知江海之大，何爲溷迹於此耶，此困龍也，天下之爲其所困者，特不獨一龍也，念及此，有不勝歎息，不勝痛哭者，請與子別，不忍見閼，漁者曰，子陋矣，得謂地之不靈，龍之困耶，士曰，龍卽不困，獨不爲所限乎，漁者曰否否，聞之羽毛鱗介，相爲祖焉，飛潛動植類區分焉，升於春而潛於秋，既能幽而能明，上凌雲而下蟠泥，亦能細而能巨，小焉不啻蠶蠋，大焉則涵天地，時起而起，朝發崐崙之墟，時伏而伏，昏宿孟津之渚，超騰雲漢，婉轉四瀆，變化無窮，雖董父而莫擾，顯晦不測，卽劉累而胡畜，地歟地歟，烏限龍歟，居士



聞之，歡然喜曰，微吾子言，莫覩龍之志矣，既而辭去，忽焉波濤騰空，風雲並至，一秀士揖漁者曰，惠蒙金石，獲遇知己，能不引爲同心乎，漁者驚喜，欲叩其故，但見金光之燦爛，不識端倪之何底。

## 瀘山賦 以雨後山光滿郭青爲韵

顏啓華

半壁孤峯，千秋萬古，豁我胸襟，撲人眉宇。障邛海之波瀾，作郡城之門戶。一覽而衆山皆小，別有洞天，千尋之絕頂難攀，何年積土。瀘眞可渡，寫萬里之長天，山不在高，聽一樓之急雨。原夫嶲州之有瀘山也，螺髻東環，馬鞍南伏。西來之雪嶺爭研，北去之錦江競秀。名圖覽自地輿，古寺興夫天佑。陟岑樓而望海，水靜雲平，背城郭以浮煙，晴初雨後。若夫春花半澗，秋水一灣。陰迷松徑，葉落禪關。領四時之佳趣，覽萬態以怡顏。檣來幾道虹橋，鋪成白練，飛出半輪蟾魄，點破青鬟。手可捫星，直爭輝於南斗，形還入畫，詎競爽於西山。高分鳥道，曲繞羊腸。雲霞出沒，煙霧迷茫，古塔疏鐘而外，危樓邃閣之旁。嵐氣千層，鳥將還而漠漠，濤聲萬壑，松欲暮而蒼蒼。還看楊柳渡頭，依稀倒影，也似桃花洞口，髣髴生光。爾乃攜酒狂歌，登林結伴。飛瀑布於危崖。坐臥雲之舊館。

訪孤僧於何處，雲寺蒼茫，看古木兮無人，鐘聲續斷。山腰之舊境如迷，山頂之斜陽欲散。句續升菴集後，五字詩成，夜歸蒙段祠前，一輪月滿。境隔塵寰，身偕雲鶴。覓處士巖，採仙人藥。撫勝迹以流連，覺幽情之洒落。欲問來時舊路，芳草斜陽，還看幾處孤村，閒亭小閣。當前粉本，歌傳十里漁樵，此際扁舟，指點萬家城郭。彼夫峨峰翠鬱，巫峽蒼冥。雲橫相嶺，雪壓玉屏。非不嵯峨競秀，崒嵂成形。何若茲拔地千尋，作建南之保障，去天一握，鍾邛部之精靈。看他欲笑容顏，開窗挹翠，伴爾甫來松柏，排闥送青。

## 螺髻山賦

顏汝玉

層巖巔岁，遠岫森羅，列瑤簪兮幾許，排玉筍兮如何。從嶲州而聳峙，控蜀道以嵯峨，如笑春山，眉痕入畫，半輪秋月，鏡彰新摩。露頂天邊，山頂之煙綃遠布，垂頭野外，山頭之霧縠平拖。不同對峙雙峰，鞍形肖馬，恰是高凌碧落。髻影如螺。原夫邛都之有螺髻山也，高聳空中，秀盤雲際。露出孱顏，掃開障翳。繞香霧以紆徐，倚晴煙而搖曳。翠綰千竿之竹，竹黛離離，蒼凝百尺之松。松釵細細，峰回九九。蟠成墜馬之形。徑闢三三，露出飛鴉之勢。儻使結蝸廬於絕頂



。別肖奇形。是誰立鼇柱以凌空。遂成椎髻。時或山脊雷鳴，山腰風利。露布前途。陰生天地。擁來而嶺背雲盤。沐去而林腰雨至。認煙中之寶髻。尚覺模糊。分雨際之青螺。偏多秀媚。水堪爲鑑。臨來而簇簇生新。盆可浣衣。洗罷而紛紛滴翠。起崔巍於湖上。相連夫數百里之遙，絕蹤跡於人間，可以與三神山而四。又或晴都滿郭，雨不飛絲。山光窈窕，山色迷離。貼花鈿於山額。描金粉於山眉。石髮蟠時，映日而髮光可鑑，煙鬟見出，臨風而鬟影堪奇。佛髻半偏，斜陽返照，仙螺一角，飛鳥潛窺。覆髻上之幽香，綠梅開日，插髻邊之錦萼，紅杏舒時其中則松高鶴老，寺古仙莊。猿啼絕壑，虎嘯高岡。豈巨靈擘來太華。豈鷲嶺飛出西方。豈掌號仙人，跡在青雲之內，豈峰名玉女，鬟低綠野之旁。峰襯芙蓉，簪髻端而綽約，池開菡萏，綴髻畔以悠揚。疊疊重重，嵐浮鳥道，彎彎曲曲。路繞羊腸。髻勢難描，而目何分眞假，螺紋競秀，丰神不類尋常。其外則排闥迭青，枕流涵碧。古樹凝紅。斷霞籠赤。境或異夫峨眉。名可齊乎姑射。懸崖峭壁，蟬垂翼兮鬢輕，峻岫崇巔，雁刷翎兮額窄。凝形象於古今。想風姿於朝夕。梳來奚自，一彎之新月高懸，櫛去何由，萬里之長風是借。恰好山雲出岫，雲髻初添

，恍凝翡翠爲屏，翠螺遠積。是宜探異地於東南，望遙岑之隔絕，眞造化之安排。迴塵埃之朗澈，天公戲玉。入眼晶瑩。仙女散花，當胸點綴。冬山如睡，睡時而髻影低垂，秋山如妝，妝罷而髻形高潔。萬縷之柳絲繚繞，髮恰如絲，四時之嚴雪婆娑，頭眞似雪。

擬何平叔景福殿賦　　劉文珍

於鑠大魏，篤生神聖。武啓雄圖，文膺景命。皆體元立制，因時修政。帝皇繼起・益臻康阜而極隆盛。微以契倉昊鑒觀之至理。顯以協萬彙呼籲之輿情。仰以肇虞夏郅治之典則。俯以詒子孫世守之常經。王猷四塞。惠澤昌明。是以登極數稔。而道泰時清。迺於歲之三月。赤輅東巡。爰至許昌。宏敷教化。問俗省方。洞燭疾苦。勸課農桑。越季夏之望。溫風至而溽暑迎。旦星中而火昏正。炎威浸熾，酷熱流行。藹藹庶司，濟濟儒生。相與念冲漠之所居，謂心志之宜平。惟餘孽之未盡滌，俾宸慮之無或甯。因翕處以籌曰，昔蕭公作相，孫子爲卿。皆靜深淵默，忠亮摯誠。莫不崇宏峻宇，以示哲后之英靈。游優閒曠，以驗功業之垂成。故八埏淨夫烽烟，億世振其威聲。維茲許昌，實幽奧之萃美，龜卜之咸旌。既天



人之攸協，自棟宇之宜營。詔曰可。禮官整儀，時龍乃御。威儀盛容，庶物備具・權衡地勢，揆量時務。促鼛鼓之繁興，防工師之蕩豫。値東海之行師告捷，就渠魁之贖罪獻賂。殿成景福，規天爲制，矩地爲度。爾乃覆層檐之翼翼，開華構之堂堂。眺流星而的爍，迎清風以鏗鏘。丹梁迢遞以虹亙，朱桷森布以龍驤。飛陛空虛以摩盪，瑰材璀燦而琳琅。涼堪翕受，塵無簸揚。繁華爭逞，異彩煇煌。故其騁巧鬬研，懿乎景鑠。綺麗華灼，若亭亭乎玉樹憑天也。其潛奇秘異，蓊蔚蒙昧，約略形概，若郁郁乎丹霞綺連也。既名變而狀異，亦靜闢而幽敞・眩目失晴・常幻其象。高乎岡極，若異鳥盤空，而毛羽之豐蔚其文，巍乎大觀，若遙岑開霽，而錦繡之疊複以雲，嗟縱橫而絡繹，赫燁燁以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彤軒烻電，紫柱申霓，迢嶢轇轕，煙融霧泄。顧盼周章，遲行若滯。八維九隅，既伸轉屈，雖白晝之光昭，猶曖昧而不能洞晰也。爾乃朱闕巖巖以宏啓，青簾潢遺而璘豳。洪鍾萬鈞其可負，筍玕百端以橫陳。形堅剛以暇整，音瀏湸其遠震。爰觀翁仲。陶鑄盤囷。列門屹立，顯道至神。麗草盈陛，叢木翳宸。挺茲丹楓，森以綠榛。或爲虞樵所采，或爲哲匠所珍。鬱枝條於炎夏，孕馨香於仲春。華實代

新。任擷餘芬。爾其構造則文榱儷采，華棟呈奇。怵悼慫慄，光怪陸離。翼若修虹，屹若盤螭。直浚碧宵，橫擣蒼崖，輾轉踰延，複道孔多。締交綺之疏寮，覆當簷之明璫。承倒景而開軒，爛玉繩之施光。陰蚪負柱以相向，陽馬承阿而高張。吐葩并圓，含秀疏芳。重字疊起。迴環有章。大宇幽邃，飛檐是荷。列列鍔鍔，邐倚有加。徑曲成趣，苔篆若錢。夜光珠鑠，晨曦影烻。蹕路脩而若阻，青旗布以彌天。引丹谷以成沼沚，倚翠阜而若城郛。深隱鱗甲，淺植芙渠。經營慘憺，掩映扶疏。菱花可供采掇，水蘋絕勝雕婁。逍遙暇逸，藻采繁敷。期愜宸賞。筆難罄書。於是頳素炳煥，枌栱張設。瑤英糅綷以紛挈，金華劚縷而盤結。萬楹叢立。累礩扶跋。綺櫳層敞，光連閶闔。雕閣霞蒸，翠觀瑤飾。奧秘濬淪於東序，閒宴踟躕於西偏。幽堂窈窕而燭迷。旋室周迴而月臻。故嚴冬無虞寒襲。盛夏不怯炎燀。保護聖躬，眉壽萬年。適意恣懽，周帀朗昭，廓廣庭之漫漫。拓基落以縹縹。青瑣丹墀。無往不在。壯茲宅之夸麗。懿我后之奚爲。籠天地於圖繪。翳采色之頻施。狀託丹青，教勒條規。羣生品類。曲紀其儀。貞女烈士，孝子忠臣。成敗鑒彼覆轍，賢愚各有所遵。苟持盈以保泰，詎縱欲以滅身。將治世必先



治身，苟有德因以有隣。承基繼體，博見廣聞。靡麗匪華，儉嗇葆眞。眞能永葆，擇賢任人。任人奈何。據德依仁。惟德足以馨香而上聞，惟仁足以克守乎前民。日鑒在茲，何俟銘佩而書紳。若乃眄傑閣之詰屈，構雲梯而上征。雕櫺層檻，鏤采以成。密石駢若琅玕，玉璫齊同璧英。爰歷泰階，向玉堂而步停。騁懷游目。燦爛光明。澔澔洢洢，變態異形。磥垝岌峨，直達天庭。長途陟降，西南其戶，危櫨曲枅，錯雜承宇。竝建后宮，列涼室與溫房，啓安昌與臨圃，椒塗綺連，於焉萃處。所處伊何，眞靜之女。不譽於儀，受天之祜，其祜維何，以燕翼子。永世克孝，和順明敏。異世戴德，淑愼爾止。於南則承光賦政，建殿立宮。所以籲俊而求賢，無虞失正而過中。經營大業，宏暢皇風，茂對昌期，庶類昭融。於西則左城右平，肄武之場。流離爛漫，壯麗相當。形成犄角，用示戈兵。乘茲暇日，理及政刑。敷政既廣其志願，崇臺復建夫永始。大有年占，豐亨歲俟。儲天府以備凶荒，幸物華之靡不有。耕九庶可餘三，君子於焉足取。爾乃民效子來。願誦靈沼。履王道之平平，識皇猷之皓皓。仁獸出游郊藪，足不踐夫生草。庶物咸若，恩並治夫禽鳥。鳳兮來儀，偕以大道，若乃鏡清砥平，望風承流。眄堂廉

以爭趨，陸車騎而水方舟。等高翔之逸翮，若出水之戲鮋。深陟淵海，險踰崇邱。庭實委積，胡可預籌。雖羲軒之盛世，夫何足校讎。於是來游，則見高昌岑釜而成崇觀，建城崩男而稱峻盧。嵯峨異府，瑰瑋新居。橫陛連雲，傑棟倚虛。遐眺平原，曠覽輿圖。五都貨殖，輦來于市，而豈慮其或無。載瞻阡陌之縱橫，悞耕稼之難艱。恍幽風之在目，興寤寐之慨歎。思其艱以圖其易，戒居安而忘夫危。體天人以立極，陋愚昧之罔知。觀斯民之良莠，審人情之詐僞。推物理之向背，識政治之偏陂。斯所以化民成俗，夫豈徒崇侈而鬬靡。門千戶萬，堂室無二。星羅碁布，鳥集翼比。署以支干，芳名秩秩。於何不有，若洞天一一，周游弗逮。窮眄無術，盡態極妍，變化靡窮。瑰異日新，疇與爭盛而媲隆。規宇宙以爲量，極宮室之絕制。宮無往不準夫法度，室亦無或踰乎圭臬。故其甍宇交紛，森如列林。通天竦峙，幹合條分。金戺玉階，雲羅鱗附。岧嶢星懸，宛轉雨注。梓匠盡其智巧，良工窮其雕斲，疲筋力以權度，恐見聞之靡殫。巃嵸巍煥，光耀璘班。暮煙凝而幻采，朝雲被而增鮮。雖方丈蓬壺之仙境，復何能以崇旃。規制既侔於造化，權量亦順乎天時。是以萬民浹洽，四海雍熙。家有可封之象，人懷擊壤



之詩。莫不食德而飲和，渾渾噩噩而無所思。統聲教之推暨，孰能與乎比治。彼岷越之不靜，自可折枯摧朽以視之。然而聖上猶研精殫慮，開聰啓悟。崇直諫之風，闢聽言之路。披古聖之遺籍，思忠藎之良謨。黜逢合諛媚之臣，識天下多事之故。絕煩擾之多端，與斯世同反乎元素。斯能來海表之梯航，若圖報而銜環。獒可貢於西旅，治可溯夫淵源。賢無遺於曠野，帛常賁於邱園。成古來絕無之盛治。合寰宇而洽以古懽。方育唐而孕虞，尙何王霸之足言。

此篇，前知縣胡薇元，已選入舊志稱其宏博，

## 邛都賦 以捍蔽三州咽喉六詔爲韻并序

傅宏才

邛都者。古西南夷邛都國也。據西南咽喉衝要之處，東連烏蒙，西訖鹽井，南及金沙江，北至大渡河，延袤千有餘里。與大笮（即鹽源縣）三絳（即會理州）五衛八所之區，犬牙相制。其間，山水清秀，田地膏腴。漢司馬中郎將馳檄通道，脩城築堡，始開置越嶲郡，領邛都縣（即邛池陷沒之處，俗傳梓桐縣者非），屬益州。晉因之，太平二年，改屬寧州。咸甯八年，還屬梁，置嶲州，領西瀘州。隨開皇六年，廢西瀘州置越嶲縣，爲嶲州所治。唐武德三年，置總管府羈縻十六州郡，（十六州郡謂邛都縣蘇祁縣越嶲縣瀘沽縣本可縣中縣昌州隆州新安州姜

磨城亮善郡定昌路普濟州威龍州建安州永寧州西瀘州屬劍南道。至德初，沒於土蕃，貞元中恢復，加號建昌撫夷安民府。太和五年，爲南詔標信酋龍所陷。改名建昌府，立土城，以烏白二蠻實之，遂與中國隔絕。歷蒙鄭趙楊以及段氏，是謂六詔。夷人呼王爲詔蒙詔最強，諸詔皆爲滅，僭景莊王。鑿池脩城，至今城址猶在，俗傳爲孟獲城者非，久據其地，與宋相爲終始。元憲宗時收復，然乍叛乍臣，邊隅屢失，始立建昌路，至元間又設羅羅斯宣慰司統之。即今河東長官司安氏之祖，所管有僰人猓玀白夷麼些貉貔韃靼回紇之類，明初置建昌府，屬四川布政使司，後廢改衛，又置建昌前衛指揮使司。以羅羅斯襲指揮事，月給三品俸贍其家，部給印符，置其院於城東郭外里許，至今東街衛門尚在歲貢良馬九十九匹，賜錦衣金帶革韈等物，於是民安夷靜，不復相擾。宣德間肇造磚城，高二丈有奇，週圍九里三分。共一千四百四十丈，建四門，東曰安定，南曰大通，西曰甯遠。後避帝諱改名安遠北曰建平。清初仍曰建昌衛，雍正初改置府縣，設總兵鎮之，竹籬板舍之鄉，易爲衣冠文物之藪矣。至於山川之險阻，道路之紆迴。關隘之緩急，村堡之疏密，郡邑之變遷。風土之美惡，兵防之多寡，職守之因革。錢穀之贏縮。文教之隆替，其詳難以指數，茲撮其要而賦之，曰，



蜒雨奔馳，蠻雲布散。路險峯奇，山深石亂。羊腸盤踞於空中，鳥道漾洄乎天半。司馬子開通道路，郡縣初興。諸葛公掃滅蠻夷。虎狼盡竄。阡陌高低，鄉村續斷。或郡或路，累朝之建置因宜。食鼠食蟲，居人之性天戾悍。域至犍爲越嶲，皆有證明，鄰於交趾牂牁，互相衛捍。爾其田地膏腴，人民富麗。士習詩書，民知孝弟。產廣絲棉，衣多帛幣。盡出珍珠蟲果之奇，廣收白臘黃連之稅。白牛金馬，銀銅之出處堪徵，南麝香杉，商賈之錙銖可計。山多松柏，育林會瀘山有育林會禁伐木樹用有其經，地產馬牛，羅羅斯貢詳其制。問歷代羈縻何術，四境始安，在各人誠信相孚，一言以蔽。則有瀘峰聳翠，邛池拖藍。千尋疊嶂，十里晴潭。古寺晚鍾，石子爐中湧躍，邛池夜月，漁翁海上歌談。檻外洪波接太空，船來岸北，祠前古柏淩宵漢，柱接天南。有客汎春永之船，輕波皺百，何人飲秋湖之月，對影成三。邛山疊疊，邛水悠悠。岩名滴水，坡號鐘樓。樟木箐中喬木茂，桂花橋畔藕花稠。布瀑東崖，響徹蛟宮蜃窟，蓮開西沼，香浮柳嶼蘆洲。濟鄉里之往來，橋名長坂，作郡城之門戶，山曰旄牛。那處峰高，螺髻與馬鞍並峙，其中寺古，青龍與白塔同留。得鄰村在城西南里許明經曾問吾先生曾作古風一首基址猶存，古風堪仰，蘭言館墟

坵尚在，治術誠優。爲霸一時，推南詔蒙詔段詔，連盟九所，有昌州闊州隆州。山川奇特，人物編聯。挺生俊秀，降誕英賢。大叩大鳴，文學傳毛公之美，百發百中，武公誇張子之妍。明道明經，高夫子忠貞足慕，行仁行義，宋先生政教有權。王紀梁毗譚澄，邊隅永賴。徐顯俞隆右迪，道學相傳。聆癡先生。秣陵人流寓賢士也咸豐季時由滇來年九十有餘，不識姓氏館普格訓蒙爲生著作甚多竟無人識光緒初始沒已百有餘歲矣，幽光未發。升庵太史。華翰猶鮮。文教重明。李學士碑文可考，武侯功峻，鄖陽子片石曾鐫。此誠西州之指臂。南土之喉咽也。迄今田良地美，土廣人稠。衣冠文采，儒雅風流。繡口錦心，士裕研經之學。百工六藝。人優貨殖之謀。宛爾通都大邑，非同僻壤荒陬。歲稔年豐，魚夢占而鴻嗷不作，春耕秋歛，紅粟朽而青草無憂。蒙段祠中，人遊客醉，海門橋畔，樵唱漁謳。茭筍青時，汎烟波之孤艇，荷花深處。駕一葉之扁舟。迎涼於望海樓前，詩逢敵手，避暑到臥雲山下。酒且開喉。此誠太平之景象，盛世之佳休。憶夫蒙逆初平，夷氛未服。乍叛乍臣，或安或戮。旌旗蔽日，甯辭戰士之勞，烽火連天。每動守陴之哭。鯨鯢滅盡，周光鎬帷幄運籌。玉石俱焚，顧振宇軍機嚴肅。周于德精忠一片，屈部誠投，遂之垣勇悍千人。夜郎畏伏。歷朝莫不畫策陳兵，飲鋩露鏃。陣布三三，兵驅六六。茲則越嶲風清，西甯日曜。向之狂悍土番，凶頑南詔。莫不辮髮傾心，承差應調。某山某水，入版籍已無遺，自西自東，繪輿圖而畢肖。遙望金城玉壘，大可頡頏，近開珠戶琳窗，足供吟眺。論政猶宜，讀書亦妙。覽天文之志，分野有徵，披地理之圖，職方得要。

羌越至蜀南置十七郡賦 以以其故俗治無賦稅爲韻　顏汝恕

將欲邊地同風，遐方順軌。譜南國之歌唫，紹南風之休美。若八百國以來同，合十二州而鏡砥。則必按輿圖，記道里。設官僚，除奸宄。斯蠶叢鳥道，可籍手而平之，而駿業鴻猷，尤關心其所以。昔漢武之在位也，技誇潯水，刦浩昆池。朱鳶隸版，赤雁登詩。一代英雄，壓倒東南之士，五原征伐，削平南北之夷。貢納自雕題交趾，獻來於日本月氏。舉凡寰海之中，皆格爾而率爾，豈獨臨淮之地，有魏其與贅其。然而蜀國須通，南方負固。山涌狼煙，江環毒露。橋孫水者何人，望瀘江而待渡。豈其置而無顧。任他割據一方，若非置以有司，則必猖狂如故。於是遠矚西南。遙瞻巴蜀。揆度深沈，圖謀委曲。當元鼎之際。用擴宏規，自羌越以還，一新大局。然開疆拓土。固屬爲英主之才能，而因地制宜。仍不改此

邦之風俗，蜀山突兀。蜀水迷離。郡郛扼要。位置得宜。或安置於金沙之外，或建置於滇海之湄。一十七郡可紀，數千餘里相維。他年來化蜀文翁，在夷狄亦知君長，異日有征南葛亮，一縱禽而得盛治。向使徒平羌屬，專定番禺。將鯨波起於南海，鼠賊徧於蒼梧。九眞交阯日南，叛將接踵，益州犍爲越嶲，勢且負嵎。則何論乎樂浪汶山珠崖儋耳鬱林合浦牂牁武都。即沈黎非我有，視邊鄙其如無。而乃既廑內憂，愈殷外顧。安彼蠻荒，令其[illegible]麗。卭笮冉駹之地，效命輸忱，蠻煙蛋雨之間，貢金納賂。統白夷黑猓，共相安於邊隅，在下史長官，亦不議其田賦。聖天子明並三皇，德高二帝。遠被八方，遙通四裔。一人端拱，萬國歸心，四海乂安，九夷入隸。凡介靑羌南越，感慈惠之多多，豈惟巴叟蜀童，霑湛恩於世世。況以保我黎民，特輕其賦稅也哉。

舊志瀘山圖題詞　　賀凌雲

迺陟瀘峰，瀘峰既崇。嶺阜綿絡，岡巒峻雄。孤高千丈，蓋蓋蓊鬱。巀嶭平原，嶔巇負郭。洋溢布濩，觸石興雲。橙橘歛翠，桄榔吐芬。如屏如翰，春秋暈碧。陽蓲陰敷，百果甲坼。



舊志卭海圖題詞

我登瀘山，思古俗之純龐。我望邛海，思陵谷之靡常。山有附兮水有源，孰絕大壑窮其垠。彼大澤兮涵渾淪。產鯨鯢兮毓珍珉。若水之波清且磷。奔流百道環蜀門。淵源一本委則緐。澄潭如鏡同文瀾。

舊志斛僰和山圖題詞

左鄰紫姑，右接玉虛。逾萬仞而標峻。廓百重以爲基。九盤擣夏而承踵，百澤縈紆以分支。雖禹貢職方莫之載，而實首富媼以稱奇。

舊志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圖題詞

雕窩梁頭夜吹角。漢家苑囿開犖嶨。金珂玉勒引梟牙，風鬟露鬣紛靑駮。憶從渥洼聯轡馳，黃驄紫燕夸駿騂。鳴箛出隊耀甲裳，孳乳驊騮異超踔。二千年來事已非，平蕪渺望希持卓。高原草長天馬徠，安得黃金買號豹。

詩詞類

詩　五言古體

壬戌還西昌　　楊鼎才

三載困塵寰，戎馬阻關山。乘春到家裏，此身慶生還。祖母聞孫至，扶杖開笑顏。絮絮話京國，行路憫時艱。我憐兩祖母，鬢髮如霜菅。父母痛兒苦，見面淚自潸。屬毛離裏恩，觸處抱痌瘝。訊述過夜半，款款話千般。慰兒聊自慰，愁心自此刪。弟兄姊妹行，牽衣各手攀。吾妻攜稚子，喜我大刀環。我憐妻與子，兩兩仍虛孱。僕婢窺戶牖，親串來前灣。應酧過暇日，身定心亦嫻。縱無蘇子印，可著萊衣斑。祇恐此團聚，依然是夢間。

光緒甲申八月蕭紫陽約遊青龍寺歸而賦之成六十韻　顏啓芳

湖上青龍寺，聞來數十秋。時從登眺候，遙見水雲浮。遂欲乘風去，難爲把臂儔。一朝償夙願，竟日樂忘憂。蕭子論文暇，顏生課讀休。伯倫曾愛酒，王粲慣登樓。肉問陳平宰，糧從漢相求。嚴灘堪釣弋，朱袖不戈矛。老甕泥初擘，雙羣價易籌。並肩勞健僕，一葦縱扁舟。鳧鷺銜波起，菱菱入望稠。蛙爐高撲面，螺髻翠盈眸。列嶂開新幛，孤煙認遠洲。槳搖頻濺蝶，浪靜懶飛鷗。怪欲窮牛渚，沉毋畏石尤。雲霞工點綴，襟帶任夷猶。卵色宵張幕，旗槍夜泛甌。滄溟同浩浩，塵世總悠悠。向秀情方暢，雕龍語未周。椅傍簦共歛，纜繫縫先摳。古廟深藏壑



，危梯曲引鉤。揆篠驚虺蜴，聯臂笑猿猴。峻壁憑虛構，重門逼岸修。叫空饒格磔，緣牖盛蚍蜉。鬼立廊間畫，神凝坐上旒。黃楊高對峙，蒼柏老相侔。碑黯苔誰剔，鑪空匠費鎪。金條排紫棘，火樹燦紅榴。禱雨官曾至，懸楣榜尚留。牆邊尋牧徑，檻外辨漁謳。地僻人稀到，薪多爨易謀。坳平勝綺席，蒿折當牙籌。更莫論賓主，惟應快唱酬。觴飛壺有脚，花落影當頭。白飲思元稹，髯歡憶子由。闤闠雖共住，洞府未同樓。近砌看荊夢，銜盃聽鹿呦。興酣淹晷刻，歸晚暗松楸。捩柁隨棲鶻，尋涯避伏虯。核桃村隱見，柳樹嘴清幽。缸自山窰出，鐘難貝闕搜。林疎燈漸露，竹密鳥爭投。憩磴還吟嘯，披榛易逗遛。劉公欣邂逅，琳宇即勾留。一戰殲狪逆，多方獲猓酋。功名宜鼎鼐，遺像儼岬鍪。名勝遺陳跡，繁華易散漚。開廚徵餅餌，掃榻布衾裯。雷雨鳴終夜，烽煙動薄愁。起辭宥宿處，行覓昨經邱。曉氣嵐生岫，韶光箭去韝。陰晴渾變態，玩賞劇風流。瀛海亭初上，崇祠昔共遊。塘渾纔鬬鴨，道滑不嘶騮。賈市街如罫，僧寮醴正篘。肆筵添別味，行篋勝乾餱。玉藕絲終斷，冰蠶緒尚抽。曠懷須磊落，嘉會預綢繆。君駕期常稅，吾閒諒可偷。二難兼四美，甘作醉鄉侯。

**青龍寺** 城東三十里，內有何氏，海中撈得浮石，上列神像，係天王，土主，古佛。**蕭子** 影紫陽先生，**伯倫** 劉綏來先生，名學濬，邑歲貢，**王粲** 影王雅堂先生，樟木箐人，邑附生，**陳平** 影德山，塑畫傳真，爲西昌獨步，**漢相** 影何子楨先生，**嚴灘** 離青龍寺不遠，營弁嚴某住其地，在新河嘴內，**朱袖** 影朱體臣，**老甕** 影泥頭老酒，**雙帬** 適於海濱買得鮮鼈，**鼠神** 影寺中所塑神聖鬼物，**黃楊** 即萬年青樹，**禱雨** 縣志鄭匋屆天乾，縣令來寺禱雨輒驗，**懸楣** 若久不雨，即下鉄牌一，面係虎頭，上書符，放之必雨，**元稹子由** 老周竹菴顏實甫，相邀未至，酒酣念及二友，殊爲缺陷，故云，**勾留** 行至黃昏，叩劉公祠，住持丁和尚款宿，**核桃村** 大石板場東二里，**柳樹嘴** 大石板場西二里，**殲猶逆** 漢逆杜文秀叛，響應洪楊，命李燕青桂賊攻取會理，劉公寶國時撫斯鎮，命參將王廷獻擒燕青殺之，繼有李廷賓破鹽源，告急來建，公冒矢石，恢復鹽源，洪萬先內應，縛李廷賓以歸，梟首於較場馬道下，會理鹽源平定，邑紳請建生祠於瀘山之前，**獲猓酋** 會理白果灣有火頭普德昌，流毒一方，抗命多年，劉公設計擒歸，磔殺於較場，**漚** 生祠落成，劉公宴客於祠，極冠裳之盛，各界齊集，**烽煙** 是夜大雨瓦漏，羣起喧譁，衆疑有盜至，廟和尚始云屋漏，**瀛海亭** 即海亭寺，爲縣令梅震煦所建，**榮祠** 朱氏祠在鹿蔥山下，往歲與朱彩堂及蕭子駿等同飲祠內，極賓主之歡，是日經過，

## 星廻節瀘山觀火炬弔古四十八韻

顏汝玉

且月三八日，其節爲觀蓮，星廻昉何代，名從南詔傳，忽憶升菴句，落星滿人間，登覽乃叫絕，奇景詩能宣，維時屆薄暮，暝色迷闐闐，見若螭數點，光由帷幄穿，瞥眼儵電烻，燿熜紛當前，身恍立宵外，俯首窺星躔，直若角與璧，或曲若軒轅，彎若壘壁陣，或橫若天船，或若龜鼈對，或若蟠蛇蟠，三垣或鼎峙，五緯或琢聯，或肖箕軫方，或侔慣索圓，排五諸侯列，聚三羽林屯，乾坤竟易位，成象不在天，煙焞矧騰上，銀潢翻黑瀾，厥形誤星象，厥光明塵寰，遐者血凝碧，邇者楓渥丹，粲者巨而赤，莨者微且殷，疎者紅霞碎，密者朱旗攢，靜者爌村落，繁簡知民廛，動者燭杭稻，往來熒陌阡，嚴壑高者僎，爨飛陸渾山，水怪低者熁，犀爇牛渚邊，四顧里數十，一邑炬萬千，燻熪歷時許，熒閬輝賸殘，街市益焜耀，比戶門燎然，遊人誤元夕，爆灿聲誼闐，火城啓不夜，焱焱如噴泉，樓閣悉煜霅，林木咸燉溷，誰知越嶲郡，乃有斯奇觀，此俗頗不惡，此風熾南滇，前後增兩夜，如鐙買金錢，借弔阿南烈，借招慈善魂，烈性恥二夫，殉節身自燔，魂毅爲鬼雄，攖城死無難，邊徼重倫理，不忍輕夷蠻，巾幗識大義，猶令斯世憐，或云武鄉侯，南征師夜還，秉炘敬迎賂，軼事今相沿，臣忠與女烈，憑弔何後先，火節歲一舉，炎方多歷年，列星萃正氣，三子分其全，光燄足千古，姓名同赫喧，爲屈子競渡，爲介子禁煙，人心維綱常，實事非空言，采風遘星使，吾將呈此篇，吁嗟塵世中，誰歟賡昔賢。

溪中早春　　賀凌雲

東皇馭何早　和風動簾幕。殘雪辭西山，長松攀絕壑。冰消澗溜碧，瀠洄繞東郭。愁懷傾酒杯　遊目出野閣。餘寒柳未綫，遲杲梅催蕚。晨煙暗催暖，萌草青如昨。始知陽和功，一日不虛落。愛此好韶華，溪橋詠康樂。嶰谷來新鶯，橫塘下孤鶴。意問孰知己，交情可淡泊。嗟君嘗嘹唳，與吾共寂寞。寄言且談眞，扶杖自酬諾。慨然一相知，遂定煙霞約。俄散各依依，回瞻費忖度。歸來稚子迎，家人烹藜藿。卓犖向燈前，綠蟻試斟酌。

除夕述懷　　吳　鼐

童時喜年來，彌望彌不到。壯歲懼年來，歲除忽見告。喜懼亦何常，漸老非年少。形迹溷風塵，年年徒潦倒。幻想生繁華，布置頗精妙。逋負人敲門，敗興殊煩惱。村落聞饑寒，還惜人窮耗。尋思濟時艱，終不得古窖。一心已兼人，費神誰慰勞。不如飲屠蘇，高唱陽春調。兒女共傳觴，即事作詩料。難必一世安，興至自舞蹈。達者樂隨緣，世事付一笑。

題胡王氏殉夫傳后　　倪　朗



慷慨死非難，所難明大義。胡家有賢媛，幼秉堅貞志。合巹酒尚溫，遘厲夫疾至。身貸籲無靈，股割鋒磨利。瀝盡肺肝忱，莫回鬼神意。身棺親撫餘，仰藥賦歸去。獨不思，堂上舅姑髮如霜，夕昕棗栗誰爲備。痛兒已傷二老心，憐媳更揮二老淚。芳園勁竹嶺孤松，剩得餘生轉多累。泉臺攜手計從容，烈婦傳中疇可比。

失所依　　傅驥才

愛子莫如母，生前不及覺。未饑疑子饑，神倦疑子弱。飲食如稍減，必令服湯藥。陰晴忽不定，又恐子衣薄。風雨尚未歸，迎之催僮僕。歸來或遲遲，母臥衣不脫。耳目與百體，無一或忘卻。常言予太苦，弟妹相依託。甘旨必遺予，母願充藜藿。人母亦愛子，我母恩宏博。一旦舍之去，痛心切哀籲。此身失所依，誰與共生活。相見黃泉下，夢幻茫無著。深恩報來生，苦情叩冥漠。生前忽忽過，沒時魂魄落。聞人喚母聲，心肝如劍割。我生亦有母，情景猶是昨。月墜天忽昏，萱堂悲寂寞。富休說倉箱，名休誇鳳閣。何如人有母，性眞得至樂。我今長己矣，幽明天一角。

視日中黑子有感　　何　睿

太空偶有地，地偶有生物。生物偶有人，我偶爲人屬。人有等級差，奇離不一律。爲求上上乘，終朝苦碌碌。嗟嗟我所思，卽使皆滿欲。地球我一統，玉食五洲祿。又得不死術，曆數空仙佛。太陽現黑子，歲有增加率。地氣不常暖，日光不常燠。北溟與南非，終成冰雪窟。動物既先死，大地亦必沒。試問此其時，尙能有我不。深夜念及此，不禁仰天哭。便欲卽時死，不爭須臾福。回首望故鄉，高堂苦煢獨。吁嗟復吁嗟，暫爲吾親屈。天明沐浴竟，依舊展書讀。

顏世儒

古意

深山有美材，斫削可爲琴。一彈傾人耳，再彈驚人心。久矣飽風霜，不欲壅烟林。秋晚發眞籟，巖阿無知音。

吳大兗

陳烈婦

惟狂童之狂，成烈婦之烈。哀哉農家女，頃刻生死別。我無詩人詩，能傳節婦節。披文忽起舞，滿腔餘熱血。爲想古忠臣，不回經百折。慕張睢陽齒，欽顏常山舌。臨變無二心，松柏傲霜雪。此女生僻壤，詩書誰與說。秉性獨堅剛，柏舟可同列。一石擊強梁，恨未頭破裂。只爲名節謀，義重髮初結。此志堅如金，此心



剛如鐵。僻地人無知，扼喉鬼悲切。沈尸於河濱，河水爭清潔。烈婦百代香，狂童一旦滅。保身如金甌，無處或傷缺。巾幗之完人，女中之豪傑。古來忠臣心，男女共一轍。

吳洲亭

入越瞻望西南諸山

荒雞號碉樓，松林掛殘月。金羈控怒馬，攬轡入夢越。蠻山插天表，詭怪色深墨。綿亙出南塞，掉尾峙西北。奇寒聚峽口，九日炙不熱。路轉忽晴霽，萬笏森羅列。山腰橫白雲，絕頂貯古雪。寥天更超妙，一片襯深碧。丹黃皴壁蘚，紺縠漪石脊。燦若金銀臺，迷離紛五色。就中雪自在，萬古鎔不得。山陽或傷潰，崖陰尙填塞。淺深交互間，更與施鉤勒。或作水雲態，魚鱗鋪萬疊。或作在水龍，東西現鱗甲。類人或似獸，幻宮復化闕。有時偶掛漏，日霧補其缺。如是極變態，欲狀窮筆舌。我生慣遠遊，銷磨幾輪鐵。揭來眼界開，異境驚奇闢。天然示粉本，不待增塗澤。大筆乞倪迂，寫歸補虛白。

魏懷熙

濾山

高標讓羣峰，俯首似卑牧。峻極揖培塿，虛懷儼若谷。非無挺拔姿，且具崢嶸骨

，靈鍾兩大間，臭恥羣龍逐，時或表清幽，畢竟殊齷齪，深林聳葱翠，懸崖露突兀，更喜善晦藏，藉蔭托喬木，地出塵壒外，人多亭臺築，中有數禪關，間雜小茆屋，晚煙一縷青，深秋幾樹綠，花落滴時淨，泉水流來活，如能托隱居，頗可修禪悅，或誦經千卷，或操琴一曲，氣清澄百慮，心靜觀萬物，上覩雲霞光，下濯海水足，魚躍與鳶飛，天機隨活潑，對坐空王相，吟嘯倚天闕，視彼縱橫山，終自成濯濯，何如叢莽中，還我黃冠服，好在翠微巔，氣勢常鬱勃，雲林掛金烏，海波磨明月，縱有野鳥飛，不須塵尾拂，絕勝清涼景，甚愜我所欲，修眞養性天，比擬住嶽麓，借茲幽棲地，消受清閒福，癡心欲相問，山靈許我不。

邛海　　魏懷熙

洪濛渾元氣，沈澱成巨澤，位置蜀之南，萬流歸容積，淼瀚四山中，居然一水國，晴日水連天，蔚藍均一色，天光與水光，望去似無極，時或虹霓起，飛霞相盪激，亭午風潮生，碧波色間白，倘有狂飈吹，聲吼撼漼石，更逢明月夜，下見走兔魄，汀瀅滿清輝，有如夜光璧，初來盪槳遊，穿插入蘆荻，迷離泱漭中，侈口詫奇特，復上樓頭望，風雲變頃刻，蜃氣冲霄漢，忽然天似墨，電影閃飛蛇，轟



轟震霹靂，地搖山亦動，恍如有所擊，大雨陡傾盆，濃霧迷咫尺，渺瀰藏海岸，遠聞驚濤拍，未必是風姨，相期會水伯，豈是龍宮翻，再造沈淪刼，噓氣瞬成雲，中有蛟龍窟，誰探頷下珠，沙堆湧汨淈，變態換滄桑，沆瀣俄頃易，陰陽倏晦明，氣象有千百，浩浩瀘山滸，不知何年月，今我汗漫遊，江湖老白髮，極目煙波裏，竊擬築浮宅，放懷天地外，長作蓬瀛客，時看魚蝦戲，偶隨鷗鷺沒，雲霞煙霧中，幻化任闔闢，聽罷水龍吟，高歌一笑發，

詩　七言古體

楊時齋破賊處　　楊鼎才

衛輝道上逢父老，問予僕僕爲何事，並詢籍貫來何方，答以蜀南楊姓某其字，父老改容向我揖，謂與恩侯同里同門地，因言癸酉年間遭大刼，羣醜勢如虎狼至，殺氣彌漫天地昏，挈家攜口無處避，哭聲撼天風怒號，難民翹首望旗旄，恩侯兵似從天降，殺賊無異草與蒿，衝鋒破陣楊無敵，出沒神鬼諳兵韜，虬鬚燕頷眞英武，豁達籠盡羣英豪，萬家姓命邀再造，此恩此德蒼天高，四野懽聲誅獍梟，椎牛釃酒迎征鑣，應比唐家郭僕射，還追漢室霍嫖姚，我從此地赴皇都，聽來如覩

布陣圖，奔狐突豕皆就俘，國威震疊兵民蘇，人人加額齊歡呼，凱歌入奏天顏愉，酬庸恩寵剖麟符，名勒凌煙冠戎樞，承平三載澤沾濡，口碑鑿鑿載道途，古來報國重捐軀，幾人能稱大丈夫，吾鄉吾宗宏遠模，如此戰功何可無。

## 建昌總兵定侯劉寶國瀘山生祠

許國琮

元戎官閣橫空起，閣外青山山外水，鳳海雲生畫壁中，蛙峰雨捲珠簾裏，新絲買繡平原像，玉膽蓮花香供養，我願龍廷重飛將，金身丈八凌煙上，芳草王孫逐隊遊，新詩題滿謝公樓，赤玉盤傾鐘鼓暮，渡江人去又迴頭，銀河倒瀉噴晴雪，枝冷珊瑚掛海月，天開玉鏡掃明湖，瘦蛟波舞明鏡裂，漁火村燈入夜稀，朱簷惟見暝鴉歸，橫玉叫雲空似水，一樓嵐翠惹春衣，竹粉松膏香漠漠，三間金碧控蘭若，隣僧夜半打霜鐘，驚破邯鄲雲外落，峭壁千尋挂鹿泉，眞珠零落玉生煙，夜闌獨倚匡牀聽，猶有清音滴管絃，金雞啼徹蘭塘霧，十色雯華出海曙，海門橋上日初高，知是漁人曬網處，鴛鴦鸂鶒浴雙雙，琉璃踏碎蛟人路，寄語羣鶯莫亂飛，桃花紅滿將軍樹。

## 劉忠齊副將紀功歌

許國琮



君不見英年蔡茂氣如虹，二十登壇天下雄，又不見周郎風采亦雍容，手持長策震江東，男兒所重在功名，我才無用亦天生，蠹魚枉食神仙字，案頭乾考照書螢，苦把毛錐長太息，當從灞上遠論兵，封侯自古皆烈士，一劍直將元化爭，南來髮匪久鴟張，將軍事業起廬陽，奮袂投鞭心已壯，乞將肝膽奉君王，萋萋鸚鵡漢陽樹，都是將軍殺賊處，皖口雲低壓短蓬，屠鯨焚繞桐城路，提戈小阮入西川，江水平羌夜渡船，誰識馬援征戰後，嶲州士女已安邊，八百奇兒防邊戍，金沙不許滇夷渡，狼奔豕突撲城來，地雷轟作山頭霧，一片孤城萬弩中，虛聲僞作大司農，張遼衝突重圍出，旂捲腥風甲染紅，頭低狐尾向天號，鐵騎三千一夜銷，可憐破虜功成後，細柳營前曉月高，纔掃欃槍又萌孽，大刀渴飲鯨鯢血，驅兵勦賊賊不休，怒蚊經度秋雲缺，永北壕邊盡倒戈，雄軍九月渡摩訶，記否受降城破日，降旛高豎乞書多，早歲勤勞達紫宸，生擒首逆季亭賓，敖曹未畫麒麟閣，綸綍先褒柱石臣，去年將軍守衛城，今日將軍湖北去，我與將軍是故人，將軍向我索詩句，自恨書生賦命窮，春風走馬多失利，將軍努力上凌煙，一歌聊作司勳尉，安得徵書到里門，他年侍直鸞玻遇。

蜀中新樂府　顏啓芳

菩薩蠻

菩薩蠻，來自唐朝德宗年。金魁頭上龍蛇盤，瓔珞被體珠寶纏。唐朝之先有六詔，犬牙相錯居南徼。六詔紛爭南詔強，并爲一詔勢侔唐。唐家邊將邀恩賜，誘諭來賓陳百戲。白傅曾歌蠻子朝，元相亦詠蠻來事。至今聖世富疆土，九垓八埏同牖戶。更無蠻子費招攜，時見菩薩充梵宇。菩薩蠻，菩薩蠻像今無傳。倮玀椎髻嶲州間，依稀猶見菩薩髻。按今黑夷束其髮於額端，以布纏裹之，向前長尺餘，名曰菩薩，

穿鹽井　顏啓芳

穿鹽井，蜀中產鹽異佗省。井中汲水鬴中煎，煎成課運憑官引。當其取鹽穿井時，陟岡降原物土宜。井口五寸深千尺，補塞澹水鈎沙泥。井成斬竹分筒綆，編以盤車繫馬頸。鼓聲爲節馬馳騁，筒出聲停馬不逞。取筒瀉鬴烈火熬，鬴中歕欱翻銀濤。煙痕匼帀干青霄，山中翔羽無霜毛。我聞西北鹽收池水冷，東南鹽挹海潮猛。不如蜀中之鹽味淵永，富順更有自流井。

車載板　顏啓芳

車載板，檣木百圍建昌產。搜巖剔壑深鉏剗，工師得之匠人斷。麻雀翅，梅花丁，香氣拂拂黃臕精。千磨萬刮晶光生，載之專車世人驚。借問此板將何用，萬里風塵車馬送。朱棺漆槨富兒墳，珠襦寶帶豪家賵。出諸地內內地中，百產金華愁漸空。山腹鑿枵地無力，地媼上訴天公泣。我思漢文重節儉，樊崇之禍獨能免。銀海金鳧終見收，不必更言車載板。

貞女吟　顏啓芳

石可轉，席可卷，天下滔滔面目靦。綱常名教誰主持，坐看人世歸淟涊。矯矯唐氏女，女誡非所知，能持大義凜不移。如泉有醴草有芝。翁張開府壻啓瑞，翁歿家式微。壻無所事事。有顯者焉。束帛戔戔，匪金玉之惜。惟色之憐，媒氏來矣。母心諧矣，卜云其吉，勢不可回矣。女也不然。搶地呼天，仰藥獲救，矢死彌堅。明明縣主，民之父母。洞燭神姦，思完妃偶。捐金倡義，俾無失所守。皇皇府尊，一郡之君。維持名教，鶴俸完其貞。綽楔表其門。從茲士女知人倫。千秋萬世，惟節義之敦。

蠟蟲　顏啓芳

天地之大無不有，石亦能飛山可走。鯨長千里蟒百圍，無補於人空獰醜。蠟蟲之生何其微，有足可緣羽可飛。紛紛喙食跂行外，別有人間造化機。西蜀由來古天府，物產於今猶沃土。試看萬里桑麻內，一種奇功天可補。蟲生樹誰最多，越嶲以南生山阿。邛都蟲子嘉州蠟，如虹化玉龍騰梭。正當三月四月期，蜀南蟲客紛奔馳。穿巖越嶺人如蟻，正是蟲生得意時。稻草成窠女手編，如蠶在箔粟在田。去年挂向冬青樹，今歲收從朱夏天。終年巖壑飽風霜，醞釀還如蜂在房。生靈萬億羣峰寄，世界三千一粟藏。緣枝附葉疑鍾乳，點點斜陽亂深隖。老蚌胎從樹上生，火珠齊向雲間吐。兩郡遙遙千里遠，蟲樹還從蠟樹飛。金錢十萬揮來盡，邛崍九折荷將歸。荒蟲走盡蠟蟲伏，撼樹蚍蜉徧山谷。初如楓葉滿林紅，終似庾梅開蕚綠。白露爲霜八月秋，蠟蟲垂蠟照山陬。忽如秋嶺生微雪，道是天公玉戲留。九轉功成蠟燭光，照來離館並歡場。化生更作銀盤戲，再造還爲蠟鳳皇。我思生物各有益，蜂蜜蠶絲兩奇特。薪傳火盡蠟有功，重明繼照蟲之力。元霄燈火徧塵埃，鳳輦鼇山九陌開。君看一片光明燭，試問飛從何處來。

## 邛池行

顏啓芳

潢池久見欃槍滅，龍池遠想春光發。且向邛池汗漫遊，一盃共醉青天月。邛湖景物勝西湖，亂山圍繞水平鋪。時逢苧蘿浣紗伴，不似西子遊姑蘇。邛池佳話瀛洲比，金銀樓閣烟濤裏。當年雉堞一朝沈，此日龍宮清見底。西南之都邛爲大，金沙黑水縈襟帶。茲池兀自擅嘉名，華清太液昆明外。春花秋柳池邊樹，人家都在桃源住。采菱歌自波間出，弄潮曲向風中度。池南岸上即瀘峯，螺髻山跨瀘峰東。峨眉瓦屋分明認，雲影天光恍惚中。有時倒入池中影，蘭舟競泛羣峰頂。人間池水無處無，百千萬池無此景。揮毫試作邛池行，風盪波光醉眼醒。神龍他日乘雲出，始訝池中信有靈。

## 蒙段祠古柏歌

劉景松

蒼龍夭矯挐雲起，欲上朝帝帝曰止。留與山靈作壯觀，雨蟄風鱗半青紫。霜皮驢迹印模糊，神女當年事有無。蒙耶段耶誰辨此，惟覺雲氣時蟠紆。瀘峰矗矗蔭嫌狹，邛海湯湯飲愁枯。閉關下鍵防飛去，夜半雷電撼靈株。我昔曾經梓潼邑，晉時柏在惟枯立。又嘗瞻拜武鄉祠，柯銅根石覓不得。惟茲神物久彌彰，滄桑歷歷記應詳。唐宋戰爭腥孰滌，聖朝休養澤流長。柏乎柏乎，大廈防傾須棟樑，萬牛

將爾貢玉堂。

辛卯年甲午月壬辰日建城水難記　倪星朗

蘆林貽害一元奇，（自道光庚寅至今六十一年）似此從來說未有。連宵淫雨已逾旬，水勢如常靜不吼。夜半奔騰陡出山，盡埽田廬迅過帚。電雷風雨達天明，大難獨驚唐太守。踏遍泥塗親省災，膏腴萬頃人千口。急捐鶴俸督撈尸，繹絡扛回集空藪。但見濱武廳前東南隅，滿地殘軀黑欲朽。幾人父攜兒，幾人女抱母。幾人總角童，幾人白髮叟。練勇持戈不暫離，夜驅豺豹晝驅狗。施棺一一穸窀歸，射利愚夫殊搜抖。我聞含淚隔河望，沙堆石聚高於阜。茫茫何處是鄉村，隱約傾樓依赤柳。（樹被洪水故其色赤）吁嗟哉！浩刼如斯孰厲階，傳言都說蛟龍走。昔年呂望令灌壇，有德曾聞沮神婦。（望爲令時婪有婦泣詢之曰吾泰山之神女也行時必有風雨君有德不敢犯故泣）胡爲乎！朝廷命吏欲盈城，毒物橫行不畏咎。傷心特記遇災時，辛卯五月二十九。

是日水猛非常，出山後，一股由中右所河漫入，白衣菴，大石板，段家街等處，多被淹淤。一股由龍王巷入，東街上下戶口千餘家，屋內水深七八尺有奇。又作兩股，一由天樞宮巷出，通海巷，洗魚溝，兩處受害。一由青龍街出，冲



去魁星樓，半邊街，燈杆壩，后街口，舖戶數十家。始入正河。一股順城根下，至南門外。小股潰入城內。大股直冲西街。自合盛行后篾市，打鋏巷，姚家巷，臭河橋，諶家巷。大巷口下截，民房數百家，人六百餘，廟宇，惠珉宮前面，五顯廟，禹帝宮，均無寸泥片瓦。水既匯合，其勢更大，如較場壩，福國寺上下，磻山橋左右，以及張吳祁三屯，田禾淤盡，倒流入海。新淹粮田貳千餘碩。

咏德昌土風古歌　張琴

香城堪眺矚，山川並土物。人心有異同，世風兼雅俗。君不見前輩曾題八景句，都云此處是佳地。邛池一帶看過來，此水此山眞有趣。世人也愛培風水，不在講堂在廟裏。小市捧出鐘鼓樓，高塔壓住鳳凰嘴。兩邊書院廢空空，一箇鳳池一聖功。膏火有資歸別處，馬能樹德好文風。也有廩增附貢生，到門未聽讀書聲。有時酒館茶房裏，不論文章論俗情。俗情未能暫脫去，行爲自是少風趣。衣冠文物到眼前，儘有許多堪笑處。勝會文昌二月前，同來祭祀盡生員。問君袍服何無備，都說留來送妹穿。紳士如民況愚民，更是尙質不尙文。男子戴冠不戴頂，婦人

穿褂不穿裙。白帕何須費剪裁，人人包得一條來。相逢但說有偏你，纔起鄰家喜宴回。喜事親迎原古道，世人都說無須娶。休云減禮獨吾鄉，齊俗皆被風人笑。

賀喜親賓數百名，一開筵席如相爭。自斟自飲無多久，後客欲摧前客行。杯盤殺酒徒省事，女嫁男婚同一致。冠婚之禮已如斯，喪祭安能明大義。孝家辦事不問哀，欲哭除非有客來。爆竹一聲能辦否，喪禮吉禮費疑猜。請得先生來引禮，貧窮富貴都如此。哀章一讀似山歌，主人賓客笑不已。門前更有高歌人，歌哭不常是何因。幸有旁人爲我告，云稱侑食想亡親。此後親恩思欲報　必然去請高僧到。鐃鉢一響是生涯，事任舖排錢任耗。自是此輩愛欺人，邪術妖言擅惑民。騙得錢財歸寺裏，可曾替佛換金身。街鄉多少善男女，俯首願將法號取。不愁父母缺峽穿，只怕和尚無油米。上臺曾有革條來，不許廟中任往回。無奈妖僧善籠絡，紳糧替彼把端開。更有道士和端工，此輩行爲又不同。獵取金錢雖一樣，較他寺院少淫風。女覡一自號靈婆，問鬼人家到處多。作樣裝模說一遍，哄得婦女哭阿哥。諸凡邪教都容避，別有一流麾不去。試問此輩是誰何，江湖叫起好兄弟。誘來子弟盡良民，套去黃金與白銀。散盡家資都不厭，自疏骨肉愛他人。且能納粟頻援例，也是朝廷多晦氣。假來頂戴混紳衿，結得差人驕正士。釀就差風更無忌，比緊紳士無少異。世說秀才掉領班，此是領班掉不掉去。秋天一過要征收，幾倍加增也應酬。富戶錢多都願出，紳衿糧少不與謀。此中遂有壞心人，竟與書差作用神。一年更比一年重，無怪此地多貧民。人人伎倆都如此，本地良民艱欲死。說到此情不忍聞，種種風氣何能止。安得巨手挽狂瀾，正道行來闢異端。壓得差風不敢動，良民無事自相安。勸過農桑勸讀書，風土從今氣象舒。地自鍾靈人自傑，佇看駟馬駕高車。

## 登仙灣歌 併序

清咸豐九年己未歲有講聖諭降乩唸皇經等妖人矜言昇天糾合白沙堆高草壩鍋盖梁王家堡川心堡士民婦女一百餘人於十月朔七夜子在馬鞍山下赴水登仙至則有花船迎之天明羣屍浮蕩計共斃一百二十人內有未斃者於時縣令徐西令程親臨看問均以恍惚無憑爲對越日有花魚大如門扇死浮水面或曰此崇也後名其灣曰登仙灣

傅驥才

一帶長河水滂湃，千里直瀉勢張弩。先民慮遠謚安寧，數百餘年慶安堵。忽來劉婦布妖言，自謂凡身謁紫府。蠱惑沿村婦與男，宣諭扶乩設壇宇。皇經誦罷誦功圓，佟望登仙如化羽。十月朔七子時辰，生靈百餘歸太古。我聞此事甚荒唐，弔望沾襟淚如雨。噫嘻乎，人生修短莫非天。堪嘆衆心太愚魯。君不聞天竺佛祖隱

西天，頭有鵲巢縢蕭甫。又不聞秦樓夫婦赴仙台，生跨鸞飛女鳳舞。何若靜夜入洞瀾，共覩長江即淨土。魚腹藏身了俗緣，精魂應與遊鱗伍。可憐老幼泣潭頭，水咽人號疑嘯虎。遊子無知爭看奇，尸橫兩岸不勝數。將來雨夕並風晨，定有冤禽啼江浦。嗟乎哉，左道惑人亦至斯，萬頃潮中孰訴苦。黃沙白骨雨淒淒，願得鄉人誌崛嶁。

邛海水災有感　傅驥才

欲治海水先治河，下流不利泥沙多。兩川倒灌海都赤，驟添新漲起洪波。綠野青疇歸泛濫，盡成澤國胡取禾。棄水居山尋樂土，鑪煙四塞苦網羅。在彼中泣成村落，篷撐竹破蓋漁蓑。漢是汚澤今成海，桑田滄海放悲歌。男失其耕修婦事，水紋空羨織風梭。古有海門司啓閉，擬築長堤空受磨。羣山萬壑皆趨下，舟通出口帶泥拖。禹之治水水之道，排淮決漢注江沱。灘貴深淘堰低築，舍此良法更無他。疏鑿常年存的款，官莊變價遭凶魔。邛海生息息焉在，沿海災民喚奈何。救民於水無長策，徵免淹糧吏勿苛。

詠瀘山玉皇殿仙僧俞永江　傅驥才

通明殿上有眞仙，香案職司結善緣。細展施人無物我，先師衣缽得眞傳。催租縮地神其術，破卵孵雛以線纏。古洞水枯山根斷，爲尋水族到湖邊。蛙言三足獲神物，立送天地出醴泉。竹杖芒鞋人忽渺，爾音空谷已多年。黃鶴歸來尋舊蹟，通山徒衆皆茫然。羣趨相見不相識，止宿丹廚屈數椽。幸有老僧壽百歲，云稱道友今重還。院門囑咐嚴關鎖，蘆筍藕芽備早餐。滅燭暗窺窗紙破。趺跏默坐正參禪。魚音寂寂鐘樓靜，灰冷御爐爐復然。山月隨人何處去，東方既白鳥聲喧。垂頭而睡呼童起，新摘香茶帶露煎。開戶覩之人不見，樹間遺跡一蒲團。千絲細麵成香草，舊匣空存紙數篇。檢點藤牀無別物，火餘丹竈尚生煙。父老耆紳多著述，流爲佳話播美談。考徵時代今非遠，事在道光庚戌前。君歸地震民遭變，桑梓罹念切於先。此君由來多舊友，深山採藥知名難。問君煉錬居何地，螺髻寺中別有天。

把洞八靈歌　孫文莊

大道生財不擇地，地靈人傑寧無據。生賢生聖生眞人，各有扶輿清淑氣。把洞蔓爾僻一隅，天地造設若有意。兩水夾流山四圍，不數風景數靈異。有馬可相不可

騎，場東南七里有石馬村怪石明明應天驟。滿身雲錦不飛騰，當俟主人知己遇。安得將軍天上來，名韁利勒難爲馭。英雄怪底骯肉多，金鞍旁置長不御。南十里有馬鞍山古刹香火接靈山，南五里有魚洞寺洞在寺後百餘步夏秋之間時有濁水入井故井內亦常有魚市後有石如牛臥旁有徽凸場北三里有金龜塘之間時有濁水入井故井內亦常有魚市後有石如牛臥旁有徽凸場北三里有金龜塘通，魚來時聽僧說偈。太陽山下石靈犀，望月月不棄。盈盈秋滿一輪高，不在天邊在目際。道旁陵谷各吉幽，東北五里有白象山聳河東無龍飛伏蛇盤踞。多情不死千歲龜，與蛇共作蛟龍戲。隔溪玉象皆衙官，且喚青獅充門尉對岸卽獅子山洞口突兀三山奇，金龜塘下連起三峯如筆架然況是文人架筆具，我亦如錐處囊中，脫穎安能似毛遂。吁嗟乎！文明進化二百年，豈無丈夫懷利器。讀書萬卷吉衿青，題石誰上登科記。昔人聞有八景詩，詩既不傳文孰與。我今改絃歌八靈，時移世易靈不易。兩間正氣賦流形，河嶽秀靈有散聚。君不見，彭山古以彭簽名，邑中仁壽今千億。又不見，巴江幻作巴字流，人材簇簇登高第。勿謂人傑地不靈，靈哉靈哉，明德之後有達人，五臣後世皆皇帝。

顏世儒

## 風箏謠

春日晴，楊柳生。春風好，放風箏。風箏起，兒童喜。麻線長，半空裏。半空風力勻，風箏穩穩可煞人。可煞人，風莫亂。芳亂時，麻線斷。吹起風箏落天半。

牛樹梅

## 西昌地震紀變

劫灰何年迹，荒幽傳異說。何期建昌城，災變竟奇絕。坤維夜半走奔雷，山岳震盪海波頹。牀榻如舞人如簸，萬家棟宇枯葉摧。雒時苦雨天幽窅，呼救人多救人少。遲明一望滿城平，欲辨街衢誰能曉。我亦被救僅獲生，院試未知署內情。遣人詢問纔咫尺，木梗石塞積水橫。可憐五旬璋一弄，三歲遭劫成空夢。嵩目萬戶竟如斯，我與斯民聊分痛。越日舁輿一歷觀，強扌吾民體尙安。哀我遺黎瓦礫上，栖腹霑雨痴獸看。斷木架棚僅如窩，上霖下濕雜處多。最是夜長冒似歲，東方不曙奈天何。文署無役武無兵，我足負傷又艱行。民事何能須臾緩，況復一夜輒數驚。力疾奔馳遑啓處，無那陽寒心力阻。幸開瓜代已及期，遙盼襲黃來蘇汝。大府痌瘝素切身，選賢馳賑百事親。九重會有恩膏沛，佇看枯草回陽春。

牛樹梅

八月十二新晴紀異

## 建城繁盛應無比，數萬生靈餓頓死。垣屋濕平衣食絕，彌月霪霖猶不止。舉目全非人世形，兼同地獄日昏冥。遭孽了無生意在，妖言乘起更駭聽。時有寒生名楊

鼎，特來獻說識殊迥。請禮太陽礮擊陰，義與奉令出征等。我以古法商同官，虔製木牌書以丹。中間敬圖太陽象，四角畫作火雲團。異哉翌早晨熹露，紅光映入蓬棲處。驚說絳雲滿四圍，一天錦繡紛無數。拳拳盥沐捧太陽，向午畢集演武場。伏禱牌前同一慟，兩旁觀者泣數行。安排巨礮如臨敵，齊向陰方摧霹靂。人聲助喊壯聲威，直欲奮手攫雲霓。此時日氣雲間孕，乃是天人機相應。從此大晴月有餘，秋成無恙民情定。噫噫楊生學品醇，平生善畫並傳眞。運蹇未逢靑目者，災變之中識斯人。

## 銅鼓行

何曰愈

嘉慶年間，德昌農人，墾土得之，重二十一斤，有八分文，據考爲武侯征蠻時所鑄，今在會理城東之九蓮寺，

農民墾地得銅鼓，土花鏽澀質不窳。其高七寸有五分，面廣一尺三寸五。周環約紋二十六。雲紜雷同非近古。四耳束腰厚一寸，製自蜀漢丞相府。此鼓晦迹十五朝，神物難淪終出土。當時雍孟叛南垠，毳衣椎髻如雲屯。侯謂狼子難德化，盤錯須用椓與斤。爰整六師集猛士，鑿山未敢辭辛勤。不毛深入五千里，一炬燼盡籐甲軍。運籌決勝百蠻服，七擒七縱謀如神。威懾仁懷服荒遠，南人從茲不復反。銘功磨崖隳嵯峨，祇今令人歎微管。我見銅鼓想儀型。萬古雲霄一鷹隼。三代以還數人才，德業如侯實冠冕。年來鼠子竟跳梁，出巢捉人如捉羊。五屬塗炭轉遷徙，丁男壬女廢農桑。軍中健兒誇身手，臨陳不見稱豪強。役夫挽運凍欲僵，數歲空耗天家糧。請君舁鼓軍門前，仗侯之靈擢欃槍。



## 白塔寺大內編鐘和書碩農

嘯雲

飛來鐘，問胡不在名山勝景之靈峰。雲雷古篆內奉字，知非野寺荒寮供。何年棄擲西徼外，番鐃胡鈸羞錚鏦。鴻才非可寸筳擊，節奏自發如風松。已甘埋沒香積底，編懸誰辨笙與鏞。有唐古寺建白塔，幡蓋大啓金仙容。非無鐘魚皆細響，不脛而走來駹邛。霜宇風清下元鶴，天池夜靜驚潛龍。獅王呵護歷年久，不與劍戟同銷鎔。三十六乳環帶滿，有咈其澤蒼苔封。林鐘聲中中六呂，高下我欲咨瞽宗。書侯博物冠今古，崇論宏議時橫縱。蒲牢爭向筆底吼，鯨呿墨沼奔濤洶。搜羅金石到法物，每聞晨杵心惺忪。鐘鳴鼎食滿曹署，浮金碧玉多庸庸。爭如此鐘能不朽，韻繞欒銑清而豐。崇牙樹簴東序上，喻吰鞺鞳隨所揞。和聲鳴盛在今日，知音師曠何難逢。

建南雜詠　　明范守已

建南好，乘興踏青行，蟲果儈權村有市，蠟花開遍廟無靈，春會託清明。

建南好，北望海洄溪濛，脣氣曉團雲白色，蛟龍晝激雨千峰，奇景幻無窮。

建南好，小閣綠陰中，淺水稻田尋蛤菜，夕陽山路采雞墜，載酒醉西風。

建南好，冬意略如春，涼霰不妨花馣馥，熱焱端助草精神，氣候總翻新。

詩五言律體

合營曉行　　楊鼎才

村雞鳴屋角，晨起出山莊。雀啄驚人去，泥乾得雨香。隴看箕塍好，烟愛茆炊長。此境眞淳樸，渾疑太古鄉。

亦園遣興　　鼎才

何必誇金谷，偏隅亦號園。花枝新部落，樹色古鄉村。市遠人聲靜，林深鳥語繁。幽香時入戶，相對欲忘言。

憶家居　　楊鼎才

結屋似蝸廬，溪流繞故居。小橋垂綠柳，曲沼漾紅渠。桃杏爭春豔，梅蘭向日舒。螺峰環戶牖，邛海足佃魚。十畝堪懷古，三餘且讀書。儂原非磊落，祇好註蟲魚。

春日過項菊莊園林　　許國琮

一徑滴空翠，幽居傍小園。竹溪春水亂，山靄暮樓渾。過雨花翻樹，無風月到門。興饒思對飲，瓶酒帶鐘溫。

桃花潭水外，風竹遠層層。塔近時看鶴，雲閑欲伴僧。窗紗敲暮雨，園茗煮孤燈。不識幽人趣，空知傲武陵。

來鶴亭　　許國琮

悟徹非非理，詩心即道心。竹深雲養鶴，松靜月眠琴。落筆通風雅，然鐙照古今。南華秋水外，何處問元音。

德昌仙人洞　　李雲

市無三里，仙居隔世塵。孤松千尺迴，慧草四時春。巖隙雲封密，山茶露滴新。來往慣，題壁記詩頻。

昌廟　　李雲

山勢雄伸臂，危樓跨大川。江流奔馬束，潭靜老龍眠。度徑人如蟻，凝欄客聽蟬。舊時遊釣處，回憶一愴然。

孫水二首　周光鎬

三征勞上將，一水下雄關。流接西瀘渡，源尋朔浪山。星橋通虎節，雷鼓震烏蠻。會見狂瀾息，江頭唱凱還。

斗絕瀘沽峽，江流一線通。淙淙喧谷底，瀰瀰潤河東。蠟樹連山碧，蠻花夾岸紅。西南多水利，被澤漢夷同。

西昌雜詠十四首　書綸

數載官邊邑，重來意邈緜。山川同莞爾，鬢髮已蒼然。政拙慚經術，才疏愧俸錢。昔時遊覽地，一新景幾流連。

瀘山高不極，潑眼翠重重。壁面藏飛閣，泉流咽古松。杖藜曾望海，欹枕即聞鐘。絕頂多雲氣，眞仙或可逢。

邛池非海水，絕底暗通潮。天影落虛淨，山光隨動搖。如何挾夏雨，遽乃漫秋苗。不道長河廣，波瀾漸漸消。



未遂遊山興，城樓共客臨。風烟開沓嶂，水石淡重林。日與西陲遠，秋因北望深。躊躕懷古意，縱筆漫長吟。

石洞留仙蹟，雲峰出玉泉。仙人騎鶴去，玉醴尚冷然。我愛升庵筆，來尋古洞天。題詩人不見，流水自年年。

控險資雄鎮，連環十二營。麾旗夷瘴散，試馬野花明。春暖烏蒙國，霜寒孟獲城。邊民傳火節，猶爲武侯迎。

漢代征西僰，窮荒鳥道開。至今諸父老，猶自待招徠。板屋星居錯，禾田火種纔。近來人廣聚，夷漢雜巖隈。

地接滇池近，天過相嶺低。隔山分冷暖，流水任東西。烟火千僮鑄，蟲園萬戶齊。邊城多樂歲，無事餉炊藜。

繞屋園蔬密，隨田野水通。牆承仙掌露，徑颺稻花風。小市新添織，荒庵徧訓蒙。安居同上國，何更賦哀鴻。

椎髻披氈毳，榛榛自在遊。鍋樁連袂舞，酒債計田酬。混沌齊無鑿，遐荒安有憂，忘機對鷗鳥，親近可同舟。

四面設重關，邛城逼棵蠻。雷喧懷遠水，雲隱小涼山。戍鼓今無警，原平半就刪。閭閻安作息，自覺訟庭閒。

聚秀瀘峯院，堂前列翠屏。斗懸孤塔白，雲接一梯青。禮教夷知向，絃歌牧解聽。諸生期特達，錦水炳台星。

一樹寒梅發，無人亦自香。詠花誰見賞，攜酒客同狂。紅杏先爭候，黃華並耐霜。南天風倍異，滿目得春光。

寒葉落未盡，庭除青草生。春風度邛海，深感宦遊情。對酒看花色，迎年聽雨聲。西昌烟景好，不用憶蓴羹。

和書碩農丈西昌雜詠十四首　胡薇元

落日邛都道，高城望渺緜。一官能卓爾，千載自超然。滄海搜唐碣，空山剔漢錢。還憐繩水上，今古白雲連。

天外秋容迥，瀘峰雲樹重。影團沙界柳，骨老歲寒松。地遠遲鄉訊，心清聞曉鐘。絃歌承舊尹，百載歎奇逢。

邛海迴秋漲，津梁落暮潮。鳶鴟知歛戢，鵰鶚看扶搖。絕徼餘繩俗，葑田獲秀苗。近添元亮秫，應使客愁消。



早歲欽元結，曾聞屐齒臨。冲懷澄簿嶺，雅詠淡雲林。不負籌邊策，寧知用意深。百年觀世變，難繼道州吟。

旄牛山氣合，鬱沸出清泉。入夏雲蒸若，先秋雪皎然。芬蓋滿谷，緜絡已黏天。汙澤何時陷，相傳元鼎年。

毳幕蘇祁叟，戎旃保塞營。邊荒通漢晉，恢復尚元明。月冷烏蠻部，秋高龍納城。甸沙七十驛，守禦費將迎。

安邊無善策，天險幾時開。蒙詔煩盟約，貞元任格徠。巾纏逢市晚，弓弩入山纔。一倒鉤輖語，相攜徧水隈。

火節炎方重，宵闌星斗低。椎牛同徼外，祿馬界河西。隔岸漁燈小，遠山蟲樹齊。板橋支磴窄，野老慣扶藜。

秀絕金沙水，迢遙一綫通。涼杉葉雨，香送枳花風。別種尋番獠，強酋濟段蒙。鄉心何處達，短札託鱗鴻。

自勵書堂靜，披圖當臥遊。放衙遲吏散，作畣厭籤酧。已矢三緘口，還厪四海憂

。天雲任舒捲，高閣小於舟。
天塹阻靈關，苴南障百蠻。野燒鹿角砦，宵獵馬鞍山。禮讓潛移俗，囂凌費薙刪
。孳經開講席，修業趁農閒。
大小涼山隔，層聯作障屏。沙沈連岸白，雨洗數峰青。齊退逢僧話，詩狂有鶴聽
。蒼茫遮野望，樓檻拂寒星。
除卻南豐外，難傾一瓣香。雄文自欣賞，作吏亦疏狂。清白傳三世，棲遲近十霜
。巋然成骨鯁，獨賦魯靈光。
環海夷氛恣，頻年憂患生。未妨爲俗吏，且復順民情。歲熟無饑色，才疏負頌聲
。一篇姚合體，聊以備鉶羹。

詩七言律體

瀘山　楊學述

瀘山登覽景無窮，檻外波濤接太空。古寺晚鐘驚石子，邛池夜月唱漁翁。蓮開西沼圍宮館，瀑掛東岩吼雨風。螺髻四時常積雪，一株寶樹抱青龍。

己卯九月服闋感懷　楊鼎才

高堂夢杳痛難追，春露驚心淚自垂。從此遂無爲子日，半生長負覓官時。晨昏忍讀循陔句，邱壟空勞負土期。苦塊餘生中夜感，淒風苦雨總堪悲。

八月生日誌感　楊鼎才

抱憾終天不可言，此生早慟失椿萱。一官徒自羈千里，三鼎何由逮九原。漫道榮名堪比養，故知沒祭不如存。即今家室餘兒女，猶是劬勞長養恩。
休將剪綵寫長春，四十餘年薄命人。骨肉已成生死地，衣冠豈是顯揚身。九原可作難爲子，七品雖邀不逮親。罔極深恩慚未報，邇來無事不傷神。

主講瀘峰書院　楊鼎才

枘鑿方圓四勢兩淆，幾回傷手費推敲。橫渠勇把皐比撤，邊老尚貽弟子嘲。書室有人稱絳帳，芥舟客我在堂坳。藥籠敢謂收參朮，却喜詩書未即拋。
麟有龍文鳳有苞，人才後進勝前茅。描來錦繡多新樣，話到枌榆半舊交。姓字好留題雁塔，聲名相許達幽坳。年華駒隙休輕擲，自古難煎粘日膠。

南陽望臥龍岡懷諸葛武侯　楊鼎才

能從亂世守茅廬，想見當年却聘初。龍臥一岡扶正統，蠶叢千里闢方輿。明良際

會從風虎，君相交孚得水魚。經濟都由謨訓出，勝於黃石讀兵書。

伏龍久矣稱名士，造室猶能屈使君。曾竭人謀師六出，仗教天意鼎三分。偏安不
凝戚王佐，正統居然輔帝勳。突兀一岡垂萬古，精雲常此護鄉雲。

漫成四首之二　楊鼎才

書田菽粟舊留貽，漸積家風暗轉移。看盡炎涼雙眼在，佛嘗辛苦寸心知。千金過
隙光陰速，五嶽未遊婚嫁遲。隻手欲操門戶計，還欣綠鬢未成絲。

豈真宦海運有興衰，和氣致祥理可推。忍得一分原是福，力爭全勝欲何爲。良心發
動原非難，天道昭彰未敢欺。恩誼兩兼完骨肉，祖宗降鑒即神祇。

庚辰七月遊瀘山歸作四首　顏啓芳

石清沙軟雨初收，佳興天教暢薄遊。曉日漏光雲漸活，西山送爽翠先浮。塗鴉繡
壤千重外，風入平湖一片秋。珍重故人相候久，團瓢遥指半頭峯。

海棠花路穩扶笻，石磴盤紆萬木中。古柏挐雲身是鐵，怪籐穿壑勢如虹。類棗漸
覺山容瘦，憶昔爭看火樹紅。酒美魚肥霜果熟，玉壺還醉藥珠宮。

臥聽鐘磬送斜陽，曉眺湖山野興長。林外烟痕爭出沒，水中雲影認微茫。對枰遣
餘山氣潤，近城惟覺稻花香。向禽遊興何時飽，來掌巖間白玉牀。

上李受之太守督勦會川　許國琮

撒手雷霆霹靂聲，當年戎馬舊書生。信陵門下三千士，范老胸中十萬兵。徒善豈
能收捄運，孤忠已足定邊城。神君家乘分明在，寶劍崆峒仰大名。

一紙相如諭蜀文，怪來感泣遍三軍。旌旂日映千峯雪，刁斗風迴萬壑雲。揖客自
甘牽戰馬，封侯誰共翦妖氛。出山小草依鈴閣，尤仗東皇雨露分。

夏日雜記　許國琮

自別京門泝舊廬，頻年踪跡溯樵漁。閒磨碎墨抄唐句，醉臥斜陽讀漢書。麥氣秋
含新雨後，荷花香送晚風初。明知世事原如夢，却怪詩心未翦除。

碧欄杆外板橋東，處處香楊繫短蓬。茅店酒沽梅子雨，竹籃人擷豆花風。千章樹
漏湖光白，幾點鴉翻夕照紅。忍把一竿消永晝，煙波憑弔古英雄。

同頴臣貳尹菊莊秀才登瀘山望海樓偶作　許國琮

波光一氣混微茫，縹緲如登選佛場。九月浪翻蘆葉渡，扁舟人泛菊花莊。海風驅鴈橫秋島，野樹撐天掛夕陽。昔日酒徒今落落，當樓我復憶滄蒼。張祝舫約游未果

聞各處猓玀不時猖獗道路不通不識執事諸公何策應之偶即四可字成詩

張錫嘏

可憐福地四夷圍，市德人多不怒威。猛虎性驕當路距，揚鷹功奏捲雲飛。將軍報國空懸塚，幕府談兵善斂旂。只負昔年勤遠略，崎嶇猶是塞關非。

可笑之官捧檄來，靜中動裏果全才。青蚨學士能藏幄，白馬將軍怕拜台。只把庚辛登一籠，還須酒困三杯。精兵練勇勞王事，快撥蠻煙樂阜財。

可恨游民報入團，旌旗輕舉望中看。三千子弟屯文豹，十二丁男執彩鸞。不識從軍多險巇，何當勁敵任波瀾。咨來紛至人成衆，聚則非難散則難。

可嘆青雲一步間，無才濟世濟時艱。雄心了了浮如鴈，蝸角紛紛觸似蠻。夷患不聞天子闕，官軍枉札相公山。誰無仰俯愁多難，害切因循唱凱還。

恭輓敦仁謝夫子仙遊

張錫嘏

東山仰止悵然空，驚我當年養正功。化雨從頭沾雁序，春風回首想鵝籠。無能甲第黃門下，有負辛勤維帳中。祇羨惠連競爽處，公材公望屬三公。



門墻親炙荷推誠，薄命蕪才辱教聲。知已從來難一得，恩師此去失三生。山頹鹿洞企高渺，水遠鵝湖溯淡成。聊奠清樽西逝矣，心喪我輩淚長傾。

擬約問山諸友暢遊瀘山

張錫嘏

有約年年快暢遊，瀘山南面海西頭。盤蟠蝸臥處遙青鎖，雙鳳飛餘大白浮。地本尋千眞洞府，天疑尺五小瀛洲。上方身到從回俯，滿目滄桑靜裏收。

朝來宜雨亦宜晴，多少能言鳥送聲。水面無波明若鏡，羣峰有岫俯如衡，逢僧竹外支郎語，譚道松間薊子情。遺去俗愁消受得，何須路遠問樵名。

夜靜空山月一輪，忘形爾我殆前因。犀燈對榻情怡舊，蟹火連郵韻檢新。福地嬛娜參慧定，諸天羅列悟仙眞。夙緣了了休馳慕，好動吟鞭唱遠人。

瀘山高處飽登臨，邛海澄餘漫測深。一種清幽濯俗眼，十分卓犖助詩心。浮囂已隔殊天地，眞境無塵歷古今。世外逍遙徵福分，如僧結伴久相尋。

廖熙堂

詠西昌勝境

閱覽輿圖訪舊踪，西昌勝境寫難窮。北峙磨旗標峻嶺，南飛瀑布掛晴空。馬鞍時

有行人憩，螺髻常看積雪重。瀘沽峽高山岌岌，觀音岩响水淙淙。高崖遠拱天王廟，瀘嶺遙瞻鹿角峰。孫水春潮羈綠馬，邛池夜月隱青龍。每日焦家屯上望，猶憶高明付祝融。

辛卯八月朔五和許啓山邑侯原韻　倪星朗

雅化難敷數極邊，長才略展直烹鮮。不於執法矜三尺，自有深仁播七年。草木欣榮含邵雨，士民康樂戴堯天。試看稚子驅雞處，萬戶絃歌萬縷煙。

絕徼重開景運光，天風吹佛落琴堂。瀛洲奮翮同秋隼，邊地宜民鄙夏陽。邑有仁人應出醴，案無冤獄豈飛霜。邛都自古多循吏，那及先生報最良。

儒箴自古即官箴，豈以窮通各異心。十載隨班曾捧日，一揮出宰便爲霖。精明人仰青天月，清慎誰投黑夜金。琴鶴尚隨賢父母，獨憐赤子向誰尋。

難別愁開餞別尊，冰壺未挈已銷魂。白駒空賦今朝縶，青簡常銘舊日論。三峽猿聲危峭出，九江帆影夕陽吞。芳鄰累世依陶令，勁節同風不待言。

服官伊邇解貂冠，載道芳聲臭過蘭。一束蒲鞭隨驛去，三春棠蔭飽人看。還鄉雅愛烹鱸美，掛席全忘策馬難。自此已無民物累，蝶飛永不到邯鄲。



非公何肯謁公居，老眼無花轉契余。薪水不辭培後進，株連深恐蹈前車。戊子委三費局士予力却頻勞厚問緣多疾，予素有足疾公見必問莫負深心勸讀書。每屆鄉試公厚望予聯扇時親猶侍立，焚香昕夕禱庭除。七月十六親書聯扇各一見贈並信一函

張居士竹中爲屋　孫文莊

數椽老屋竹千竿，居士風流結構難。四壁煙雲供嘯傲，一生消受足平安。地宜渭水紅塵隔，人作陶潛五柳看。有客到門須問主，秋風林下聽琅玕。

輓某烈婦　孫文莊

拚將一死立綱常，一死能留百世芳。承嗣有兒綿俎豆，遺書無字不凄涼。於今正氣存閨閫，每念當年志激昂。珍重採風諸執事，好憑椽筆發幽光。

望江樓鳳凰嘴　李雲

百尺危樓水一方，青山綠樹繞迴廊。洲邊詞客無鸚鵡，臺上清音有鳳凰。隔岸荒村成散落，大江去浪感興亡。瓊筵宴罷遊人醉，螺髻峰頭尚晚妝。

巡建昌雜咏五首　明　范守已

過雪山嶺今名小相嶺

百盤繞到雪峰頭，四望天垂隘九州。霰積層巒明寶劍，冰連枯樹觸華轡。瑤岑日冷飛鳶墜，玉岫雲寒臥豹愁。爲憶相如持漢節，北風吹裂鷫鸘裘。

宿登相堅夜夢周公武侯敬紀

邈萬南來度雪山，要荒到此是邊關。越裳慕義歸王會，邛都輸心入漢班。重譯千年歌白雉，七擒五月伏烏蠻。我來夢寐如相問，多少勛名在世間。

赴建昌暫次禮州所偶成

漢節持來向檄檢，禮州薄暮睡須臾。共看傳檄能通筰，豈爲平蠻急渡瀘。霖雨纔舟帆力軟，月明僧寺磬聲遲。莫言邊地無嘉勝，鶯閣峰陰一漾陂。

瀘山寺

慈雲高護翠微巔，一片湖光接梵天。座擁須彌跨白象，波澄苦海種青蓮。金繩界處祇林密，寶筏迴時珠顆圓。借問闍黎三昧法，靜中學坐絕參禪。



瀘山望海樓六首　朱簠

夜雨侵晨發野堂，夏畦今始插春秧。壯心甘滯夷荒遠，遊履欣逢化日長。海國無塵迴宦轍，禪池有水泛慈航。瀘山卽是香山景，與客相逢美會昌。

天際瀘山繞碧流，偶因觀稼復來遊。巖巒隱見雲城簇，樓閣參差水鬯浮。隔岸有緣窺島嶼，就深何計問方舟。莫嫌吐納乾坤闊，有客揚帆在渡頭。

山閣晴窗海屋通，漁歌來自水聲中。地當南國風塵別，景入西湖臭味同。尙憶屋樞臨極北，遙聞鼓角震天東。笑談竟日元戎思，聽受慚予耳未聰。

五月荷花未放紅，湖皋先已動香風。渭浮春樹天無北，海浴扶桑地有東。野合烟山迴夕照，樓含雲水接晴空。歲舟相對金樽月，賓主徘徊倒影中。

漫勞春去怨啼紅，望海樓前趙風。梅雨有情飛嶺北，黎雲無夢出江東。心旌未逐鴻毛落，眼界能明月鏡空。與客休論榮辱事，湖山常在酒杯中。

觀稼南郊獨倚樓，海風山月似清秋。湖光草樹烟塵靜，人跡乾坤日夜浮。影動玉龍驚出，氣吞銀漢彩虹流。蒹葭深處伊人在，我友攜舡共遡遊。

暮春東郊勸農

東郊霽色映青旗，雨後鄉村處處宜。十里秧田平似掌，三眠柳線軟於絲。絃歌不輟川心堡，俎豆常新宋氏祠，正是農人無暇日。且同耆老話幽詩。

嘉慶七年冬十月遊瀘山　德福

歲稔時和四境平，瀘峯高處望邊城。海明若鏡潆洄出，山翠如屏蘊藉生。古刹魚音偕鳥唱，深林樵斧伴溪聲。良遊到此塵根淨，但覺靈台澈底清。

西昌留別六首　許振祥

萬里鳧飛極蜀邊，牛刀小試學烹鮮。人情風土猶三代，食稅衣租倏七年。攬轡未能酧素抱，焚香差可告蒼天。何圖手植河陽樹，一夜西風化作烟。

也曾三次覲龍光，袖惹爐烟散玉堂。一字誤因沈海底，十年詔不到淮陽。趨蹌習慣顏猶汗，簿嶺紛繁鬢有霜。公退靜觀循吏傳，古來悃愊即賢良。

四知未足盡官箴，爲政全憑一片心。雷厲人爭誇烈火，雲慈我欲釀甘霖。要秦絕少羊皮鬻，相士能輸馬骨金。趁此急流須勇退，蓴鱸鄉味好重尋。

飲到陽關酒一尊，滿城花鳥亦銷魂。兒童竹馬都相識，士子文章夙共論。半夜滄桑成蜃市，萬山魑魅肆鯨吞。如斯二患若何卻，空對河梁灑淚痕。



歸裝雅稱竹皮冠，露洒薔薇氣若蘭。敢謂桐鄉留我祀，未知棠舍有人看。五旬服政原非晚，三度分符愈覺難。今日囊琴攜鶴去，一場春夢醒邯鄲。

清華遙望五雲居，結局如斯竟負余。同輩幾人排棨戟，此身終日困鹽車。尚欣脫冕無微罪，但願還山再讀書。徑向淵明祠畔去，滿庭松菊舞階除。

中秋月夜書懷四首　詒癡

今宵月憶去年時，恁食禪門幾病危。調攝精神憑性養，扶持藥餌賴僧資。謾云想少成仙快，莫謂情多作佛遲。每念人恩無力報，長然香在暗中祈。

閒畫家山一幅奇，迫於升斗已忘之。今宵檢簏翻圖看，竟夕書懷對影思。茅屋緣溪皆繞樹，荷花隔圃盡編籬。某山某水雖無紊，爲谷爲陵遠莫知。

有聲坐到無聲時，散步無寬費轉移。懶補書箱隨鼠嚙，勤糊窗隙怕風吹。闔門月下看山小，顫手燈前寫字遲。惆悵更闌人籟寂，聽他流水益悽其。

人生缺陷最難塡，早斷葛籐放下肩。結個茅庵依厂住，種些荷芰代衣穿。煉丹不採山中藥，反性惟耕腹內田。鶴養精神龜導氣，輸他禽介也成仙。

甲辰四月以甯遠獠夷之亂被檄往會討之即行作二首　雷鍾德

行邊小范薄知名，垂老班生復此行。駭虜祇宜折箠擊，夜郎胡敢盜兵稱。似聞露布朝馳電，已報旄頭夜隕星。但使犬羊爭款塞，不煩馬援更南征。

弓刀小隊出邛崍，使者乘春霧潦開。漫擬短衣飛將似，傳呼單騎令公來。囊中取虜須論策，塞上籌軍敢忌才。省識庖丁解牛意，者番倘奏凱歌回。

詩 五言絕句

螺髻瀑布 二水蜿蜒而下合爲一水再下成瀑布　何鍾英

石壁高千仞，銀河下九天。晶簾長不捲，疊疊翠微前。

上下三銀漢，東西兩玉虹。合分因地脈，起伏亦天工。

懷祝舫不至拈得開來二字偶成五絕四首　許國琮

獨坐空庭久，柴門風自開。關心頻悵望，疑是故人來。

人影秋初瘦，燈花夜忽開。倚窗私訊問，何喜報將來。

請纓思報國，景運望天開。我欲乘風去，君須跨月來。

每到懷人夜，心花怒必開。眼高天地窄，奇語破空來。

古別離 五言



原上芊芊草，含芳春未歇。天涯人不歸，望斷深閨月。

昨夜下瞿塘，含嬌伴郎語。夢回天未明，瑟瑟窗紗雨。

江風不得寐，獨夜送孤舟。五更鳴咽盡，亦似說離愁。

日夕望江樓，知郎何處宿。夜來燈下娘，半在湘潭竹。

新粧倚落霞，紅綃十二幅。冷然何處鐘，明月吐山谷。

過中壩

嬰粟花如葵，附子葉如菊。鱘魚娼妓同，美中原有毒。

題草堂送別二首 送別雷幼初大令四首之一

去路即來路，復來今又去。宦遊總浮萍，相見更何處。

望瀘山

奇峰高插天，巨浸深入地。疑是季所居，周遭有雲氣。

先農壇小憩

迎春纔轉瞬，倏忽又春風。芳草添新碧，桃花依舊紅。

登草鞋坪

宋純熙

九曲上崍山，誠哉蜀道艱。草鞋齊脫去，幾輩錦衣還。

東山寺送別 五首之一　宋功竣

名途如泡幻，歸田好讀書。階前蘭桂穉，灌溉莫踟躕。

越嶲　宋功竣

南越吳子鄰，西越蜀府外。荒徼被衣冠，夜郎還自大。

雜感四首　楊國熙

莫道田家苦，田家自有樂。一醉放頭眠，日高猶未覺。

任天而動帝力何有不入歧途無往不利不豐於財必豐於德

如砥復如矢，大道何平平。前途將更好，合眼任君行。

健僕雖云健，尚賴主人翁。主人窮且死，健僕終無功。

樹大每生蠹，蠹多樹易倒。既倒伐爲薪，樹蠹兩不保。

夜起　楊國熙

長夜苦漫漫，欲眠眠不得。披衣下庭除，仰天天正黑。

雜郎村即景得迴文二首　何睿

霞蒸水畔亭，露滴松前屋。花落帶雲飛，鳥啼驚日出。



出日驚啼鳥，飛雲帶落花。屋前松滴露，亭畔水蒸霞。

斜橫柳外路，聳立松前庭。花落隨流水，岸滿草青青。

青青草滿岸，水流隨落花。庭前松立聳，路外柳橫斜。

天生橋　李孔鮮

水盡疑無路，天生石作梁。萬山齊拱向，險處得康莊。

臨湖曉望　何成瑜

古寺羣峯下，春風曲沼前。鐘聲敲不已，紅日湧東天。

瀘山漫興　劉治遠

爽氣生衣袖，苔滑煙林茂。幽靜絕塵埃，人與山同壽。

細水流潺潺，紆迴澗谷間。清澄歷萬古，不肯輕出山。

山窗欲吞海，海水欲吞樓。雲乘風勢湧，草木頓生愁。

白水明素心，青松標勁節。風雲有變化，江山不改色。

詩 七言絕句

咏瀘山　李拔萃

瀘巖掩藍豐秀奇，巍然聳動鎮華夷。分明高出諸峯頂，縹緲雲霞接漢齊。　李拔萃

咏望海樓

古柏樹前望海樓，樓前海闊水悠悠。憑欄遠眺山湖景，到處人烟一目收。　李拔萃

瀘山咏竹

獨向崑崗露節操，不隨桃李溷塵囂。猗猗秀質還棲鳳，舞伴清風聲自高。　李拔萃

咏漁戶

大小漁村福自然，深潭綠水有根田。不用犁鋤收穫早，醉飽無憂白晝眠。　楊學述

建昌竹枝詞二十言首

水郭山垣繞建城，關門鎖鑰自天生。要知山水清佳處，二百年來享太平。

人煙輻輳貨堆排，填滿東西兩道街。高唱一聲橋上去，賣花童子着花鞋。

平分兩界東西鄉，勤讀勤耕處處忙。[illegible]遲遲春日裏，男兒播穀女求桑。

瀘山翠秀似廬山，望海樓前[illegible]。記取三春流覽日，澄江練裏列層巒。

行同鏡裏認邛池，向晚遊觀景更奇。昨夜月明千頃碧，誰浮一葉賦新詩。

海濱村落半閒人，終日醺醺爲惜春。若問酒錢何處覓，無庸播種但垂綸。

楚語吳音半錯訛，各鄉場市客人多。日中一集悤悤散，燄酒刀頭馬上馱。

招魂初罷日升東，吹角高歌復夜同。巫教果能療雜病，竟教醫藥莫爭功。

仲春八日是良辰，野鬼無常可骸人。最是挂鐙求福者，不知虧體是虧親。

年來皆熟夏爲秋，郭外青黃麥氣浮。山下數家纔動手，海濱一帶已全收。

少婦誰家美日長，出門趁伴學栽秧。田間競唱巴娘曲，相勸工夫各自忙。

種豆爲箕劇可憐，除苴非種分當然。誰家跣足攜鋤婦，襁負兒郎背上眠。

如塘秋稼盡芃芃，整韜霜鐮西復東。共慶今年輸軸易，來年可似本年豐。

不似海田例候潮，亦無火井聽商消。南人但識私鹽利，爭羨豪家竈幾條。

年年養種上高枝，商賈懷金待插時。全仗弓衣聯小隊，能防刼掠盜奚爲。

杉木冬磨出建昌，沿途販運比琳琅。背菇獲利如背板，可養窮黎餓肚腸。

夏日炎天魚躍淵，漁人相賀得豐年。綠波聲裏呼圍網，漁婦村莊競攏船。

連鄉火把照天紅，六月爲期問土風。一自平蠻廻轍後，至今人忘武侯功。

種落滋延擾建昌，依山阻水各爲王。自從共凜王章後，無復吞噬似虎狼。

獨掐黑竹擅威名，辮髮掩裙安鳳英。任爾寃仇齕不得，隻身排遣氣能平。

西昌竹枝詞八首　顏啟芬

碧桃紅杏最初春，正拜年時約比隣。試向瀘峯高處望，上元鐙裏遇遊人。
風箏時節近清明，兒女家家盡出城。春色未知何處好，踏青先上北山墳。
蒙段祠邊望海樓，海門橋跨海西頭。過橋便是登樓路，十里梨花遣客愁。
小漁村接大漁村，菱筍春來綠到門。妾自撈苔郎撒網，朝朝相伴到黃昏。
水田百里帶桑麻，兒女農時也作家。小婦攜鋤隨大婦，插秧歌裏夕陽斜。
婚嫁遙遙結兩鄉，花開陌上好春光。東鄉女子西鄉婦，蠶豆黃時又別郎。
遮羞紙帽竹皮筐，知是誰家未嫁娘。雜把拏來街裏賣，迎風一路水芹香。
招魂心切盼雞鳴，鄰母相邀曉入城。羞澀憐佗新嫁女，避人多處暗呼名。
瀘山即事　倪星朗
瀘峰高聳接雲端，話到綸褒四百年。晝夜往來人似蟻，香煙如霧鎖山巔。自元日遠近來

星回節　弔貞婦也易學師以七絕見示依韻步之　倪星朗
赴宴先知去不回，柴樓燈冷尚餘哀。而今火樹沿成俗，忍使冰心化作灰。
一片麥腸結百回，陽爲色笑暗含哀。松筠亮節明千古，莫怪當年志不灰。
慧心早卜去難回，贈到金環隱自哀。千古人猶照亮節，吞來六詔已成灰。
詠史　張聯芳
不劇商周只劇秦，美新文字當潮新。癡兒枉自名劉秀，錯認家翁是莽人。
虞美人　張聯芳
名虞便合殉重瞳，陔下湘中一哭同。不染淚痕向斑竹，美人千古幾英雄。
周仁山先生過雅留別兼送舟行之險錄示七絕四章敬步元韻　先生興邦隨州州判
七十年餘始宦成，宦遊知似放舟行。收帆即是家山路，回首江天一棹橫。
萍蹤偶聚漢陽風，四十年前憶蜀中。一曲驪歌鄭莊席，芙蓉亭上夜鐙紅。　顏汝玉
建城竹枝詞
城外街坊盡市廛，城中宅第等雲連。門楣是處皆春色，帖徧花錢挂喜錢。
鞏下珠簾隔玉階，煙筒茗椀巧安排。邀來姊妹談天罷，消遣春光鬥骨牌。
紅柬相延共舉觴，筵開春酒四隣香。臘雞臘鴨渾常味，可口厙推韭菜黃。

喚得漁舟住碧潯，載將同伴過湖心。金丸綴徧蛙山麓，知是人家橘柚林。
回首林腰夕照紅，歸舟一葉坐春風。層層樓閣渾如畫，都在蒼煙翠靄中。
炫眼圓光幾十層，參天木曳四長繩。黃昏約向雞心石，坐看人家立樹鐙。
幻成水國失山城，鰕蟹龍魚眼底生。應是邛湖容不得，齊來街市放光明。
蘭閨嬌女悄焚香，約伴雙雙伏案旁。正看燈時神下降，滿庭齊唱七姑娘。
寶蓋幢幡列兩行，蓬花坐擁百花香。優婆夷勝優婆塞，怪得如來作女妝。
不事流觴不握蘭，重三令節等閒看。卻憑綺語標風趣，道是芙蓉嫁牡丹。
九子粘蒲玉粒香，好隨艾酒共稱觴。中間夾箇懷兒糉，看是何人兆弄璋。
當年一死勝奇男，此日松明播美談。引爾蠻中雙烈婦，唐時慈善與阿南。
登高佳節菊花香，落帽風來撲面涼。舊釀已空新稻熟，家家造酒趁重陽。
報到王侯臘及期，滿城煙火正晨炊。食貧休諱雙弓米，今日誰家不肉糜。
花豬屠宰徧閭閻，歲暮爭將臘肉醃。巧把紅松明造出，先從翠融燭青鹽。
投誠竈疏語精工，潤色曾勞書碩農。笑彼竈科兼竈馬，兒童喚賣鬧殘冬。
松毛鋪作大蒲團，除夜香燈徹夜然。辭罷年時無一事，與兒迎歲辮金錢。



梁西南裔萬山兜，四塞奧區千古留。襟帶二江通兩藏，咽喉六詔蔽三州。
城西門外較場存，馬射爭觀寶騎奔。城內較場呼作小，陰燐夜聚老西門。
滴水岩前號石坪，岩頭石面水流青。此間已是林泉境，悲壯偏聞鼓角聲。
廟分府縣祀城隍，神鬼猙獰肅兩廊。孽鏡塵封難照膽，刀山劍樹總茫茫。
古寺唐初建發蒙，經樓此日壓城墉。傳聞石子爐中躍，正是瀘山撞曉鐘。
中營米市左營柴，尖擔圓籮兩地排。記自會川城告警，西門冷却一條街。
龜蛇鎖水鎮西方，東口微鬆氣不藏。斗大孤城從未破，邛池爲有赦文張。
芋麥高粱釀酒多，無論稉稻是嘉禾。怪佗大麴饒香烈，擇地徧宜馬水河。
城西三里聳高亭，立石爭將德政銘。誰是清官無愧色，雪樵後有武芸汀。
城東河水繞城南，城右西河帶遠嵐。城左香泉推第一，城前龍眼井泉甘。
北山爲鎮衆山環，前是瀘瑤帽盒山。東有青龍蟠海上，旄牛西臥白雲間。
城東五里有姜坡，坡上松高鶴作窠。不見蒼梧兩道士，空留石洞在山阿。
漁婦相邀放櫂來，紅鰕撈罷又青苔。大灣風起晚潮闊，裝得滿艙菱角回。

尊孔　顏汝恕

聖道如天不可階，包羅萬象復無涯。我生竊幸生中國，鑽仰何容或有乖。
宗教於今聽所親，何如吾黨重彝倫。任他外俗人人醉，我自甘從我聖人。

**孤燕**

了却塵緣斷葛藤，消遙秋屢復春興。雙棲亦有雙棲苦，泥落梁空每被陵。

**邛海櫂歌**

陳光前

桂花橋畔月如鈎，倒影孤亭水面浮。十里菱荷香不斷，推蓬遙指沈家樓。

**萬曆丁亥盧山寺飲至二首**

周光鎬

戰後河西百砦空，黃雲白草賸悲風。鯨鯢戮盡成京觀，邛海波濤血尚紅。
宴罷轅門日色曛，椎牛釃酒勞三軍。鐃歌已奏平蠻曲，銅柱應標雪嶺雲。